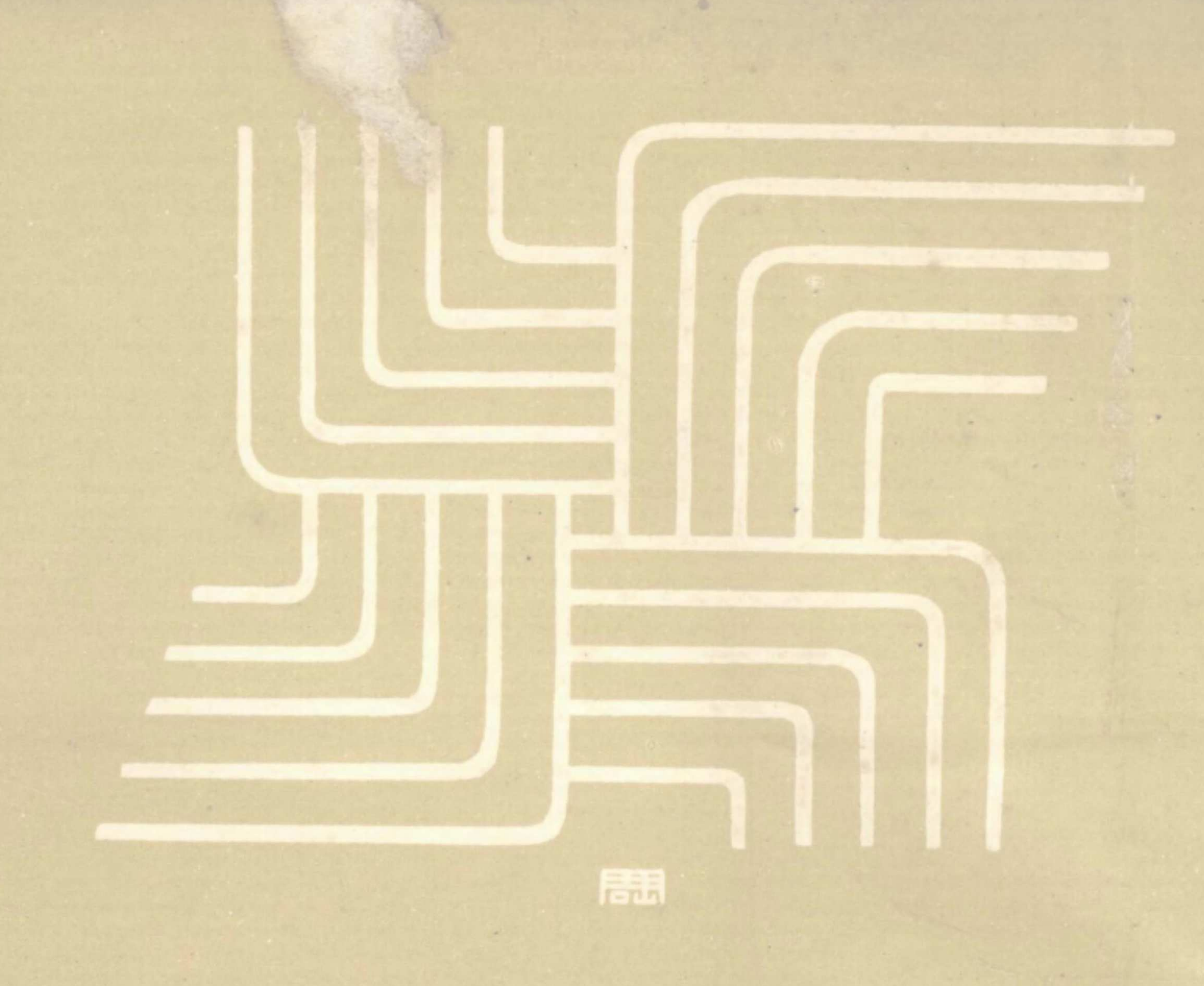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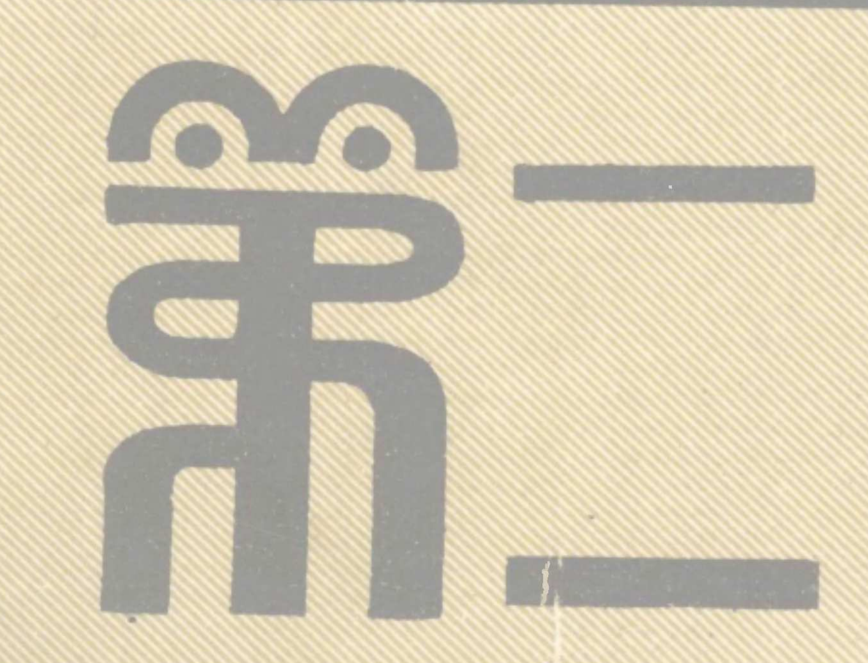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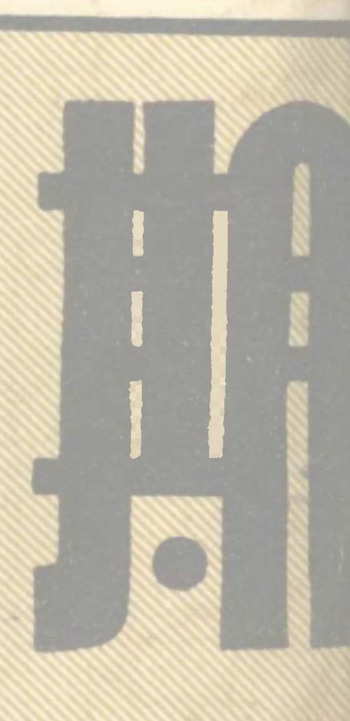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　第二一期

民國廿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

（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重訂

1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41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71次 平津客車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膳臥各等	21次 快車 膳車各等	23次 平唐特快 膳車各等	4次 平津特快 膳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膳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瀋通貨	3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榆慢車 各等	下行車	站名	上行車	22次 央車 膳車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2次 滬平快車 膳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車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4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24次 唐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6次 浦平特快 膳臥各等	2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瀋平通貨	74次 唐津客車 三等慢車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榆唐慢車 各等
6·00	6·30	6·45	8·00	10·00	13·00	16·00	18·00	20·15	21·00				開	北平前門	到	9·50	11·30	13·55	16·46	17·30	18·30	21·12	23·00	23·20	2·40			
	6·48	7·27			13·16			21·28					開	永定門	開	9·35			16·13	17·13	18·15				2·13			
6·23	7·03	8·40	8·26	10·26	13·32		18·25	23·00	21·26				開	豐台	開	9·22		13·31	15·35	17·00	18·00	20·44	22·35	22·58	1·35			
	7·26	9·46			13·50			24·00	21·45				開	黄村	開	9·03			13·51	16·33	17·41				0·08			
	8·16	12·40	9·20	11·25	14·39			1·35	22·33				開	郎房	開	8·16			10·40	15·41	17·06	19·42	21·36		22·28			
	8·35	13·34			14·55			2·28	22·50				開	落垡	開	8·01			9·36	15·21	16·43	19·32			20·48			
	9·03	14·58	9·59	12·05	15·23			3·37	23·12				開	楊村	開	7·39			8·10	14·53	16·21	19·07			19·53			
8·02	9·39	16·46	10·24	12·32	15·57	17·53	20·16	4·53	23·38				開	天津總站	開	7·12	9·38	11·40	6·15	14·20	15·50	18·41	20·39	21·15	18·10			
8·10	9·48	17·03	10·32	12·40	16·05	18·00	20·25	5·10	23·47				到	天津東站	開	7·00	9·30	11·30	5·40	14·05	15·45	18·30	20·30	21·05	17·10	停		
8·20	10·00	停	11·05	12·55	16·20	停	20·50		24·00	7·10			開		到	6·45		11·00		13·55	15·30	18·18	20·00	20·55		12·12		
9·14	11·03		開	13·58	17·28		開		1·04	10·00			開	塘沽	開	5·44		自		12·52	14·36	17·20	自	20·04		10·35		
10·07	12·29		往	15·06	18·33		往		2·09	12·52			開	蘆台	開	4·41		上		11·42	13·41	16·12	浦	19·09		7·55		
	12·59		浦	15·50	19·26		上		2·57	15·17			開	胥各莊	開	3·45		海		10·48	12·57	15·15	口			6·05		
10·59	13·12		口	16·03	19·40		海		3·10	15·40			到	唐山	開	3·30		開		10·30	12·43	15·00	開	18·15		5·00	停	停
11·02	13·17			16·08	停				3·15	停	5·30	7·30	開		到	3·25		來		10·25	12·38		來	18·1			22·35	17·15
11·13	13·31			16·19							6·10	7·45	開	開平	開					10·12	12·27			18·02			22·13	17·02
11·37	14·04			16·44					4·02		7·20	8·14	開	古冶	開	2·19				9·45	12·07			17·45			21·18	16·36
12·09	14·56			17·18					4·53		9·45	9·07	開	灤縣	開	1·52				8·45	11·29			17·04			18·22	15·43
12·50	15·58			18·07					5·58		12·58	10·10	開	昌黎	開	0·51				7·40	10·30			16·23			14·54	14·41
	16·21			18·26					6·23		13·51	10·34	開	留守營	開	0·21				7·12	10·05						13·39	14·13
13·23	16·41			18·44					6·46		14·38	10·54	開	北戴河	開	0·02				6·54	9·59			15·53			12·57	13·56
13·42	17·08			19·07					7·16		15·45	11·23	開	秦皇島	開	23·29				6·25	9·23			15·30			11·30	13·27
14·00	17·30			19·25					7·40		16·25	11·45	到	山海關	開	23·00				6·00	9·00			15·10			10·25	13·00
14·35									8·20				開		到						8·15			14·30				
21·40									15·35				到	瀋陽(南滿站)	開						23·10			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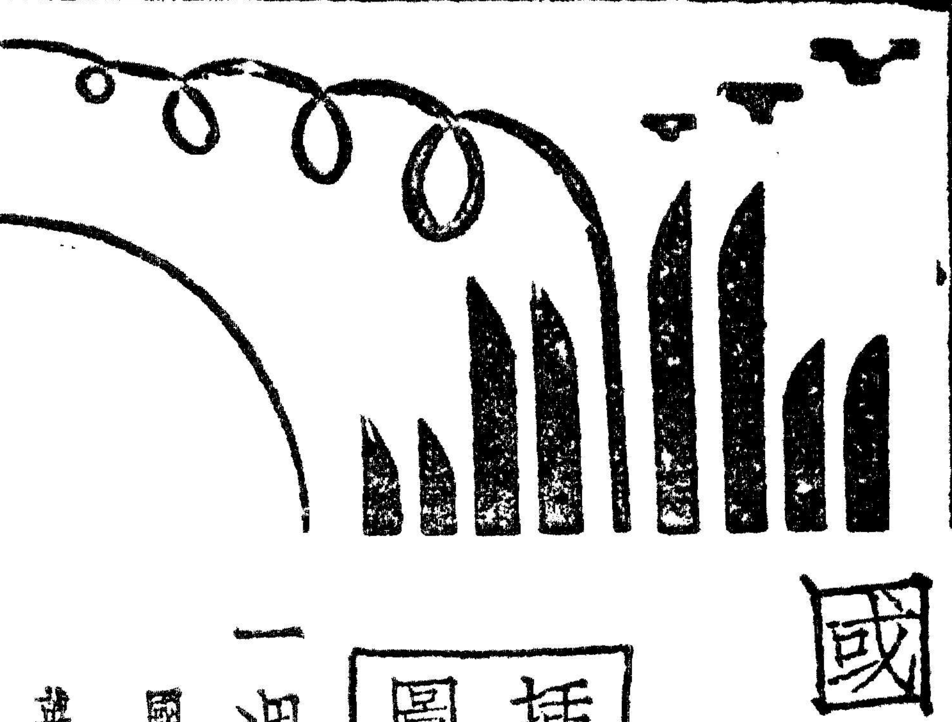
北戴河海濱支綫

85次	87次	91次	93次	95次	97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56次	88次	92次	94次	96次	98次
7·00	9·50	13·30	16·00	18·50	0·05	開	北戴河	到	6·35	9·30	13·10	15·35	18·35	23·40
7·20	10·10	13·50	16·20	19·10	0·25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6·15	9·10	12·50	15·15	18·15	23·20

通縣支綫

501次 輕油車	503次 輕油車	81次 客貨車	505次 輕油車	507次 輕油車	53次 客車	509次 輕油車	55次 客車	511次 輕油車	513次 輕油車	83次 客貨車	下行	站名	上行	502次 輕油車	504次 輕油車	82次 客貨車	506次 輕油車	508次 輕油車	54次 客車	510次 輕油車	56次 客車	512次 輕油車	514次 輕油車	84次 客貨車
7·30	8·30	9·30	10·45	11·15	12·50	14·00	15·30	16·30	7·50	18·40	開	北平前門	到	9·15	10·25	12·10	12·40	13·40	14·48	15·29	17·20	18·37	20·05	21·25
7·35	8·35	9·38	10·50	11·20	12·56	14·05	15·36	16·35	17·55	18·48	到	東便門	開	9·10	10·20	12·02	12·35	13·35	14·40	15·24	17·14	18·32	20·00	21·17
7·36	8·36	9·40	19·51	11·21	12·57	14·06	15·39	16·36	7·56	18·50	開		到	9·09	10·18	12·00	12·34	13·33	14·40	15·23	17·1	18·30	19·58	21·15
7·52	8·52	9· 59	11·07	11·37	13·14	14·22	15·56	16·53	18·12	19·09	到	雙橋	開	8·53	10·02	11·41	12·18	13·17	14·23	15·07	16·55	18·13	19·42	20·56
7·53	8·53	10·02	11·08	11·40	13·17	14·23	15·57	16·55	8· 3	19·11	開		到	8·51	10·01	11·39	12· 6	13·16	14·20	15·06	16·54	18·11	19·41	20·54
8·03	9·03	10·16	11·18	11·50	13·30	14·33	16·09	17·05	18·23	19·25	到	通縣南	開	8·41	9·51	11·25	12·06	13·06	14·07	14·56	16·42	18·01	19·31	20·40
8·05	9·05	10·23	11·20	11·52	13·32	14·35	16·10	17·07	18·25	19·33	開		到	8·40	9·50	11·17	12·05	13·05	14·06	14·55	16·41	18·00	19·30	20·32
8·10	9·10	10·30	11·25	11·57	13·38	14·40	16·16	17·12	18·30	19·40	到	通縣東	開	8·35	9·45	11·10	12·00	13·00	14·00	14·50	16·35	17·55	19·25	20·25


五洲爽身粉
五洲花露香水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各處五洲药房均售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二十一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

插圖

一週間評

書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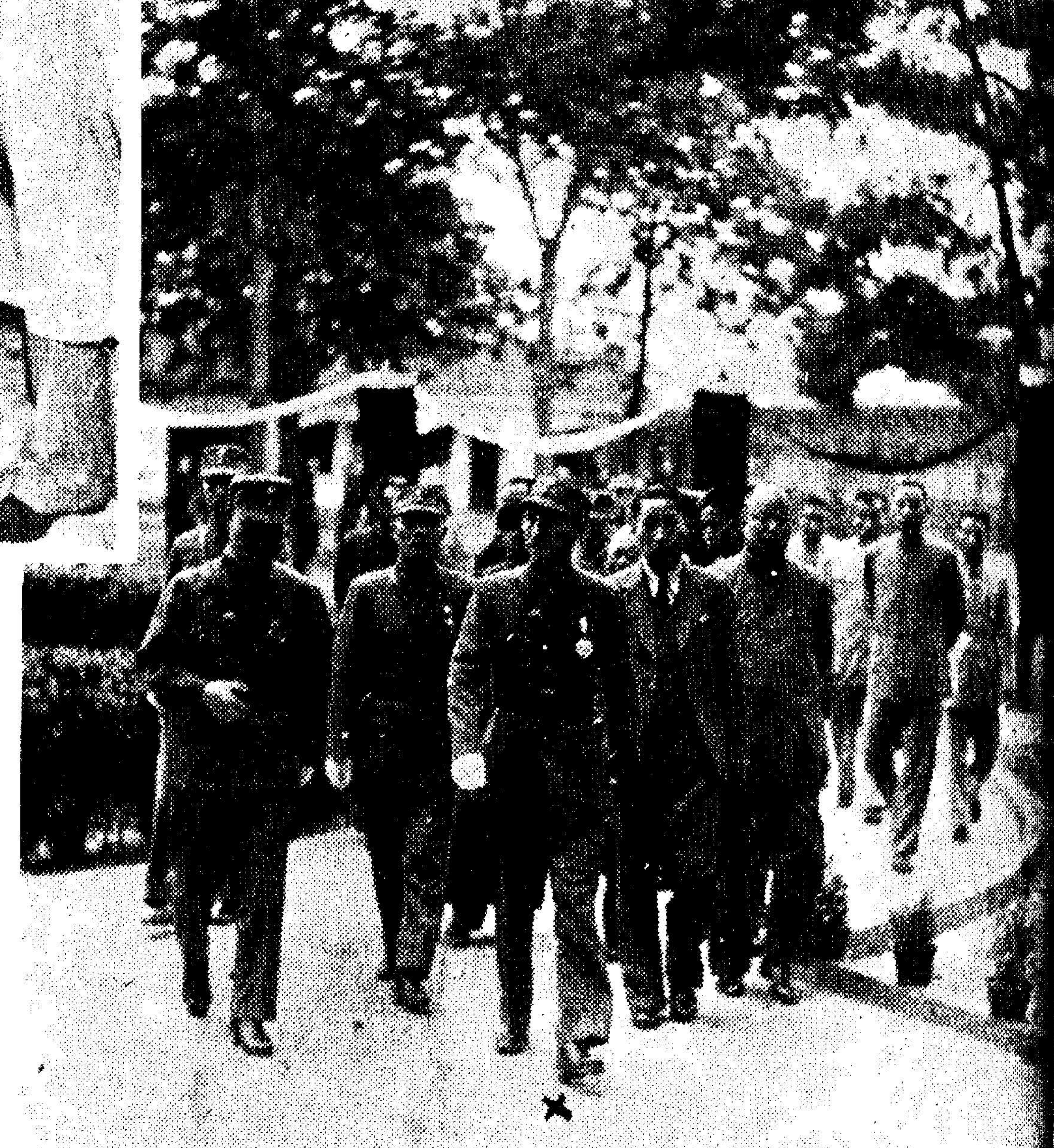


美國書得利比恩戲派克特三大筆廠最新出品
真空透明美術化自來水金筆
有銀灰青綠咖啡赭紫各色任請選擇
一九三七年最新派克式
特價三月
包退包換免費修理
保用十年
大號 特等 優等 普通 女用 黑桿
（每枝原價）
五十元 四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二十元 八元
（特價）
十元 八元 六元 四元 四元 一元六
現選來筆樣筆三千枝，優待各界，再打八折。試用滿意，介紹五枝，加贈一枝。另有獎金，照貨價十分之一計算，人人可得。以樣筆售罄為止。
玉質筆桿 光燦奪目
真空管
兩大贈品
此種最新派克式之真空透明自來水金筆，特用玉質花桿，光燦奪目。吸水一次，可以寫字數萬。何須添墨水，祇須向壺處一望即知。筆尖為14K質金及鉑合製，保用十年，向上可作通常字體，向下可作極巧細微之字。
奉送電刻簽名
本公司備有德國最新式精密電刻機，聘請專門技師，免費將購筆者筆上電刻簽名，準與原式無二。中西文聽便。備以自用，可免遺失調換。如作贈品更能留永遠紀念！
上海書報公司總經理
上海新聞路鴻祥里二十二号
（電話）九〇三七〇（郵局信箱）一四〇三
試用者無不表示異常滿意，可為擬購者作一有力保證
郵購辦法
凡通郵匯處，皆可由郵局代收貨價。不滿意時，包換包退，不取分文。惟先惠三成，空函不覆。寄費每枝三角，須黏用廿加倍，航寄照算。代收貨價，另加代收貨價手續費及匯費。郵票十足通用。
購筆一枝，加贈兩用鉛筆一枝，絲絨護筆盒一個，多購多贈，不收寄費。





⇧孔特使（×）陳副使（〇）四月廿八日抵維也納與歡迎者在車站合影



⇧蔣委員長（×）赴中政校出席紀念會



中央政治學校十週紀念 中坐者⇦馮玉祥左何應欽右汪精衛于右任

⇩國府委員馮相伯（×）九八壽辰首都各界為開慶祝會圖為于院長致詞





⇧史丹法尼抵太原

京滇公路滇黔段盤山線之艱難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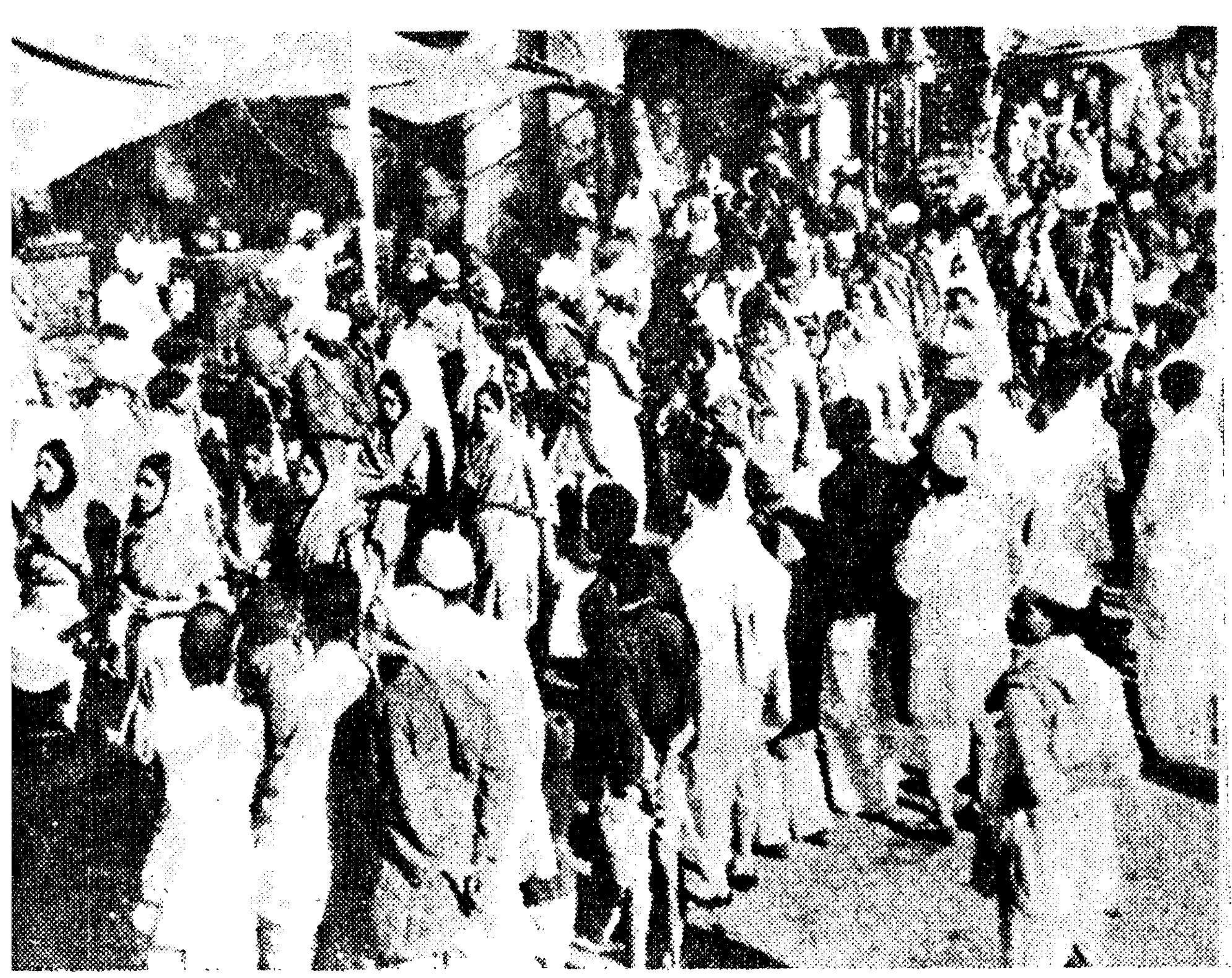




⇧英國海軍博物院開幕，英王致廣播演詞。



⇧印度憲法四月一日實施，圖爲拉荷爾人民羅市，表示反抗。



印度婦女示威的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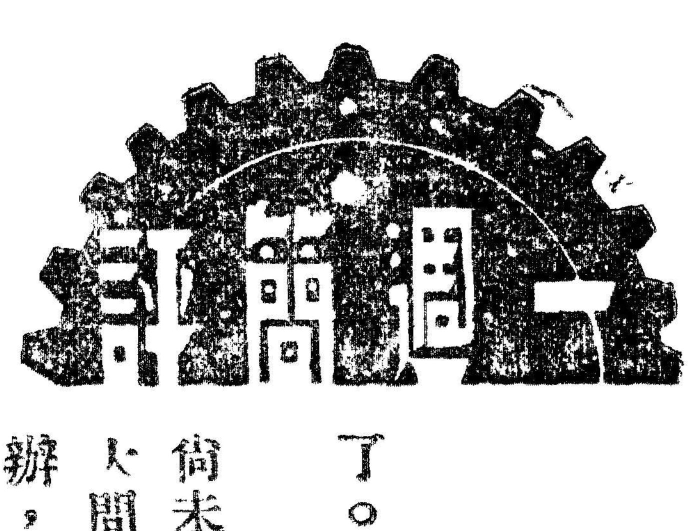
印度與阿富汗邊境英印兵隊交戰時之號[illegible]。⇨



⇩美戰艦「香萊西亞」號自南美巡遊歸國，抵道奎港。

⇩有繼任英首相希望之張伯倫氏。





國大選舉令

國民大會選舉程序，業已用命令發表了。

關於選舉上的問題，最注意是平津冀察尚未辦初選。去年的不辦，已經是政治上的大問題，現在時期很緊，盼望冀察當局趕緊辦，此番萬萬誤不得。廣西也還沒有辦，想必此次能趕得及。

這些時，民主政治的要求，聲浪不低。今年所謂各黨各派的口號，但集中這一點。其具體希望，在取消初選，另訂組織法，但這些希望，已斷斷不能實現了。補救之法，盼望政府先以民主的態度精神，與所謂各黨各派有協商的機會，事實上設法使海內法學家，尤其向來不滿國民黨者或另有組織者，能參加大會，表現意見。據說政府當局正要這樣努力，果爾則為中國政治前途之佳音。

國民黨現在只堅持一點，就是必須接受三民主義。關於此點，共產黨已經承認了，反而有不少帶自由主義色彩的教授或政團還在躊躇，或表示不願。其實從另一方面看，只要國民黨能真誠負責實現三民主義，恐怕這些反對或懷疑，都會自然消滅的。

今後半年的關係很大，國民都應當注意此一大問題，政府宜獎勵大家，發表意見，才好。

遠東外交的趨勢

倫敦成了討論遠東問題的中心，但這幾天，却沒有新的情形。

英日談話，據說以初步為止，未到正式交涉的程度，這是可以想像的。英國斷不能犧牲在中國的信用，遷就日本，而且即便遷就了，也換不來甚麼，因為日本給的少，要的多。

孔特使在英國，使英國輿論對中國多加注意，英國看透了遠東大勢，對日本大概仍維持過去態度，避衝突而不退讓。同時英美接近的情形，近來濃厚一點。孔特使不久到美國，也是惹國際注目的。

中國對日，還是那樣，不因倫敦形勢而有任何變更。現在我們政府，還是期待川越大使早歸，尋究可能的調整國交的機會。關於此點，不用說，華北惡劣狀態，是必然要求先調整的。

太平洋不侵犯之提議，現在不行。美國沉默，英國也不肯伸手，就是如泰晤士報所云，中日糾紛是癥結所在。

川局好轉

四川一時確有謠言，但近日確已好轉。其理由很容易明瞭，就是：在中央，只求川軍之逐漸國軍化，整理軍政，使之就軌，此外毫無企圖，對劉湘依然信任，但是關於最低限度的整軍，却持之甚堅。因為四川財政已全無辦法，災情又這樣大，不整軍就一切是死症，所以並不是擴張中央軍權的問題，而是救濟四川的問題。絕不是中央想用兵，而是想扶助劉湘，使之能幹得下去。中央這種意思，劉湘方面，最近完全明瞭了，所以業已接受初步的整軍方案。

四川的災大極了，救災公債，將要發行。說到災，最近

所知，甘肅河西一帶的災，比四川還要嚴重。

從前所謂川謠是說有開大的危險，這絕對是杞憂，無論如何，不能實現。因為中央軍在重慶，是少數人，事實上不是打入的，而劉甫澄呢？又豈能敢向中央軍挑釁。所以專論事實就知道絕無衝突之憂。再進一步說，劉甫澄若和中央離開，自己就要崩潰，也須不到打。大家要認識！中國的軍事與財政金融的組織業已使中央政府立於有絕對控制力的地位，而政府方針，又以消弭內亂為主，所以任何內戰起不來，問題只在整理的遲速難易而已。（知非）

英帝國會議

上週倫敦談話結束後，本週法比談判繼續進行，接着英法等國代表又紛赴日內瓦，出席二十四日開幕的國聯行政院會。綜觀談話的主體，是側重在西歐新約與中歐及東歐的關係。英法想把新約仍納入國聯的機構，德國却顯不贊同。關於新約的談判，比國的態度，也不十分明瞭。現在德經濟部長薩赫特已前赴巴黎，德法形勢，愈見接近。歐局已上了談判的途徑，迅速的解決，雖難預期，但至少一時似可不致發生什麼重大變動。

目前的國際問題，有一個重大的關鍵，就是英帝國會議。關於英國今後外交政策的趨向如何，此會實在是個重大的決定因素。英國外交如欲作確定的表現，必須在張伯倫繼任揆席和帝國會議閉幕以後。因為英帝國外交國防等政策，均須徵得帝國各員的同意。例如，關於西歐和遠東問題，英國本部與各自治領的態度，顯相逕庭，會議的結果，究竟能獲得什麼程度的妥協，那是極可注意的。再則關於國防義務的負担，也是重大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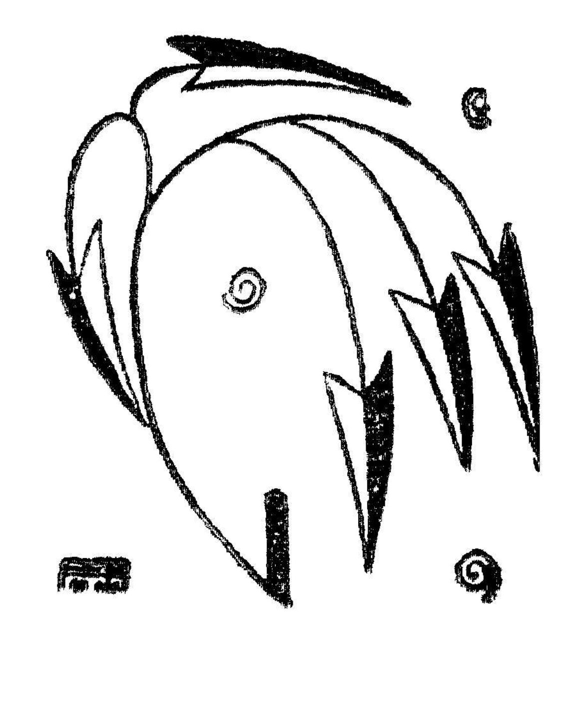
在經濟方面，英帝國今後是否能修正帝國優惠待遇的原則，關係頗為重大。美國現在一方面不願召集世界經濟會議，一方面國務卿赫爾却呼籲世界合作，反對國際間分立主義，用意自在針對英帝國的自成集團。英美進一步的合作，於此點的決定，大有關係，這又是應該注意的一點。

總之，今後歐局的解決，須待英帝國會議結束以後，但帝國會議的結果，却未必於歐局的解決，完全有利。這全要看英帝國各當局是否具有政治家的明見與遠識。無論如何，今日實在是一個解決歐洲以至世界問題的時機，但不知國際政治家，能否把握它得住？

調解西戰

西班牙內戰，迄今已逾十月，英國本週提出休戰的建議，西政府與國民軍雙方俱表示反對，義大利的答覆，亦尚未提出，此舉的失敗，自屬意中。本屆國聯行政院會將討論西政府所提關於外國干預內戰的申訴，預料亦不會有甚麼結果。看這種形勢，西班牙的命運仍只好聽任戰事的結果去決定了。

在支持西戰的德義二國中，德國近期的態度，確已轉入消極，但義大利仍取悍然不顧的立場，這是解決西局的一個主要障碍。原因是不難明瞭的，因為西戰問題是整個歐局的一支插曲，歐局無法解決，西班牙的國際糾紛，也不能一掃而空。（素）



英日對華談判之檢討

魏友棐

一

自五月初旬以來，英日兩國在倫敦談判對華問題消息，不斷地傳來，內容與具體的原則，雖沒有方法看到，但我們以切身利害，以及太平洋安全整個關係，却引起全國人士深切的注意。據中央社東京四日電訊報告裏，推測倫敦談判的內容，當不外（一）緩和英日間一般惡劣空氣，（二）解決華北走私問題。因爲照目前日本的環境，決不容許與英國對任何與中國有關之政治問題成立諒解，若以日本流動資金狀況來推測，也難以實行共同對華發展關於協助財政經濟之計劃的。

到了五月七日，哈瓦斯社倫敦電訊裏，又報告日本的駐英大使吉田茂，已經奉到本國政府的訓令，不久將向英國提出關於遠東問題的建議，英國接到上項建議之後，大約在最短期內當開始談判。據一般人士發言，未來的談判，大概與第三國利益及中國的領土政治完整，都不會有損害。英國既沒有承認「滿洲國」之意，也不致改變其現行遠東政策，兩國間所討論的，當爲以前已經確定的，如中國財政援助，以及鐵道，與海關等問題。同時，日本人的意见，則以爲日本在談判中當保守其原來觀點：（一）中日兩國各項政治問題，不容他國參與；英日兩國在華劃分勢力一層，也不容提出討論。（二）在海軍方面，如果日本前所提出關於限制各國海軍共日限額的要求未能達到，則任何關於質的限制辦法，仍予以拒絕。根據這一件電訊，則所談判的目標，已不僅兩國間的對華問題了。

五月十二日的英皇加冕之期，英帝國就在加冕以後二日在倫敦召集帝國第三次會議，除南愛自由邦以外，各殖民地都有代表參加。會議的第一日，澳首相萊恩斯，就提議太平洋有關諸國，有訂立不侵犯協定的必要。並且表示要謀太平洋的集體安全，應該以英美日三國的力量去實現它。當然，中日關係的調整，也就是太平洋集體安全的中心問題之一。

在五月二十日，東京方面傳說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茂，已經奉到外相佐藤的訓令，不久即將與英外交部次官帮辦賈德幹開始正式談判。日文報紙則謂：在英皇加冕之前，日英兩

國的初步談判中，日本方面的計劃主要部份包含兩國互相承認在華之勢力的範圍。東京日日新聞，且明白地說明劃分範圍：日本爲華北，而英國爲華南，與華中。該報並披露佐藤的訓令，謂「根據與業已廢棄之日英同盟之同樣精神，實現英日妥協，即相互尊重既得權，英國承認『滿洲國』之存在爲既成事實，以及日本之與華北有特殊關係。日本將以充分諒解接受英國在華中華南之既有的進展」。因此成立了一種「友好協約」，協約之基本前提，爲日本宣言對華並沒有土地之野心。這一種傳說，業經日本外務省方面的否認。就我們猜想，在英日兩國尙未正式談判結束之前，上面的種種，只不過是日本單方面的希望罷了。

同日的倫敦方面消息，英外相艾登晤及我國慶祝英皇加冕特使財長孔祥熙，曾保証英國倘與太平洋沿岸任何國家談判，務當嚴格尊重中國之利益。更據日本所傳在華英國官憲表示意見：以爲英國沒有使中國人民對英感情惡化，犧牲在華通商利益之必要云。

站在我國地位上說來，我國自有自己的立場，自己的主權與政策，任何國家對我國如何談判，都不爲我國國民所承認。但整個太平洋的集體安全，中日關係之調整，旣爲中心問題之一，則太平洋安全前途的進展，即可以中日問題獲得正當與否爲轉移。除了中日兩國關係之外，在太平洋佔重要地位的，一是英國，一是美國。美國現在方在注意於整理中南美以及敦睦坎拿大交誼問題，態度比較冷淡，所以日英兩國的談判，無論如何，是在說明最近他們的對華政策動向，也就是我國對外與整個太平洋集體安全關係所繫，却不能不加以重大注意。

二

英日對華問題的談判，已不是新近的事，就是去年英國來華經濟專使李滋羅斯氏一再訪問日本，其任務也在日英對華問題的調整。但是爲什麽冷落已久的英日談判，在最近忽又接近起來呢？

希望日本和英國妥協，來調整對華關係，這是英國向來所保持的態度，不過在步驟上稍有差異吧了。在九一八事變以後，英國的對中日關係態度，可以說是旁觀的，那時候英國對於日本在東三省的行動，只要不侵犯英國在華的利益，不違反中國境內門戶開放原則，英國可以不加反對。唯一的理由，是因爲英國要維持遠東的利益，那末保持和平是必要的。如果採取經濟制裁或武力制裁，英國的商業，便要受到影響。又因爲英日間過去感情極好，而且預測日本進兵東三省以後，或者沒有再侵略別處的行動。但是在一九三二年日本承認滿洲國以後，英國要顧全國際聯盟各小國以及中國的同情，就不得不改變方針，而擁護國聯議案，立在日本的反對地位。同時，又爲維持遠東的和平與商業的利益起見，一

方面遵守國聯決議案，阻止日本的深入，以及遠東軍事的擴大；一方面於可能範圍內援助中國，却又竭力避免英日兩國的衝突，採取模棱兩可的行動。以爲中日兩國維持了現狀，固然很好；就是衝突了，也不致過分危及英國的利益。到了一九三四年冬季以後，英美日三國的海軍談判決裂了，日本在滿洲國宣布煤油專賣政策，也與英國以惡劣印象，不久，日本在熱河察哈爾又接連發生了衝突，種種事實，使英國覺察到這情勢是不能坐視下去的了，於是就把從前的旁觀態度一變而爲積極，一方面積極的援助中國，阻止日本的前進，一方面又力調停中日兩國之間，竭力維持和平與妥協。這時候的英日關係，已沒有從前的友好了。

關於英國積極援助國民政府的基礎，以維護其經濟權益的事實，如二十四年四月間英國漢孟，黎恩，戴勒三人來華的幫助國民政府改良鐵路制度，十月間，李滋羅斯的指導我國幣制改革與財政安定。並令英國的在華銀行與以共同的協助；中英匯兌率之安定。十五年十月的中英貿易信用透支借款；對廣東製鋼的二百萬鎊借款；粵漢鐵路的借款；都分別在財政，貨幣，金融，貿易，及投資市場上握得了相當權益。

關於中日兩國衝突間調解之事實，就可以羅斯的兩度赴日爲例。羅斯在回國之前，且不恤屈就日本方面的意見，勸告中國當局減低關稅以消弭走私的辦法，雖然我國並沒有接受。總括英國的遠東政策，前後雖有改變，但是在以本國利益爲中心，用穩健的步驟進行，不損及自己的實力，則始終沒有兩樣。

爲英國遠東政策的後備同，則是遠東方面軍備的積極進行。四萬萬鎊軍備預算公布以後，英國還聲明必要時尚將增加。新加坡方面，又有擴張武備的計劃。這又是間接的與中日問題發生相當關係。

英國採取半攻半守的外交政策，固是傳統政策，而近年歐洲的多事與殖民地的不安，也是客觀的主要條件。最近的印度憲法糾紛，與澳洲要求自主外交，都是足以使英國東亞整個局面感到不安的。因此，與日本成立諒解，以奠定英國在遠東的政治基礎，就成爲英國始終不變的遠東外交骨幹。近幾月來，英國犧牲纖維工業利益，以解決日澳通商問題，基隆港英軍官受辱案的解決，都是英國在援助中國之外，同時在與日本妥協的例証。

現在再來討論日本的對英態度。最近日本對英國態度的改變，可以說是從佐藤外交開始的。當羅斯兩次東渡的時候，英國方面一再提出了英日合作的問題，日本一再以認識不足來拒絕英國使英日雖有妥協可能，而不能夠實現。林內閣成立以後，用漸進政策來替代急進政策，佐藤外相也接連地標明中，日，英間外交調整的希望。自從基隆事件，以及撤廢永租地問題解決以後，日英間空氣已比較接近。日本國內

的總選擧，政府又告失敗，而英國，蘇聯，中國武力的增加，與日本對家政策的失利，這都是使日本改取穩健政策，而與英國試行提議談判的由來。

三

英日談判已在開始進展中，內容是不是能與英國所說的不損中國的利益，我們就可以用下列各方面來下觀察。

日本對於這次談判中的希望，就電訊中推測，乃是注重經濟的，而不是政治的。所謂經濟的乃是局部的解決對華投資問題，而並不是滿洲國問題。因爲經濟方面的解決，可以使日本與國際資本結成新的關係，而改變以前的經濟地位，至於政治方面呢，已是既成的事實，彷彿是一種不成文的優先權，反不如沒有什麼協定來得自由。日本自己的經濟力量不足，所以日向英的信用借款問題，也與談判消息同時傳出。

可是英國方面呢，却是政治重於經濟。就最近的事實說來，英國在華的經濟地位，顯然比日本來得優越了。可是英國所慮者，乃是日本的對華野心，是不是將再有進展而損及英國的利益。英國在中國地位的發生糾紛，或者正式地使中日兩國發生衝突，不但與英國既得權益不利，也與英國在遠東，甚至在各處的殖民地不利。所以規定了日本今後的行動，維持了今日的現勢，而不使事態的擴大，由英日兩國的諒解，來分肥在中國的利益，這是英國的希望。

因此我們把英日在倫敦談判的內幕，其中關於對華的部份，可以這樣說，是以英日兩國交換某項有利條件下而成立的。是否有所成就，還是一個疑問。而所謂不損中國利益的原則，加以怎樣解釋，在未曾談判結束之前，却不是我們所能判斷，我們對於這一個問題，願提出下列意見：

一，向來所謂國際間什麼會議或是協定，都不過是犧牲了幾個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主權與利益，而由各强國互認非法的利益與侵佔的一幕把戲。近來常在報紙雜誌中重提出的九國公約，也脫不了這一種範疇。站在我國平等自由的獨立國家立場上，我們固然不容認將來英日談判或協定中關於損及中國的事項，就是對於類乎九國公約以中國爲目標，或限制，以及規定某方面的議題，也非中國所能容認。

二，中國的處境，雖在萬分困難之中，却不願以今日的處境爲滿足，中國必須以獨立平等自由的立場建立國家，重整主權與保持領土，不受任何勢力的屈服，與友邦的壓迫。

三，太平洋集體安全的樹立，須認識其癥結在於中日問題，所以怎樣維持中國之獨立與完整，也即是維持遠東的均勢，而後眞正的和平道途可以實現。如此，則英國對於新加坡的增加防禦工程，與英日美的海軍競爭問題，也可以連帶解決。否則任何的紙上協定是無用的。

四，中日兩國間外交的解決，其重心在於日本覺悟，中國決不依靠任何友邦的所謂「以夷制夷」政策以對付第三國，也不願接受任何友邦在超友誼以外的調解，來放棄其既定的外交方針。

五月二十一深夜於寫樓



現階段的英印關係

屈哲夫

一　引言

本年四月一日英國在印度實施了一種新憲法。這憲法是純粹的英國貨，是英國國會所一手造成的。據英國政府說，這憲法可以使印度達到「自治」的目的。但在印度人看來，却恰得其反，他們稱這個憲法是「奴隸憲章」。他們需要的不是英國的憲法，而是印度自己的憲法。他們的目的也不僅僅「自治」，而是真正的自由獨立。

新憲法是在四月一日開始實施的，當日印度的情形是這樣：

『今日為印度新憲法實施之日，而印度國民大會黨則已組織大示威，總罷工，總停市，以示反對。加爾各答公司已通過停止辦公之決議，各學校亦停課一日，各報紙亦不出版。……孟買因阻碍交通而被捕者六人，德里因此事而被捕者二十五人』。（新德里路透電）

這是够多麼悽慘的景象！但近來的情勢更為惡劣。在印度的西北邊境，英軍與土民已正式發生了流血的衝突。雙方死傷幾達百人之多，並且英國政府還集中了二萬以上的大軍，準備進討。這種劍拔弩張的情形，是近年來少有的，可見事態嚴重之一斑。說不定這種情勢演化的結果，便是流血的革命。

現在我們便要問；為什麼英國一定要代印度製定憲法？這憲法的內容如何？印度人為什麼不肯接受？這種強迫實施的結果會怎樣？印度是屈服嗎？是反抗？革命？我們必須弄清楚了上面的問題，才能明白現階段的英印關係。

二　新憲法的來源

印度不僅僅是英王王冠上的一顆明珠，它簡直是大英帝國的心臟。大英帝國的重心不是英倫三島，不是在加拿大，也不是在澳洲，而是在印度。印度的人口有三萬萬五千萬，佔全英人口約三分之二。印度是英國絕好的商品市場，同時也是英國不可多得的原料市場。英國一旦沒有了印度，英國也將有不能生存之苦。

印度之於英國既然如此重要，則英國必不願放棄印度，是一定的道理。但近年來民族運動高張的結果，英人在印度的地位却漸有動搖之勢。因此，為了挽救這種頹勢，為了加強英國對印度的統治，遂有新憲法的實施。

印度的政府，自一九一九年改組以後，便普遍的為一般印人所不滿。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九十年間，為了此事，不斷的發生了許外血案。最大的一次是盆加浦的慘殺案，死印人四百餘，傷一千二百餘，至今印人猶刻刻不忘。甘地的不合作運動也於此時興起，他領導着國民大會黨同英國苦鬥，他的手段是消極的不合作。不特對於英國一切的貨物皆加抵制，並拒絕納稅，拒絕選舉。到了一九二三年，自治黨（Swaraj）也正式成立，他

們的戰略和甘地不同，但和現在尼赫魯對付新憲法的手段却很相似。他們盡量的把該黨黨員選入印度的立法機關，然後用搗亂的手段使一九一九年的法案無從施行，以期獲得眞正的自治政制。但他們是失敗了。他們一點結果也沒有得到，反而引起了印督對他們的高壓。結果，在一九二四年，遂提出了有名的國民要求，（要求英國國會修改一九一九年的法案，給予印度以自治領土的政制。並要求印度政府召集代表會議，以起草未來的印度憲法草案。國民要求經德里的議會通過後，便送往倫敦。但英國當時的印度事務大臣澳力佛（Olivier）却反對甚力，他認爲憲政的進展應當緩進，『印度議會要求的召集代表會議討論憲法草案應毋庸議。』國民要求就這樣完了。

但英國並不是不知道印度情況的惡劣，就是在一九一九年的法案裏也會規定：『在本法案施行十年後，大英國會應指派一調查委員會赴印度實地調查，究竟在彼時期中印度是否已適宜於負責政府之頒予，或僅適於將現制稍加修改，或簡直無修改之必要。』因此，在一九二七年擔負這種使命的西門委員團便提前派出。該團在印度勾留兩年有餘，至一九三〇年初才返英國，作成了兩巨册的西門報告書。

西門報告書公佈後，印度人民的怒焰更加高漲。在一九三〇年底因此被捕入獄的印度愛國志士在三萬人以上。國民大會黨黨員也從此不再要求自治，而高唱「完全獨立」的口號。

其後，印督歐文建議召開圓桌會議，以謀英印妥協的可能辦法。英政府遂召開了圓桌會議。此項會議一共舉行了兩次，但都沒有結果，得到的仍舊只有騷動與流血。

到了一九三一年底，英國國會通過了「英國皇家政府的印度政策」。到一九三三年便把這政策的大綱發表於白皮書，再移交一個委員會研究。經過了一百五十次以上的會議，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才研究完畢，製成憲法。這憲法於一九三五年八月由國會正式通過。經英王批准後。今年四月便賜給印度實施。

從以上的敍述看來，這憲法眞可以說是道地的英國貨，幾乎完全沒有顧到印人的意見。無怪乎印人要起而反對！

三　新憲法的內容

我們雖然沒有看到印度新憲法的原文，但從各種年鑑，雜誌，和報章的記載，仍舊可以知道其內容的大概。現在讓我們先看這新憲法規定的政府形式。

一九三五年通過的新憲法，有三個重要的原則：第一是組織全印聯邦，第二是實現各省自治，第三是建立保護負責制度（responsibility with safeguard）今印度聯邦是由三種原素組成，第一是各自治省（Governors provinces）第二是附屬於中央的各省（The Chief Commissioners' provinces）第三便是印度境內的各小國。這些小國，須有一定的數目加入聯邦，聯邦才能成立。即是加入聯邦各小國的人口之和，須在各小國總人口的半數以上。此其一，並且，其在上院的議席，也應超過應有議席半數以上。此其二。

聯邦的行政權是操於代表英皇的總督之手。總督之下設一國務會議（Council of Ministers）去幫助總督行使職權，但在必要的時候，總督可以自由行事，不受他們的拘束。聯邦議會是由英皇（由總督代表）和兩院組成。兩院是參議院（Council of State）和衆議院（House of Assembly）。

各省的行政權操於都督之手，都督也是代表英皇的。都督之下也有一個閣僚會議去幫助他處理事務。同樣的，在必要時，他也可以自由行事。英領印度十一省裏面，六省的議會是兩院，五省是一院。附屬於中央的

各省則由總督任命一高級委員治理。

聯邦參議院的議員，代表各省的是由選舉產生，代表各小國的是由國王任命。聯邦衆議院的議員則是由各省省議會選舉。有選舉權的人，在英領各省中，有三千萬左右。

聯邦參議院有議員六十人，三十三人由選舉產生，二十七人是任命的。聯邦衆議院有議員一四五人，四十人是任命的，一〇五人是選舉的。參議院的任期是五年，衆議院的任期是三年，但總督都可以自由解散或延長。兩院發生爭執時則舉行聯席會議以謀解決。衆院可以制定法律去限制國內國外的國民。可是，總督可以不顧衆院的法律而行事，倘若他認爲於安全和利益有必要的話。總督的任期是五年，由英皇任命掌管全國的軍政民政。

各省省政府的事務分兩類：一類屬於中央，一類屬於省府。屬於省府的事務由省政府直接處理，自不待說。就是一些屬於中央的事務，有時爲了方便起見，也由省府代行。

屬於省府的事務也分兩類，一種是移授事務（Transferred Subjects）一種是保留事務（Reserved Subjects）。關於保留事務，省長有全權處理，對印督負責而不對省議會負責，省議會不得過問。關於移授事務，則歸各省省務員處理，對省議會負責。這種制度便是有名的「雙頭政治」（Duarchy）。新憲法雖然改善了這種政制，但並未廢止，很爲一般印人所不滿。

聯邦政府對於各小國的關係是這樣：除了許多有全國性質的事務如郵電等外，政府不干涉各國行政。各國國王沒有宣戰媾和之權，也沒有派遣駐外使節之權。如果他們治國不善，總督還可以加以干涉。此外，有些小國每年還須繳納一定的欵項給印度政府。

看了上面的敘述，我們已大概可以明瞭印度政府的情形。現在我們再綜合起來看一看新憲法的要點。

第一印度憲法是成文法，據說這是因爲印度情形特殊不得不如此。

第二，印度總督與都督的位置異常特別。他們的位置是介乎英國皇帝和美國總統之間。在大部分的事情上，他們要和英皇一樣，按着法律遵守大臣們的忠告去行事。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又和美國的總統一樣，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却有許多不受立法機關轄治的權柄。他們有一種脫離立法機關而獨立的立脚點與執行權。他們的特權並不是獨裁的與專制的。他們雖然不受印度輿論的限制，却要受英國輿論的限制。這些權柄據說也是由於印度的特殊環境逼出來的，因爲（一）印度的特殊情形，如種族的，宗教的，地方團體的分裂是。（二）英印兩國在財政貿易，與英國文官方面歷史上所產生的悠久關係。

第三，總督有權力監視憲法的施行，是不與賦與的責任不相衝突。他有權可以取締任何破壞治安的恐怖行動，制止利用貨幣自由或以報復關稅損害英國的貿易。

第四，憲法如受破壞時，總督可以酌看情形的需要，擴大行政權力到無限。

第五，組織全印聯邦，包括英屬各省及印度境內各小國。

第六，改善各省的「雙頭政治」，予省政府以完全的自治權，在一切被稱作「省」的事務中，省政府都較前更有力量，更有主權。

第七，緬甸，亞丁，脫離印度的統治。深合英人「分化，統治」之原則。

第八，印度境內各小國，對內仍維持王公的封建統治，但外交和國防則由代表英皇的印督負責。

第九，印度的公務和警察人員，必須在英國招募，警察的訓練也歸英國担任。

如此一來，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權實際是增強了。有選舉權的人是那樣少；封建王公的統治仍舊；印度官吏軍警都在英國政府手裏，立法機關不

能通過任何有利於印度民族工業的貨幣和關稅法令，恐怕有損英國的利益。此外，總督的行政權還可擴大到無限，即是憲法的效用可以減縮到等於零。這種憲法，眞可以說是「奴隸的憲章」了。印度人什麼好處也得不到，自然是應該起來反對的。

四　印人對於新憲法的態度

印度人民對於新憲法的不滿，可以從各政黨的態度上看出來。現在我們先看印度最大的政黨——國民大會黨。

自從甘地放棄政治活動以來，國民大會黨的領袖便是尼赫魯(Nehru)他是澈底反對新憲法的。他說新憲法是一種「奴隸契約」，應當根本推翻。他說：『根據一九三五年印度法令的政府和新憲法，目光睽睽的向我們挑戰了！這個新的奴隸契約雖經我們堅決反對，終於放在我們的身上來了！我們現在準備在它下面作選舉的鬥爭。』關於鬥爭的方法，他主張盡量的把他的黨員選入議會去，然後再用「不合作」的方法去防止憲法的實施。他說：『我們的參加議會，並不是跟英帝國主義的工具去合作，而只是去抗爭這個法令，設法推翻它。並且盡力反抗英帝國主義加强對印度人民剝削的企圖。這就是大會黨的基本政策』。

國民大會黨不但反對新憲法，他們更要求制定印度自己的憲法。尼赫魯說：『我們以全力抗爭新法令，我們要求一個從普選產生出來的國民議會。這個議會必須不是英政府所委派，也不是對英帝國主義的一種妥協。它必須有人民的意志做基礎，有羣衆的組織力量爲後盾。並且有權草擬一個自由的印度憲法。』

國民大會黨尤其反對新憲法中的聯邦制度。尼赫魯說：『我們最重要的工作當是反對新憲法中的聯邦制度。法令全部都是荒唐的，但最荒唐的還是聯邦制度這一項。……生活在英帝國主義的剝削之下還不够，更叫我們處在印度封建制度的統治之下，那無論如何是我們不能忍受的』。他更說：『我們並不反對聯邦的理想，一個自由的印度也儘許是一個聯邦的印度，但是目前要我們組織的聯邦，卻是一個奴隸的聯邦，而置於一國政治上社會上最落伍分子的統治之下』。

競選的結果國民大會黨在英領印度十一省當中，果然大獲勝利。只有在旁遮普和新得(Sind)兩省才是居於少數黨的地位。其他在貝哈爾，孟買，中央省，麻打拉斯，奧內薩，和聯合省，都壓倒各黨而佔優勢。在亞森，和孟加拉，和西北邊省，更是絕對的多數黨。他們既然勝利，各省都督勢必請他們出而組閣。於是他便提出條件，除非都督們允諾不行使憲法所予的特權，則他們不允組閣。組閣不成，則政務將陷於停頓。

除國民大會黨外，印度還有許多小黨。這些小黨也是一致的反對新憲法，不過有許多都願意讓新憲法暫時試試。現在暫舉全國自由同盟爲例。全國自由同盟是主張試行新憲法的。他們根本反對國民大會黨所採的搗亂手段，他們認爲只要總督和都督的人選得宜，新憲法也未嘗不可一試。因此他們準備接受組閣的請求，希望能够慢慢的作到自治領地的地位。

至於一般小國的國王，則他們的看法又兩樣了。他們恐怕失去他們的特權，他們也厭惡黨人們的自治宣傳。他們的態度現在還有遲疑不決。如果他們不接受憲法，則聯邦的組織根本不成功。

五　憲法糾紛的前途展望

末了，讓我們來看看新憲法的前途。新憲法是英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製成的，英人當然希望它能够實施出來，而且長久維持下去。但新憲法卻是印人所深惡痛絕的，所以印人很希望立刻把它推翻，使其根本消滅。這兩種絕對相反的態度，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呢？依我看來，結果恐怕還是印人屈服。憲法即使不能順利實施，但終於還是免不了實施。何以說呢？因爲印度內部的情形實在太複雜了，種族的，宗教的，階級的，黨派的，種種糾紛，都是非常利害。而英人又是最善於利用「分化它而統治它」的法術

的。所以結果一定是印度重被分化，而被英人各個擊破。

單就國民大會黨來說，其內部也就很不一致。有的是社會主義者，有的是非社會主義者，兩派互相水火。國民大會黨雖然曾經議決不接受組閣請求，但仍有不少黨員主張接受組閣，徐圖發展。其他印度的各小黨，更是和國民大會黨處於對立的地位。他們反對國民大會黨所採的手段，他們認爲「搗亂政策」是一個根本不通的東西。他們大多準備同政府合作，接受組閣的請求。

現在許多省的內閣都已組織成功了，有的是一黨內閣，有的是混合內閣。可見國民大會黨的計劃已處於失敗的地位。

論及印度的問題，字林西報四月一日的社論曾說，印度各省的政務無論如何是要進行的。能够組織內閣固然要進行，就是內閣組織不成，各省都督也可以不顧一切，單獨進行，這是不違反憲法的。

關於限制都督運用特權的問題，同日的社論裏也曾論及，大意說：特權的規定，是任何國家皆不可少的。就舉英國來做例。如果沒有特權存在，則英皇婚事的憲法問題，豈不是無法解決？所以國民大會黨這種請求，顯然是沒有理由的。

此外，印度國內回教徒與印度教徒的衝突也很激烈。回教徒執北部之牛耳，印度教徒掌南方之霸權。在某幾個省份裏，兩派的人數是差不多的，而在別的省份裏，一派却遠超於另一派的數目。兩派互相敵視，各不相下。而以回教徒的仇視心最厲害。自然，這裏面難免不有英人的挑撥存於其間。

而且，印度的有些階層已把他們的利益和英帝國主義的利益密切聯絡起來了，如貴族，地主，高利貸者，政客，官僚，以及一部份傾向於與帝國主義合作的商人和有錢的人等等。英國如果善於利用這些階層，便可以阻止印度的革命，加强對印的統治。

英國對印的態度是非常堅決的，而印人的步驟則零亂異常。所以英人成功的機會多，印人勝利的把握少。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My Dear
CIGARETTES

地歸原主

贛南七縣之土地整理辦法及實施

徐盈

今日劃歸第八行政區之贛南七縣，（包括寧都，興國，雩都，會昌，瑞金，石城，廣昌等七縣）即昔日共黨之中央根據地。共黨倡導之土地革命，所謂「打土豪分田地」之口號，在本區實施最爲澈底，而收復匪區軍事，亦以此區爲最後標的。二十三年全省肅清，此後乃積極從事於「已分田地」之整理，因各級政府之經常建設經費，莫不來自田賦，土地不經整理，田賦無由開徵，是故「地歸原主」一題，實爲收復以後以全力從事之工作。記者旅行贛南，認識土地整理概況，茲將所得資料，先成關於地歸原主之整理辦法及其實施一文發表，當茲土地法修正，國人注意地政之秋，或亦不無意義。

記「土地革命」

「共黨所謂土地革命之實際，約可分爲四點，即（一）沒收土地（二）平分土地（三）查田運動（四）徵收捐稅」。（汪浩：收復匪區土地問題。）

土地無償沒收，亦即「踢開地主」方式，在條例上規定：「（1）豪紳地主，大私有者的土地……須一律沒收（2）祠堂，廟宇，公堂，會社的土地……須一律沒收，（3）經證明確實反革命組織（如AB團，社會民主黨等）的富農之土地及生產工具，全部沒收，（4）富農的土地應該沒收。」這種沒收本應以階級爲標準，但往往因爲農村中的階級分劃不顯明，中農多會慘遭犧牲，而富農反而能逃得開去，於是引起了種種的擾攘。

平分土地同樣也是一個主要的口號。這個辦法是與土地國有相矛盾的，而且使耕地細分，生產縮小，更加以土地肥瘠及其性質不同，分配尤其很難得均。此外，共黨分田的單位不一，有時以人口爲單位，有時以勞動力爲單位，有時更以人口與勞動力爲單位，再以階級的成份不易確定，及僅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很可能的也引起了極度的紊亂。

因了土地分配的擾攘與紊亂，所以在二十二年六月二日又公佈了第一次「中央局關於查田運動的決議」，從事查田運動。

查田運動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查田運動。查田運動是「發動群衆，大家動手查階級」，也就是「查田運動中肅清一切反革命的組織與活動……洗刷蘇維埃中一切階級異己份子，及其他壞份子出去」（僞中央政府關於查田之訓令）「查田運動的肅反，主要是根着羣衆查階級的鬥爭，指導羣衆，報告消息，追尋反革命線索以至逮捕那些反革命份子。」（八縣查田運動大會結論）這樣，更是人人自危，在展開了一幅悲慘的殺戮的畫圖。甚至在執行查田的人中，也竟有了「階級異己份子」。

至於捐稅擔負，則有土地稅，革命公債，各種附稅，跟着「擴大紅軍

」而來的還有「借穀運動」，這都給有土地的農民以極重的担負。據統計，每畝地稅，若以穀每担三元計，則爲一元二角有奇。在僞湘鄂贛省蘇區文件中，關於雜稅徵收亦有十二項之多。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重分以後，而徵稅時，仍然聲言爲「保護貧農，聯絡中農，打擊富農」。

雖然，除戰爭區域外，在共黨區域內之土地亦非荒蕪不治，相反的，爲了糧食的需要，使他們只得拋棄了「發展生產是代表着富農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口號。對於農業勞働力不足問題，他們組織勞働互助社，組織耕田隊，當壯丁缺乏之時，便積極運動婦女參加。對於農業資本缺乏問題，是運用生產信用等合作手段以謀共濟。對於農業生產的破毀問題，則成立「犂牛站」以便輪轉使用和調劑不足。每到春耕，即分別設站，開農民大會計劃墾荒，組織衝鋒隊耕作，再組織突擊隊來互相檢查，至於秋收，也是有計劃有步驟的來收穫。

更因爲贛南多水田，田雖分，阡陌依然如故，這給與收復後的整理以絕大的便利。

我們到了此地以後

在寧都縣專員公署裏，邵專員與記者曾作下列談話：

『我們到了此地以後，第一件事便是不准尋仇報復。民衆在逃的我們要他們回來，匪中的較小工作人員我們允許他自新，至於什麼蘇維埃的鄉主席，區主席之類，政府可以處他們的死刑，只是這得完全「由政府辦，不准人民自己辦」。

『收復後，當前的便是土地問題，於是我們的第一個辦法便是以地歸原主爲原則。我們回來時候，當地的晚稻還沒有人敢割收，我們規定分配辦法是：栽種者十分之四，割稻者十分之三，地主十分之二，保甲收十分之一，於是「秋收」便在這種辦法之下完成了。

『行營同時也有個辦法叫我們作，他們要「舊租免征，新租減額，」更爲了要剷除土匪所以發生的原因，還要我們作到（一）行累進稅，（二）行計口授田，可是，這二者在事實上都是不易辦通的。因爲：

（一）現在田荒的太多，連不收累進稅，都沒有人耕；

（二）計口授田也是不容易的，共黨分了五次都沒有分清，最後還是用了一個不澈底的辦法，以一村爲單位，至後按着人數比例授田。這個村裏田本來多的，人便分得多，田少的也跟着分得少，若是講眞平均，那就應當把地少的村子的人民移到地多的村子裏，而這種拆開老百姓是不願意的。我們既不能像共黨那樣分法，加以人口的增加，土地不會增加，所以處處還是問題，尤其是這種辦法作起來是慢的，我們也等不及。

『結果我們還是作了這個辦法的前兩句，「地歸原主，保其使用權。」爲了要建設經費，我們不能不開徵田賦。省政府頒佈了停征的一年是指廿四年，我們現在開徵的還是二十五年的田賦。大亂之後，田地已然分了，我們要整理它，人力與財力都很需要，可是現在，我們這裏連識字的人都不多，所以辦起來很是困難。』

農村興復委員會

匪區土地處理條件的主旨，是在於「根本承認土地私有權，而加以法律的，及經濟的限制」。執行這一主旨，便是在「凡經赤匪實行分田之縣或鄉鎭，於收復後，爲處理土地及其他不動產所有權之糾紛，及辦理一切善後事宜，得設農村興復委員會。」

農村興復委員會的組織如下，分爲三級：

甲，縣農村興復委員會之組織：

1以縣長，縣府秘書，科長，及各區代表一人爲委員，縣長爲主席。

2按事務之繁簡設事務員。

乙，區農村興復委員會之組織：

1定名爲某縣第幾區農村興復委員會。

2以區長及各鄉長代表一人爲委員，並以區長爲主席。

3每一區農村興復委員會設事務員一人。

丙，鄉農村興復委員會之組織：

1由縣府選聘各該鄉之有正當職業素孚衆望者五人至七人爲委員，互推一人爲主席。

2鄉農村興復委員會得按保聯設立之，如保聯所轄區域過大時，得按村設立之，如係零戶小村得附屬於大村或相鄰數小村，聯合設立之。

3名稱須冠以各鄉農村興復委員會所在村之村名（如某某縣第幾區某某鄉農村興復委員會。）

4每一鄉農村興復委員會設事務員二人。

這上面的組織裏，實際上負推行責任的只是這「每鄉農村興復委員會事務員二人」。每鄉需要二人，總計起來這也很是一個數字。爲了人材難得，專員公署就下令叫各鄉選送能寫字的二名，集中在寧都訓練，七縣一共來了六百人，由專員公署與合作委員會協同給以處理土地與編製保甲的訓練。

合作委員會本來對於整理匪區土地是懷着絕大的熱望，而實際上因爲理論與實際的不協調，結果只在訓練工作上盡了一點力。如今目的是恢復舊觀，不再拖長了時間作什麼試驗。

當這個條例頒佈時，有些人在明敏的過慮到這個組織怕要爲黨員和地主紳士所把持，可是實施的結果，是大家對這組織都在畏縮不前，黨員在贛南本就不多，紳士們又多在觀望，這責任結果便壓在區長，保聯主任，保甲長，和兩個辦事員的身上。自然，他們還是間接的受本村豪紳們影響着。

進行劃界

當處理土地的事務員訓練完畢，便以十六元一月的薪金派到四鄉去，會同已組織完成的農村興復委員會主要職員，劃定各該鄉農村興復委員會所轄田地山林範圍內之界限及各村村界，劃界方法如左：

1.每區劃分爲若干鄉，每鄉劃分若干村。

2,各鄉界及村界均須按當地情形，依河流，道路，山脉，等天然形勢劃分之。

3劃鄉界時須由各該相鄰之鄉農村興復委員會派員會同辦理；劃村界時須由各該相鄰村莊之代表會同辦理，由各該鄉農村復興委員會招集。

4劃定村界後，無論其田地業主居住何地，其坐落於各該村界範圍內之田地，均須由各該村登記。

5劃界時如有爭執，由區或縣農村興復委員會派員解決之。

6鄉及村界劃定後，須於界址上特置標記，以指明其地之所屬（即標明此界以東屬於何鄉何村，此界以西屬於何鄉何村）

7劃定全鄉各村村界須於七日內列表呈報，其表式如左：

××縣第×區鄉農村興復委員會所轄各村區域調査表

村名	本村所轄各小村名	位置：在會址何方	位置：距會址里數	相鄰村名：北	相鄰村名：東	相鄰村名：南	相鄰村名：西	住民戶數約計	田地担數約計

這種地域的分劃，完全是爲了工作上的便利。其標準很難規定，要看主持人的熟悉情形與否而異。而且這是一個對內的工作，是先給自己一個範圍，好在這個範圍內開始工作。

劃界完畢，政府即明令宣佈開始業權之清理與田畝之登記。同時使各級人員宣傳土地處理條例的內容及登記的手續，除了發放傳單以外，便是口頭傳訊，自然，這種「地歸原主」的辦法，是不會有問題發生的。

地主插標

宣傳時期過後，鄉界和村界都已劃分完竣，鄉農村興復委員會乃限令各土地業主於一定限期內（最多不得逾十日）將該區域內自有之田地概行插標。

這是一個清查「業權」最速最穩的辦法。事實上絕不會有人肯放棄自己的土地業權的。插標的方法如左：

1.標須以竹片或木板製成長五尺，寬一寸餘，除入土部分外，須有四尺顯露於地面。露於地面之部份，須以一尺離地，三尺寫字。寫字部份共分五格。第一格寫業主姓名；第二格寫業權類別；第三格寫面積，第四格寫租額，第五格寫現在耕者。姓名次序不可顛倒，業權類別係指所有權或皮權，（皮權，即皮田之權，皮田乃對骨田而言，骨田係指土地所有權而言，皮田係單指使用權而言，凡佃農取得皮權，即可永遠佃耕。）面積一格，如係水田，即將此田平常年間產穀若干石斗記明；如係旱田，即將此田於平常年間產麥若干石斗記明。租額係指原定租額而言，無論皮租、骨租，或不分皮骨之租額，均須記載詳實，自耕農不須納租者，亦須將原有（或估計之）租額記明，其業權未明之田地，概由鄉農村興復委員會插標；標明「業權不明」四字，並規定由業主所插之標須寫黑字，由會所插之標須寫紅字，以示區別。

2.令各業主插標時，務須將所定插標限期通告各業主，使知逾期不插標以業權未明論。

3業主不在鄉者可由業主委託承耕人，辦理插標手續。

4所有祠堂，廟宇，神會或其他公共團體所有之產業，即以其祠堂，廟宇，神會等公共團體爲業主，將其名稱寫於業主姓名一格之內，由公產管理人，或其公推代表，代爲插標標明之。

5如一田有數主時，可於標上業主姓名一格內，寫明某某等幾人共有，至塡業權報告審查表時，須依下列方法使其變爲一業一主——

（A）用找價法：如係二人或二人以上共用一田，即由其中一人找價格與其他各人，將業權歸併於一人。

（B）用分田法：如係二人或二人以上共有一田或多數田，而無一人能找價時，即按各人所有股份將其田劃爲若干坵使各得一坵或數坵。

6如逾所定限期，凡有未經插標之田地，應即行由各該鄉農村復興委員會插標，至遲不得逾限三日。如農興會插標後，發現業主提出正當理由申請發還時，得准其覓取保證人，證明換插一標，但遇此種情形，務須詳查事實，爲愼重之決定。

7如遇業主不識字，村中又少識字之人時，各該鄉農村興復委員會須設法派人代爲寫字，指導插標，其代爲插標之人，務須依照業主口述，忠實塡寫，如不據實塡寫，或顚倒是非者，予以嚴懲。

8標上寫字之處，均需塗油，以防雨水浸洗。

9所有之標，須插於田內靠南面之田塍，便於編查。又爲使人立於岸上即能看淸標上之字，不可插於田之中央或其他方位。一業主有田塊

數坵連於一處者，亦須一坵一標。

10在各該田地之所有權未經確定以前，各該田內之標不得毁去或移動位置。

11如發現一田有數標，引起業權爭執時，須令各該當事人開具理由，呈請鄉農村與復委員會聽候審核，在未判明其業主以前，由鄉農村與復委員會代管，其田內各人所插之標須同時取消，而由鄉農村與復委員會插標標明。

就由這次地主自行插標，我們便可以相當的認識了贛南土地問題的嚴重，每都有一個地主，他爲了插標，就買了千元以上的竹片，而竹片在贛南是賤得不値什麽錢。瑞金，興國，石城收穀二三千担之地主皆大有人在。他們在「租額」一項上，都是盡力少寫，使政府少了稅收。

公共產業一般都是把持在豪紳的手裏，在這次整理的時候，樂得乘火打刼，在公田上插標爲私有者比比皆是。偶然也或許出點糾紛，可是一般說來，還是沒人敢來指斥。

主要的還是因爲全部農民變得絕對服從，他們因爲感到自己生命的危險，所以，不論受了什麽委曲，都以忍耐了事。問起來，「老百姓總是沒有話」。

至於紳士，則低聲講着本來一些漏租的田地，現在也只好去插標了。

開始編查

插標以後，七日內開始編查，並規定在一定限期內編查完畢，編查的辦法綜述如左：

1着手編查時，須先就不相連絡之各地段，劃定界址，確定名稱，凡天然界址不甚顯明之處，均須於界址上特置標記標明。

2凡屬不相連續或有天然界限之地方，無論其界限內田地多寡，均須單獨劃爲一個地段。

3各地段之名稱，不得使有兩個以上之相同者。凡有將同一名稱地方劃爲兩個以上之地段時，均應爲各該地段新定名稱，並將所定名稱告知大衆。

4各地段劃定後，不論其地段之形勢爲梯級傾斜或平地，皆以人向南立，而面朝北，從西北方位起，由西至東，以橫行列式，按田地排列順序，照坵依次編號，不得顚倒混亂，且每地段須編一字號，各字號所屬號數，均從一號起。

5編號時，各地段內，如有荒地，牧場，池塘，雖非田地，亦須編入不得任其空缺。

6編號時須將各該田地被編號數，寫於各該田地原標之背面，告知大衆，並查明各該田內原標所載事項，登入於「田地業權編查簿」中。

7編查後，應即依照「繪圖須知」，按地段繪具簡圖二份，繪圖時，須將預製上白下紅之小方布旗若干面，分插於地段界上，以便繪圖時對於段界一目瞭然，並須將與各該地段相鄰之各地段名稱，及四週連接之特別標誌如河流道路橋樑等，均須繪明，（附註前項小方旗，每鄉農會，至少須備五十面。）

8如遇田地，只有皮權，所插之標，未見有骨權者插標時，須責成皮權人轉知骨權人插標，如逾限不插標，即將各該田地暫行作爲「業權未明」，由鄉農村與復委員會代管。

這一個步驟實施起來，費的時間很久，有些地方，已在標出了「業權不明」的地方，可是仍由豪紳唆使嘍囉出來頂名冒領，梅江邊上本來有個沙洲，農村服務區會設計藉這公地闢作集團農場，可是籌劃已定，仍然爲有勢者奪去。就此一例，便可以想到種種的糾紛，使編查的時日增長了數倍。

值得注意的是繪圖一事，這種圖是不成比例的畫法。政府當局很自信，這將爲未來的飛機測量土地整理時省掉不少麻煩，因爲那時便可依圖填寫了。雖然，因爲事務員的本身幼稚以及農村中的種種關係，時間倉促，繪製了草，是否值得樂觀，還是問題。

地主報告

標已完全插畢，政府編查已告結束，於是乃爲進一步之手續，使地主來會領取表格，依式填寫，以證業權。這時於是限期令該區域內所有地主赴會報告，並由會審查轉報。其手續如左：

1 業主應赴會領取業權報告審查表當面填報，或領表回家，（有田若干號，即領若干張數）於三日內填寫完畢呈會。

2 前項業權報告審查表須由業主覓取証明人一二人簽名蓋章，証明其業權確實，並請本鄉或鄰鄉農村興復委員會委員一二人爲保証人，蓋章保証其手續符合。

3 業主不識字者，可以口述請他人代爲填寫。

4 業主不在本村者，可以委託本村人代爲報告。

5 如有假冒報告，意圖侵佔者，應呈報縣農村興復委員會，予以嚴懲。

6 報告手續，應分村限期辦理完成。所定期限須通告業主週知，如有逾限七日不陳報者即行作爲業權未明，由會代管。

這個手續在規定上雖有相當嚴密，但因農民多半不識字，（識字者多屬知識份子，大半遭殺慘，小部外逃，已不肯回鄉）結果，全部「業權報告表」，多數是出自幾個人的手筆下。

審查及公告

鄉農村興復委員會於接到業權報告表後，即行開會審查，並應限定審查完畢之時期。審察方法是分爲三個步驟進行。

第一步是將所收到地主呈來之業權報告審查表與編查簿中所載事項一一核對，並編字號，按村及地段清理，作如下之分類：

1 核對相符者

2 核對不相符者

3 有爭執者

4 無爭執者

5 有經界者

6 無經界者

第二步，依照第一步所分類別，遵照土地處理條例之規定，順序審查，其結果可爲如下之處理：

一，如經審查屬實者，即行填具審查意見，明示辦法。

二，如經審查不符，而又無方法判決者留待再審，或請上級機關派員指導解決之。

第三步召集各業主或其委託人到會，告以審查結果令各自行核對，核對結果，即照下法辦理：

一，業主或其委託人核對無訛後，即由鄉農村興復委員會主席及負責審查人，簽名蓋章後，彙集呈區，再轉呈縣農村興復委員會核辦；

二，經業主核對認爲不符者，即再行詳審事實決定之，或依前步第二項辦法，由上級機關派員指導處理。

這種審查，理論上雖極重要，但事實上作得卻很貓虎。除非是紳士與紳士鬧意見的地方，才會複雜起來，但在實施期間卻很少有。而且上級催促之令頻下，根本也就無暇仔細審查。

縣農村興復委員會收到鄉村興復委員會所呈業權報告審查表後，立即加以審核，這次複審以後，如無不合手續或其他疑問時，即發公告。可是

因爲辦事人的匆忙和幼稚，手續不合的事情反而很多。退轉之間，到是很周折。

縣農村興復委員會的「公告」方法是：

一，公告由縣農村興復委員會製就，發交各該鄉農村興復委員會張貼於該村。

二，按各鄉，各村，各地段，分別繪圖附貼於公告後。

三，公告張貼後，須指定各該村人員，負責保護，在「管業証書」未發下以前，不得毀棄。（普通即多貼於保聯辦公處內。）

「地歸原主」作到這樣，十分之八已然完成，但是這個時間裏——從公告到「管業證書」的製就的一個長時間裏，仍然允許有「異議」發生，如果有，那還可以重行審核。

管業證書

管業證書是代替了過去的契紙，地主取得了管業證書，便是取得了紅契，這是私有的土地權的一重保障。

發給管業證書的辦法如左：

1由縣農村興復委員會製就，發交各該鄉農村興復委員會轉給各該業主。

2須於公告期滿後一星期內發給完畢，如逾期不領即以拋棄業權論。

3發給管業証書時，須由縣農村興復委員會，將管業証書及存根並連同原業權報告審查表，發還各該鄉村興復委員會，分別存發。

4鄉農村興復委員會發給管業證書時，須令業主或其委託之領証人蓋章於存根上，並由經發人蓋章，發完後，將存根呈繳縣農村興復委員會。

5發給管業証書後其業權即已確定。

關於管業證書的發給，到是隨着發生了不少困難，因爲取得這張證書附帶着是要交費的，二畝以下的納費四分，二畝以上按額增加，除此之外同時還要收千分之五的登記費，（每畝按十二元計）於是多數地主都在聲言取費太高，不肯接受這張「紙」。

政府方面，各級農村興復委員會因爲已有了整個土地的業主便開始進一步的造冊，以從事於田賦的徵收，另一方面，便是在催促地主速領管業證書，因爲這次土地整理的一切費用和開支，都要從這筆經費裏去償還！

造冊工作

田地登記完畢後，須即編造田畝清冊（即坵領戶冊），地段略圖，田地畧圖，（係田畝清冊附本）及業權清冊（即戶領坵冊），造冊的進行，完全要照規定的手續，即是——

1田畝清冊及業權清冊之編造，均須以村爲單位，按村及地段分別編造。

2編造業權清冊時，凡其田落在本村者，無論其業主是否住在本村，均須編入本村之冊中。

3地段簡圖，係按村分段，全村合爲一圖，各段按段自北而南，由西而東順序編入天，地，元，黃等號數，並標明其所有之特別標誌。

4田地簡圖係按段分坵，每段一張，或相鄰數段合繪一張，按坵，以由北而南，由西而東，順序編入一二三等號數，並填入土地，種類，符號。

5所有清冊及圖均須編造二份，以一份存查，一份呈縣農村興復委員會，均按村分田畝及業權兩種，各用梨木板夾裝以便保存。

6造冊工作完畢之日，即爲清理，業權登記田地，工作終結之時。從訓練到實行，從實施到結束，各縣用的時間不等，像寧都，今年才告結束。

執行「地歸原主」雜事的事務員，這時候，一部份調到縣裏去幫造田賦冊，一部份則作了保長，聯保主任，小學的教員和校長。無謂何時，他們都是從事下級工作的幹部，他們又翻轉了歷史，可是，歷史從來沒有他們的名字。

「地歸原主」以後

「地歸原主」是成功了，百分之百的農戶毫無話說，推行時候，也並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原因還是汪浩氏在二十四年出版的收復匪區之土地問

題中所說農民因「政府准其自新，不究已往附匪分田之罪已覺萬幸，何敢再與地主爭田」，及「收復匪區，壯丁甚少，既無資本，復無工具，多不能耕田，惟有出作苦力或小販以度日，對於土地，暫不需要，何必與人相爭」兩點緣故。

土地問題是不是這樣便可以解決了呢？

「吾人獨不以爲然，蓋收復匪區之無糾紛，僅係暫時之現象，其實收復區土地問題之嚴重已達極點。以生產言，土地荒蕪，赤野千里，農村生產幾全部停頓。以分配言，目前土地關係與匪亂前未嘗稍變，農村各種矛盾未加解決，且益加深，如此，而言收復區土地問題不嚴重，殊屬不通。」（四十六頁）「若不加以改善，非特不足以興復農村，即維持現狀，恐亦不可能，故如謂收復之土地問題不嚴重，未免爲欺人之談。」（第五十三頁）

匪區土地問題之不能改進，一方面固然不能不說是地方當局的，因循與欠深刻之認識，但就整個說來，中央對於這樣問題，實亦缺乏相當之注意與督促。僅以最簡單的「地歸原主」一辦法的實施說來，地方當局始終是在苦痛中。

收復匪區的當局，親自感受到使用省府協欵的困難，無時不在希望着土地整理從速完畢，以便來徵收田賦。可是，整理土地的欵子無論如何是拿不到的。地方政府於是只好硬着頭皮向老百姓借（也就是攤派！）按着每保借二十元的數字，算是集齊了這次「土整」所用的十四萬餘元的經費，將來預備拿賣管業證書的錢來還賬。說起來，雖然是一句很好聽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可是每一次徵收，老百姓便不知道又增加多少債務和剝削。經手的小官吏們便不知道要發了多少小財！

沒有人力，沒有財力，時間則以愈經濟愈佳。於是一任豪紳們的意思去辦，小農是沒有一個能够漏網，而豪紳們自己可以隨意寫着租額。地方當局爲了從速開徵田賦，只要找到地主便算獲得滿足，從來便不再苛求。然而，沒想到在去年開征田賦時，又遭到了一部豪紳們的反對，竟使田賦爲之遲遲不能開征。

原因是這樣，贛南七縣的田賦很不公平，有的有「丁」無「米」，有的有「丁」有「米」，各縣的攤派欵數也是很不平均。土地整理了以後，是劃一了七縣的租額，並且取消了各種的畸型。現在規定每石租額爲一毛一分三厘七毫。外附加爲保安費百分之四十，建教費百分之三十，經征費百分之六，義團証費百分之十，約共計爲二毛五分光景。

在過去，七縣的丁米是這樣：

縣名	地丁（兩）	米折（石）
寧都	三六·六九六·六一三	八·一七二·八八六七
廣昌	一七·四〇一·二二六	六五一·〇〇〇
石城	九·七四三·六六九	無
瑞金	六·七七四·一一九	無
會昌	四·一六二·二五七	無
雩都	九·三七三·七五五	無
興國	二二·八六四·五五八	無

（見江西年鑑）

若按地丁每兩三丁計，米折每石四元計，則七縣欵數計爲——

寧都	一四二·七八一·三八五八元	會昌	一二·四八六·七七一〇元
廣昌	五四·八〇七·六七八〇元	雩都	二八·一二一·二六五〇元
石城	二九·二三一·〇〇七〇元	興國	六八·五九三·六七四〇元
瑞金	二〇·三二二·三五七〇元	共計	三五六·三四四·一三〇八元

按着這次地歸原主的租額實算起來，七縣一共可以收到二十五萬，比起舊額數來已差十萬有奇，（但過去實收以二十萬爲最高額），可是爲求平均起見，寧都舊租十四萬，減去九萬，實收五萬，廣昌，興國，等都相當減掉，卒出來的十三萬餘元，是分別加在其餘的縣身上，譬如瑞金昔日收二萬三百餘元的，現收四萬一千餘元，雩都昔收二萬八千餘元的，今收三萬七千元光景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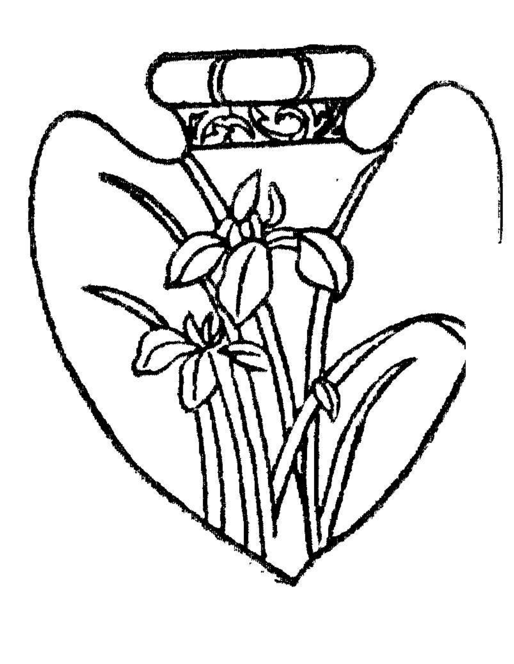
高租額的減掉沒說話，低租額的增高，於是士紳便組織請願團來要求寬免。而省府方面爲了租額不足，仍是有令叫地方當局提高租額。這都是使主持者困難的地方。

到今年二月爲止，連土地整理最遲的寧都已在二月起開征了。四月起，各地要組織一個「平租委員會」，由聯保主任，小學校長，地主二人，佃戶二人共同來複查穀租額，打算藉此再追出少報和漏報的來，那時，也許距離總額數就不遠了。

「地歸原主」之後，也許有一個最短期間的穩定，可是，這並非是眞正的穩定，前已論及。目前，唯有利用着這僅有的一點穩定時期，來努力辦理「土地條例」上的其他「限田辦法」。那樣，才可減少前路的危險。

這是僅有的一個「機會」，地方當局要把握，中央要重視，勿讓它再不可復返的滑下去。

五月十八日，上海。



歐航隨感

—歐游雜記之三—

周太玄

船離西貢的時候，正是上午太陽很大，照射在碼頭上，一切令人看着都是非常漲目。送行的人們都躲在樹下，向着船上招手，有的姑娘太太們一面又用手巾在臉上去擦拭，也不知是汗是淚。我們船上的人也有相同的舉動，可是船還是無情的在移動，在掉頭，慢慢的向着江心開去了。

這西貢河灣港曲折，洲渚錯綜，盡是短樹平蕪，青綠一色，在這兩天中的下午，斜陽的時候，我最愛憑舷遠望，只見滿目山川，大似江南風物。初出國門就說懷鄉，未免笑話，不過心中總覺得眼前光景似曾相識，未免戀戀不捨。

經過這樣的港灣有兩小時之久，船方入海，自此以後，一切依然如故，依然是天幕四垂，波瀾壯闊；依然雲濤幻變，海風逼人，雖然是多載了許多的離愁別恨，船還是那樣的輕健的往前奔馳。耳中所聽除了船浪相擊的聲音以外，一切都是寂靜，在這單調，偉大的單調的環境中，我是有點感覺坐臥不寧，一會兒在甲板上躺，一會兒在吸烟室中盤旋，一會兒又回自己艙中去納悶，外環境愈單調，內心生活愈活躍，於是一切過去未來都如走馬燈兒一般，在我現在的腦中換替着呈現。這不是內心的法庭，到是內心的電影了，我手邊上供瀏覽的東西，非常貧乏。我只帶了些我們的抒情文學的恩物，一些詩詞的選集，我只好拿他們來作我內心的伴侶。

一 民族的遺產

這兩年來，我上面敘過，惟有這些作品他救了我，他們陶鎔安慰我的情感，撫慰醫治我的傷痕；同情並替代我喊出，我自以爲獨有的冤抑。我稱他們爲恩物，我深深的感謝，並還要永遠的享受下去。我這兩年來如絕症遇仙方一樣，逢人便歌頌着的宣傳，似乎是我的新發現似的。眞的，我現在才深刻的感覺到我們祖先的恩惠之大，我深自幸我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承繼者。祖先與我留下了這樣好的遺產，使我這微渺的生命可以在時間上多活幾千百年，在空間上可以擴大到幾萬里，他們教我如何享受一般人不覺得的瞬息即過的光景；又教我如何去享受並了解一般熟視無覩的風物；他們又將這些光景風物在我的眼前靈活美化起來，使我看着我的環境中的事物和我的生命，都能發生共鳴，溶合一片；他們又用美妙的文筆將他們那偉大慈愛的感情人格，從我眼睛直深入到我心中，使我覺得終日耳邊都似乎有人在絮語纏綿，宛轉撫慰，他們從沒有板着教訓的面孔，也不尚謾責的語調；他們似乎看着人們都是和他們一樣的赤心熱情，似乎是沒有不可原諒的罪過；沒有不可同情的愚闇。我才覺得受了他們的陶冶方不枉虛度人生，我覺我這過去的十幾年，眞是蹧蹋了我的生命與時光，盡行葬埋在這求知慾的當中，辜負了這樣好的遺產，尤其罪過的是在有一個時代，我也有點眞信中華民族在文化上沒有有價值的遺產，現在我却願意無論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我都可以宣言中華民族的遺產豐厚，文化超邁，人類如果眞要往光明的路上走去，中華文化應是其中有力的引導者之一。

可是我們這些當兒孫的眞是不肖，趨炎附勢，忧於他人的强盛，歆羨

他人的逸樂，對於過去的一切，一概抹殺，連文化也自認爲低等，直想去爲他人作子孫，這眞可令人浩歎！人類文化的進化是多元的，是大細不遺的，別黑白而定一尊，是一種傻想，根本即與文化的本性相鑿枘。我們的責任，我們的神聖責任是在努力發揮我們的特點，忠實的履行我們祖先的好的遺致，來作別的民族的文化發展的參考；來作人類未來的新文化的進化上的一個支點。別的民族他如果是進步的，他一定會虛心的研究接受別的不同的文化來作他的參証，決不會籠統的抹殺一切；否則，只是滿驕的情緒的表現，不啻在說他的文化自身正在成問題了。

我們應該虛心了解別人，但不可盲目的崇拜，一有崇拜的心理，便同時失去一切理性的批判，自無抉擇力的可言。在人類文化進化的整個立場上言，所希望於中華民族的，在適應環境條件之下，還要發揮遺傳的特點，來造成一新文化。決不希望他來只是抄襲別人已有的文化。要這遺傳力才眞是生命力的表現，才可以產生新的進步；所以每個民族都有他不能旁貸的責任。

我是這樣的隨時瞎想，我想以我這已走到狹路極貧弱的知識，那裏配來討論這些大問題，不過總是很討厭的，他隨時要湧上心來，我也就照實將他記下。

二　論詩的美化

在這長天朗日的船上，第一痛快的是能盡情使用自己的時間，尤其痛快的是能由你在這時間當中去瞎想。本來，晚上八九點鐘便上床，早晨要六點才起床，以睡眠不多的我，不得不想法利用時間的。在這其中最痛快的還是讀我的恩物，有一個時候，我忽然讀到了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起初感覺這兩句似乎很有味，一經細加體會，乃不免大驚。隨着他便從內心深處將我的永逝的悲哀一起喚了出來，一時我感覺到物理的和生理的時間，忽然的融合成一片。空間與時間會合起來，我本是在甲板上但我們腦中忽然的是呈現了池塘，春草，園柳，鳴禽，這四樣東西發生的『生』和『變』的關係，這生和變便是時間流轉的指數。而感覺得他們在生在變的當時的謝康樂和現在的我，也是在生在變，也一樣的是時間流轉的指數之一。於是在其短短一剎那間謝先生在我心中是不曾死的，我同他由春草鳴禽的生的變上面，發生了共鳴，我們同樣的在警覺時間的流轉，同樣的了解我們自己也在這永逝的流轉中，是悲哀？是快樂？是警懼？是無聊？都是惝恍迷離的不能分辨。我感覺得最確實的只是一點：我此刻的生命延長了，至少延長到晉；擴大了從新加坡途中的甲板上，擴大到凡有池塘春草，園柳鳴禽的地方；充實了，從空空洞洞的情態充實到喜悲交感宛轉迷離的一片的境界。這豈不是在這幾分鐘時間當中我便上下千多年縱橫幾萬里了嗎？

然而讀到了射洪的陳子昂登幽州台的詩的時候，他簡直將生命之聲乾脆的喊了出來，他是獨往獨來的在那裏愴然下涕，可是千古有會心的讀了他這四句詩，又何常不同聲涕下呢？陳伯玉先生他能達到這個境界（沈歸愚說他是寄興無端別有天地，一點也不錯，他的天地即是他獨有的境界）可以留贈後人，可以使後來的人因他的啓示能同登此域。所以中國文字不滅，陳伯玉是永遠不死的，這樣的說來，不但讀者的生命延長，作者的生命也是延長了。

這些永遠不死的祖先，他們都是那樣的赤誠那樣的熱情，他們將他們的內中的眞情實話和他們在流轉的時光中抓住的片斷情景，殷勤老實的記了下來，令我們這些『忘着得韶光賤』的子孫得啓示，生警覺，受陶冶，享眞樂，他們眞沒有辜負我們！另外由他們那情景交融的文學技術，各以不同的材性使可以寄托起興的事物美化起來，由他做一個情感的象徵，這個象徵一天未消逝他們寄托的情感便因之而不磨滅。比如像從天文學看來

毫無情趣的月，在他的筆下便成了最好的情感象徵品。我們一看見他，便使我們髣髴覺得李白醉醺醺的在下面舞；杜甫痴立着在那裏想他的太太少希小姐，並且一切遠別離長相思的情緒，都由他引了出來，在這瞬息之間，我們同情到無限古往今來的多情善感的人的情緒，於是自來許多的相思詩詞，在我們這時的腦中，都活躍起來。使我們在對月的這一刹那，又擴大了我們的生命，美化了我們的感情，我們那得不深深感謝我們的多情的祖先，替我們將許多事物都情化美化了，使我們一朝與這些自然事物相對，也不自覺的隨之而情化美化。不特此也，他們還要想用自然景物，爲他們最適當而忠實的語言，借他來表示出他們心中的情感。我們知道這自然景物本是大自然的外貌，而他所代表的那是大自然的眞實的一鱗一爪，現在文學家們也借他來刻畫情愫，所以文學作者的內心，在最超妙的時候，是與大自然的眞實相翕合的。於是，常常可見的夕陽，在李義山登樂游原的時候，同時贊他是無限好，同時又感嘆他是近黃昏。在他這簡單的四句詩裏，使我們由流連光景之下，不覺發生警悟，於無可奈何之中，同時激起了即時奮發的精神。在溫飛卿的『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則說明在夕陽之下經過了無限事件，都是那樣無情的自然流轉過去，惟賸下表面上脈脈無語而其中實含有言語難表出之萬語千言的斜暈與悠悠不盡的水，尚眞正在我面前，對我撫慰，伴我寂寥。他的這個斜暈，又是那樣的多情而濕厚，到了納蘭性德，便乾脆的倩魂銷盡夕陽前，他一肚腹無可奈何的生命的悲哀，惟有在這面前盡情流露。使我們對夕陽而想起他的詩句，深埋在內心中的同樣的悲哀，也便一齊迸露出來了。

還有在古往今來無量數的個體，都是被動的，水流花謝匆匆過去。他們是否曾經有過各不相同的個性，我們不得而知，然而他們終於毫無所賸的過去了，惟有這偉大的抒情的文學家，用活潑而忠實的技術，將他得之於自然的特性，得之於人爲的特操，一一描寫出來，使千百年後的我們讀了他們的作品，便使他們的精神逼現於我們的面前；使我們深深的了解他們是如何的淸風亮節，如何的熱情厚意，簡直比對於骨肉好友還要知道得淸楚了解得深刻。這些不同的個性，都一一呈現在我們的面前，自然我們自己的個性也受其暗示，受其啓迪；得其慰藉，得其激發，這樣在他們自身是因此永存不滅，在我們後來者亦得其恩惠而生命擴大，個性陶鑄。於是便將我們卑汚齷齪的境界，提高到高尙淸潔的境界；將我們的醉生夢死的生活，換而爲警悟自覺的生活；將我們自私自利的習性，擴大爲替人設想憂樂相關的習性；將我們浮華肉感的嗜好，換而爲樸質高尙的嗜好。在過去的詩人，所留下的個性與教訓，雖有各種各色，但堆積到我們面前，便各種具備異常富厚。我們如果不是自暴自棄，而能自行努力受其陶冶，則又何常不可達到內在的調和與人格的高潔，凡我們現在所見，舉目皆是的卑劣，齷齪，傖俗，驕滿；淫侈乃至於悠忽歲月醉生夢死，都是反其道而行之，有負我們祖先的遺教，成了不肖的子孫。

三 民族意識

我在以文學遺教爲介，與我們的親愛的祖先相對的時候，我的民族意識便深深的被喚醒了，我才了然爲甚麼近一年多來，我也讀了些外國詩人的作品，其所得的終是較之我們的詩詞隔了一層，而且厚厚的隔了一層，我才知道這全因爲是在生命的記憶上沒有下得有種子，因此，在我的內心裏不能生根。只有凡我曾到過的地方，給我留下了一點印象的，有時對於那個地方相關的作品，無形中方能增加一些力量，例如我曾步行游過法國拉米爾附近的湖，在湖邊睡過一覺，於是我讀到拉馬丁的有名的『湖』的詩，我便感覺新切；我曾到過法國諾曼第海邊，於是諾曼第的情歌，我方感覺有味；我又曾在德國瞻仰過哥德的故居，我讀了『維特』，我便同時能體會到他的當初生活環境的一片斷。除此外，再好的作品，因生活習慣記憶材料都一毫沒有，完全不同，我讀來只是霧裏看花永覺乏味，不特此

也，就我們同國的少壯作家，模倣他人口吻搖曳生姿所寫出的贋品洋貨，我也是讀了與讀與我毫無關係的民族的文學作品一樣，同是霧裏看花，同是一點也喚不起我民族的意識，鄉國的情緒；更觸不動我這幾條待鳴的內心的琴絃。

反之，讀了我們祖先的作品，覺得他所寫的感情即是我所有的感情。這並非是偶合，這是因爲我們是由他們傳下來，我們的生命便確確實實是他們未死的生命的一部分的延續，他們所寫的環境，也便確實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他們曾經歌於斯，哭於斯；我們也正在或歌於斯或哭於斯，自然他們和我們以及未來的新生命，都還是永遠要聚國族於斯！他所用的抒情的文字，即是我們現在所習的語言文字，其文法風格，我們都會體會出優美出來，甚至我們看見有些字句，可以生色生稜，有香有韻。他們所用的材料都是我們所習見的材料，尤其是過次美化情化的，久已成爲共喻的某種象徵的材料。例如楊柳，他眞有福！從詩經到王漁洋，都是曾經陸續的將其情化美化，他曾與風流張緒，合爲一人；他又與老去桓溫，同感欷歔。我們的簷前園中如有這樣一棵柳樹，他便將是我們最好的象徵品之一，所以這柳在我們民族看來，是一個風流纏綿可愛的侶伴。至於在歐洲則不然，將他看成終日垂淚，是個可厭不祥的象徵，只栽種於墓園中，所以他們文學中的柳，與我們文學中的柳完全兩樣。他們的文學技術，因用的是他們的文字，要適應活用其字句的構造和維持與其語言的共鳴，自有他們應用的技巧，這種運用恰到好處，便成了他們的美妙的風格，但要能了解，尤其是體會，這種風格的美妙，是要具備遺傳環境生活的持續趣味的修養種種條件不可。所以我終感覺外國抒情文學，只能當我點心不能當乾飯，做洋作品也是一樣。這是我條件未具備，也是沒有法子具備的。

四　田園詩人

惟有詩人，是不忘本的，人類是大自然的兒子，詩人便是其中的孝子，說得不帶封建彩色一點，便是最忠實的兒子。他們終是依戀自然，要在那裏面去求最大最後的安慰，尤其我們以農起家的中華民族，這種詩人尤其偉大，因有了他們，我感覺得無論如何繁華富麗的巴黎上海，宏闊淸雅的北平成都，都不能掃滅我愛好田園的私趣。眞的，這幾年來，我常偷閑下鄉一抒我的襟懷，有時，我細加檢查這是那裏來的意識，原來才是受了陶，儲，王，孟，韋，范諸詩人的暗示。當我立在田野間，感到微風蕩體，淸新澈骨的時候『平疇交遠風，良木亦懷新』的境界便與我合一，再看見『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我覺着我也似乎眞是『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了。但是那得這樣好！我眞時時在想我甚麼時候也眞能『晨興理荒穢，待月荷鋤歸』，因爲我們民族的習性，是不賤勞作，重視生產，尙自力更新，不尙剝削他人，所以這重農的習慣，永遠維持，似乎是不作出山泉水，便當從事桑麻，物質的快樂享受，也不過『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因爲有這種人生觀，所以能『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自然在相信『進步即是進化』的哲學人的要笑這是征服自然運動中的叛徒懦者，然而現代的文學家，何以不能將吃人的機器美化情化了，使工廠的工人也樂其工事謳歌人生呢？何以只是吃賸餘價值的人，在歌頌機械主義；未見自食其力的人在歌頌呢？何以只有紳士階級的人在哆言進步，而貧苦大衆的只是要革命呢？原來人是自然的兒子，機械却是人的兒子，人之返乎自然是事理之順，而人之受制於機械是作繭自縛，赤誠的詩人，對此人造的怪物，只有哭笑不得，在他面前失掉了任何情韻，那裏說得上情化美化。

我覺得田園詩，在我們民族詩是一個代表民族精神的重要呼聲，他們在那『營已良有極，過是非所欽』的態度之下，使用田土數千年，並未看見土地酬報漸減的法則的發生，他們時時覺得『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並未見因圖提高市場價格，控制生產過賸，將若干噸的農產品，拿來燒燬或倒在海中？有了獰惡使用土地，才能看見他力盡；也才能產生這銷燬

農產品的怪現象。

這個樂田園，重農工，是我們民族血中的一點最寶貴的滋養料，我們不但應當將其保存，而且要將其確實的意識化，使我們的青年，都體會這種精神，知道在田園中勞作出來的生產品，與在實驗室中工場中研究製作出來的生產品有同樣重要，從事於是種工作的人，農人，學者，工人，專家，在社會上都一樣的是頭等地位的人，都是比坐享現成於中取利的至少要高一等。社會養成這種風尚，這種判別，大家才不盡到齷濁的城市中來搶飯碗，來拚命的製造紳士階級，從事這種工作的人，也並不只是消極自利的在享田園，長子孫；乃是有意識有信念的在爲人類社會服務，與在執干戈衛社會戰壕中抗敵是一樣的重要。這是我讀到田園詩，想到我們民族未來的光明前途的一點意思，有意識的過這種生活的人，並非隱遯退避，正是在穩扎穩打的奮勇前進！

五　舟抵新加坡

在這樣不可多得的內心享受的時光中，不覺船已到了新加坡了。

爲的船停的時間不多我們不準備上去游玩，只是在碼頭附近的街上去走了一會，看看華人的商店，再回到碼頭來，在這靠船的附近碼頭上有非常之多的地攤，所賣的盡是旅客使用的衣服器物。同船的人在那裏往來購買，我們也去買了些零星小物，第一使我吃驚的是這些貨物價格的濫賤品質的粗率。大概製作者的目的只是在圖多圖快，在品質方面只須維其最低度的外表與效用，這樣一來價格便可特別的低廉，以投合但圖便宜不去詳考其使用上價值久暫的顧客的心理。以這品物戰勝商場，這是善學西洋文化的日本用來報答他們的先進者的得意之作，我們在這裏看見了日本的南進政策的武器；在這其中了解南洋問題在現在的日趨嚴重，我們知道爲甚麼英國的自由貿易在現階段感受了若干的脅迫，爲甚麼新加坡的軍港，近年來加速的强化，同時又感覺到英人花了無數的金錢，近十年所苦心經營而成的新加坡軍事重鎭，如果日本在暹羅的克拉運河成功以後，不但在商業海運上，即在軍事上，其價値都要一落千丈。但我們相信這老謀深算的英人，一定又有其他的對抗方法來挽救頹局，這便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南洋的問題，不定那一天這些商戰的利器，都會忽然變成砲彈去飲人的血，追逐人的生命。

另外我們拿着這個貨物，不禁又想到這不知是虛費了若干同是父母所生的青春妙齡精强力壯的男女工人的若干汗血。在資本家廠主的剝削壓榨之下所凝成的品物，愈是濫賤，這其中的汗血愈多，這其中的社會和文化問題，也自然的愈形嚴重。

在這種情態之下，我們還聽見許多的人還正在歌頌現代文化仰望這些所謂强國的猗盛。或且不惜斷定這便是進步，這便是人生！我們的祖國在安定努力一經穩固以後，便要急起直追罷，也要努力在這人血與金錢的戰場中，來演一個配角罷？我們不已是努力在現代化嗎？我們的銀行工廠不也是方興未艾，在竭力效顰嗎？這個商品變砲彈，砲彈變商品的循環律中，尋得出民族的出路嗎？

我們從新加坡擡頭北望頗覺克拉運河問題的涵義重大，似乎聽見說英法暹三國有對於克拉地峽的交通開發的協定，其主旨當然是爲了英帝國保持他新加坡的繁榮控制東西的路線，但法國爲繁榮他的東京灣的市場，日本爲截斷英國東進的海上聯鎖進而威脅印度，暹羅爲本國的繁榮和增長他在南洋的地位，都是對於這個問題不能甘心放棄的。如果英日對於東亞權利的眞正妥協不能成功，則最近的將來不免有加緊的進展。我們看這新加坡的命運，不久便要從新估定了，然而這於我們何關，數百萬的南洋僑胞，都永遠是隨着東西帝國資本主義的激流盪漾着；偷偷在那裏面分點殘羹餘利，都是憑着堅苦勤儉的本能，在那裏奮鬥，未曾受到任何的訓練與保

護，其在海外的命運，完全操之於他人之手，然而他們每年辛苦掙積下來的錢匯回國的，總數至少總可抵我們國內太太小姐們付給外人的脂粉糖果費和少爺公子的留學費罷，這也是我們民族中的有功無過的人，在這風雲緊急的南洋舞台上，國家是應該誠意的替他們打算。

在法郵船航行的這條航路上，新加坡可算是中國人最後的僑居地了，過此以往的碼頭，便要完全變個面目，可以說是遠東的風味到此便止，再過去都可算是歐人所謂近東風味了。

六　錫蘭市上

從新加坡到哥倫布這條航路，非常平靜，有一兩天幾乎一點浪也沒有。到了哥倫布，在這漲目的陽光中，我們第一感覺得到的，是遠較新加坡香港等處爲寂靜。船不擱碼頭，乘客只有由划子上下，我和同船的兩位朋友上去走了一趟，因爲前此曾經逛過，所以這次沒有遠去。方上岸，天色便變了黑沈得可怕，雷電交作，我們便到商店中去，一半避雨，一半看看有無可買的東西，那知這裏商店招攬顧客，最爲澈底：每個商店外，都有一人在那裏站着，遠遠看見有人來了，他便迎上來殷勤的兜攬，方才逃過一處，第二處的立刻又迎了上來，叫人感應付不了，一進了商店的門，更是使你難自由退出，尤其困難的，是有許多土產品物其叫價之高，有十餘倍的，例如一顆錫蘭石，他要百多佛郎，其結果十來佛郎即可成交，這是因爲我們本無心購物，所以隨便對付還上一個價，他便賣了，這本來是爲歡迎過往的遠道客商的一種自然的方式，大概也因爲眞有不少的是一經看中，便不計較價格的闊人，所以才養成了這樣的口味。但這種人實在不多，所以有價還的，他們還是可以賣，大體說來，這裏的商業是比較的蕭條得多，街上往來的人很少，隨處都遇見同船的人。我們回到船中，回顧岸上，天還未黑，錫蘭茶的廣告，已經是大放光明了，這種從天然品質上說，遠遜華茶的貨品，因其經營得法，宣傳有方，早已在世界各市場中替代了華茶的地位，我們看這血紅色的光明廣告，眞不禁又感想到了許多相關的問題。

離開了哥倫布，便進了最長的海行的一段，整整要六天多，才能再見海岸，這也還正是風平浪靜的時節。在這寂靜的長途中，實在沒有甚麼可以看的，船上的人都是呈現那樣單調的面孔，機械的行動，他們的一切能使我了解的，不過也都還是『無聊』二字。自然他們因此而有種種的組織，但是他們認爲可以消遣時日的，與我的口味都不相投，雖然是我還是中了彩的一個幸運者。隣艙中的留聲機，照例是晚餐後要開放一兩個鐘頭，但這音樂，其客觀的價值如何，且不說，但在我的心中所引起的和收音機中所播放的一樣，是令我『聞樂生悲』。這一顆如海綿浸飽了水一般的心，他是一經微輕觸動，便會滴下內心的幾顆水下來，同是一樣的音樂，因各人內心性的不同，是無法統一的。

船外的一切事件，都還是那印板式的在表現，比較前幾天多出來的，不過是波濤上面成羣的飛魚格外的多，飛得格外的遠罷了，其餘的天和水，撐在水天中間猶如遠樹近山的風雲，都還是一樣；船在黑浪上躋過所激起白得愛人的浪花，與因風吹到臉上的飛沫，也都依然是一樣。

七　天倫之愛

船中人事變遷，曾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印度少婦，在哥倫布下去了，她一個人曾經帶了四五個小孩子，這便是令我和我的同艙的朋友特別注意的。我同艙的朋友，是一位典型的科學專家，不用說是頭腦冷靜意志堅強的了，但他有一件似乎終日都不會放下的事，是他到歐洲還得住幾年，他在家中丟下了他的志同道合的太太和三個小孩子。是的，小孩子，正是在無知無識，將他的爸爸看成他不可分離的好朋友的小孩子，我這位朋友

，聽他說來，顯然是一位好爸爸，他的孩子們親熱他至少不在媽媽之下，但是現在有了空間的間隔，很不近的間隔，還要更有很不短的時間的間隔，在他冷靜的和恍的態度中間，一鱗一爪的向我露了不少的內心的不安，當他在多時定睛看着海波以後，忽然抬頭四望，微微的嘆氣一聲的時候，我是知道他心中的事在如何活動了。

我是尋不出一點方法來安慰這位可愛的朋友，因爲我比之他，自以爲還更惆悵啊！我不是兩三個月以前便應該出國的嗎？但在這個時間中，有心要去找借口，總會找得着的，但終於時時心中不安，最後終於和我的孩子們分手了。他們大的五個，都是在法國生的，因爲夫婦同時苦學的原故，我曾經常是父兼母職的一一親手養大，不但是親手種的幾顆嫩苗；而且還是朝夕在自己灌漑，在年半以前，他們忽然失了母親，同我更是相依爲命，我呢，自此以後不但是愛他們，還更可憐他們了，至於最小的一個，他母親丟下他的時候，差十天才滿一歲，他從此以後，兩個小手，只有向爸爸張着要抱，他從此得不着母懷的溫存；我從此看不見他的小手在他母親臉上撫摩的狀態。以前，當我抱着的時候，看見他媽媽來了，便張手要過去；現在是在爸爸身上抱着，老是不想走的啊！我離家的時候，孩子們替我檢箱子，整行裝，有說有笑的沒有露一點依戀不捨的光景，雖然是在車站上幾個默默無言的看我上車的時候，心中作何感想，我不知道。至於最小的一個，我始終便不敢讓他知道，但是頭天晚上，他總不去睡，第二天早上一早便起了，他或許也感覺關於爸爸有一件甚麼事罷。但我便是這樣的迤邐背鄉井，淒愴發淸都，離蓉東下了。

從此我是準備着一心一腸的從堅定冷酷方面傾向，準備着用冰化的水向星星的火上自澆着，要他種子熄滅，這惟一的危險品的酒，我是準備不再飲了，一切都本着親友的勸誡，和我內心的最大努力做去，可是，隨便走到甚麼地方，無論情境如何變化，小孩子總是有的，有小孩子的地方，總是有母親的，前此我認爲最美最動人的母子之愛，在現在對於我却是一件極可怕的事，一有這樣的現象在我的眼前流露着，我的一切準備，都如開籠放鎖一般，全都不負責任。於是我便不得不赤裸裸的受刑罰了，所以沿途，凡有小孩的朋友家中，我都視爲畏途，能不去便不去，也如我一年來怕看到別人夫婦之愛是一樣的心情。

這船中偏偏有的是小孩子，我同船朋友，偏偏又放不下他的小孩子的，這眞是對於我無可逃避的事。

我現在想着我眞悔恨，當我十七歲在烽煙滿地的時候，身懷五十元軍用票，竟要出川東下求學的時候，我到是硬着心腸別了母親；便一點未想着她老人家所受的刑罰，後來，十八年後，她向我說，當我走了的幾天，她看着天地都是另外一個顏色，在春天溫靜的晴日中，窗前朱藤花上穿來穿去的蜜蜂，她看着便如在穿她的心一般，後來聽見我更遠去了，出國了，不知何日方得回家，不久我哥也出國了，她無可奈何才學佛。但在我哥走後，她從來很好的眼睛却病了一個多月，但是現在她老人家那裏去了？涅槃？極樂世界？眞有嗎？如果眞有，在我這悔恨不來的不孝的帛子心中，到是最切盼的。

八　太上忘情

想到這裏，我到眞感覺着我們的孝的教訓，眞要不得，眞應該打倒，因爲徒使人生多添痛苦。最好似乎是來實踐動物的人生觀罷：先將情與舍打倒，赤裸裸的當一副最忠實的造糞機器，讓這陰陽氤氳自結善果，便是說甚麼都不要單留這一個『生』字，讓他去自起自滅。這樣的人生觀，方才眞正乾凈痛快，然而可惜我是此生無望，因爲我有了小孩，我又愛了他們，因爲愛了他們，便推我這點愛的心去愛了我的父母，這種設身處地的想法眞可算無可奈何作繭自縛的心理，或許有太上忘情的人物能彀辦到這

超人的境界罷，我覺得我終是人，愧無此力的了。

在人類當中最苦的無疑是感情豐富感覺靈敏的人，而最無用也是這種人，我想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天，便是用人工淘汰的方法，將這種人一概除去，使整個的人身澈裏澈外的機構化，消除了回憶預想種種情緒；掃滅了人我異同的種種觀感，如一棵樹一個蒼蠅一樣，他們不都是辦到了這個超人的境界嗎？他們不是只有實現的生活與規律的行動嗎？現在恐怕只有最文明的人辦到了幾分之幾了，在這樣的人生觀當中，老實說是沒有我們的地位的。

我是束縛在繁複的感覺當中；浸溺於熱烈的情緒以內，中了推己及人的毒，由別人的苦樂，引起了我的苦樂；由我的苦樂，揣想到別人的苦樂，老是這樣作繭自縛的混下去。但有時我的內心給我下命令了，他說這樣的不安的鬼混用不着生存下去；如要繼續生活，應當先自己打定主意！這樣嚴厲的聲音時時出現於我耳邊，實在是使我不能偷偷的混了下去，於是在這樣的內心驅迫之下，不免終日遑遑，欲求一當。

九　求知慾

學而不思則枉，不錯，我已經是老老實實的枉了半生；思而不學則殆，難道說我又要鑽進第二條迷路來誤我的未來嗎？思，這是不成問題，是我所自有，無非前此是將他束縛收藏起來了，現在只須將他解放出來便可以了；然而這『學，』甚麼叫學？我還是去從知識上積累，去做求知的工作，去尋求追逐與自我和我的生命無關的東西，依然把我埋葬於一些零碎的知識以內？乾脆說，現在的所謂求知，第一個最顛撲不破的意義是在成名，得位，換句話說，便是為的謀生，這種的名利的工具的學，已經是『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的了。第二個最是說來響亮的為滿足求知慾而學；以無利的精神而學，這也是曾經自待不薄的去悉心體會過，但是目前的我，雖決不因為『知也有涯』的便短了氣，但是現在看着我所要想知道的東西的性質漸漸的根本在變；這是我的思想與情緒逐漸的在變了，以前是任隨一件很小的為我所未知的東西，一經被我知道了，我都不免覺得高興的發生驚嘆，只須有這種驚嘆，便已很可以滿足我的所謂求知慾；現在可是這種驚嘆，愈來愈不容易得；而且一經得着，自然驚還是驚，嘆還是嘆，但這其中的意義，已經是迥然各別了，我所驚的是我所得的只是這類東西；我所嘆的是短短的生命，看着便要與之俱盡了。自此以後甚麼才叫學，在我心中便成了愈來愈嚴重的問題，最後我有時感覺到『古之學者為己』一句話的意義，我常自問是不是這才是謂之曰學，才是使我的思想不致於困殆的學術。

可不好了，如要這樣的學法，實將我全部的心身時間，都自然要放在裏面去：沒有前此出了實驗室，下了教室那樣暫告一段落的可以閒散；沒有可以應當拿來消遣的時間；減削乃至消滅了任何與我所學無關的娛樂的口味。在前此看着我以外的一切，不但都是當然如彼；即使有時自檢到我之為我，也覺得是當然如此，在後來可不同了，我之為我固然是成了問題的中心；我以外的當然，也一樣的聯帶與我都生了問題：都與我自己一樣也成了嚴重的學的對象。在這裏面無所得的時候，是遑遑不可終日；有所得的時候，是那樣的慰安自得，學與思一天一天的取得聯絡，漸漸的思隨學變學隨思轉；漸漸的體會到甚麼叫自強不息，漸漸體會到為甚麼會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境界。照這樣的在我胸中自己感覺得養成了一種尺度，對於我和我以外的一切，都漸漸的另有一種看法，這樣的便引導我到了我所謂『自己覺醒的持續』的境界。

在這種情景之下，第一使我感覺急切需要的，是別人的參考與提示，但我疑惑舉世之人，大都似乎是已做到了仁，智，勇的境界了，便是說都像是不憂，不惑，不懼，都似乎是心安理得的生活着，而我獨於又憂，又惑

，又懼，隨時都在心不安理未得之中。有時感覺到今人的境界，既難企及，惟有求之於古人，不錯，在這裏而我尋着不少的師友了，不但他們之未達到今人的境界還與我相同或者有時他們憂懼的態度比我還更甚，於是我在那向才找着不少，我所需要的參考與提示。

今之智勇者，都看着自己不成問題，所以有資格來闊甚麼征服自然，興高彩烈的說甚麼超邁前人進步文明；我呢？我也有個自然急待征服；我的自然不在體外，卻在體內，我的自然即是我自己，我需要征服的便是我自己。我以外的自然，大自然，他是那樣的寬容大度，大概即使我們辦到搬到太陽中的去打戰，星雲裏去的辦實驗室他都應是微笑許可的，他將是永遠聽任我們無進止的去征服，惟有這小量的我，自我，你不要征服他便要征服你，使你被征服了還不自覺，帶着脚鐐手銬的在高興；叫你絕對聽他的命令去做那已所不欲慣施於人的事：在血盆裏去搶飯碗，在火炕內去求幸福，有的聰明的人知道將他交與上帝，交與一位全知全能的主宰者去管理，我是尋不着這樣一位來，將他交出去，我只好自已與他搏戰！因為他之與我是從來離不開的，所以這個搏戰，是不宜而戰的在隨時肉搏。

十　征服自己

這文明，不錯，也可以說一樣的都是征服的文明，不過有的是征服自然與他人，有的是征服自已，我所體會的學，即是在這後面一種，所以愈來性質愈不同了。

在各時代各地方的宗教中，都有的是苦行主義的信徒，他們身體厲行專從與自身的一切本能作對上用工夫，這也算是自己征服的企圖罷？姑不問其動機是為的自修來世不脫自利的色彩；即其行為上矯枉過正的地方終是使人難於倣效，這不能使人倣效的方法，終是不可為訓，這也為我們的立功過格的腐儒之不能得着一個真正的人生是一樣的。我想如果世界上假定只有我一個人的話，我是無施不可，大自由大自在。如不幸而是兩個人，則我的自由自在即應該是被他平分去了一半；更不幸的世界上乃竟有了許許多多與我相同的人，於是我的自由自在便自然的削減到很小的程度，況且前乎我者有我所自來的，後乎我者有我所分出來的：同我的關係都是非常切近，更不能容我自由自在，於是人我的關係，便這樣的永遠對立着，我常自己這樣想，在這裏面，總不出三條路，一是損人利我，二是捨我利人，三是人我之間各得其平。第一條路是人類永遠在走，即到了近代的優越文化，其根本精神依然未變，便是說依然以征服掠奪來奠定人我的關係；以強弱來判分自由界域的大小，所以從兩個單位的人的爭鬥起馬，一直擴大到幾千萬幾萬萬人的集團爭鬥，這爭鬥方式除了算總賬的戰爭以外，還有深入於日常生活中的欺詐，排擠，宣傳，據大多數說總是以屈人伸已為最後目的。第二種捨已為人，在過去任何社會中，只算是一種奇蹟，只能偶然的機會的為例外的發生；在近代的人類社會中，也一點不站重要地位，況且內中最大部分是空具有這樣的形式而其實都受欺詐宣傳的麻醉的結果，並非出於一種清明的意志。至於第三種人我之間各得其平，這是一個理想的境界，真是只常令人感覺着只聞其語未見其人，如果真能實現，在這其中不會有爭，自然也便用不着詐偽欺排：有利的時候是相讓，有害的時候是相助；溝通了人我的情緒，交換了人我的苦樂，看清了人我的關係，在人我能共存的時候是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在我人不能並存的時候，便摩頂放踵捨我為人，辦到了捨我是一種快樂；捨的結果利了人又使人快樂，這便是所謂『殺身存仁』人我兩利。

我之所謂征服自己，即是指的從人我關係上着眼，這不是苦修利已的苦行主義；更不是抑人同物的動物的人生觀：這是有了清明意志以後的人的人生觀，這不是機械主義自然主義，這是經過了一番立已達人的克已修養以後的『仁人主義』，這是一種空想罷？不，各人從各人的自我身上下工夫，自然可以達到，文化較人低一等的中國人可以做到嗎？這正是中國人的責任，中國人在爭鬥欺詐的文化上，雖然低了一等，但這仁人主義的精神卻是從祖先遺留下來血中帶得有的。這卻可笑了，現在的中國，其中爭鬥欺詐排擠至少是不愧於人，到還說他負有這種責任？唉！這是家有藏金，子孫健忘，自以為貧窮，所以窮凶極惡的在那裏爭，其實，藏金如此其富，田宅如此其美，骨肉丁口又那樣的多，一經覺悟，革面洗心：發藏金，整田宅，教養丁口，轉瞬之間從富而好禮即可到修已安人，人我之間都能無爭無怨，不忮不求，這小自然的我既已有了安排然後人定勝天才能說得上克服大自然的話，但這裏所謂大自然的克服，並非指高空之征服，寶藏的盡掘，和地力的奢侈使用等等，這是指自然律，嚴酷的自然律的調濟。比如，自然律要我們衍化分隔，我們卻是協合互助；自然律要我們弱

肉强食，我們却是以大字小以强扶弱；自然律要我們久慣生惰，及於衰亡；我們却能警悟奮發自强不息；自然律要我們因器官功能的不調和漸演變爲整體的殊異，而發生自然的淘汰；我們却能用心理和生理的修正鍛鍊，補其不足制其過甚，以達到內在的和諧與整體的均衡；自然律要我們粗製濫造，量多質劣，生產過剩，供給不足而發生亂亡；我們却能節制生產，擇種留良，保持物我的需要界限；自然律要我們苦悶的病，龍鍾的老，慘痛的死；我們却能强身禦病，攝生緩老，到了生活饜足的時候，再飫生樂死。一句話說完，我們要克服尤的是動的自然律，而不是單是靜的物質，我們要追求的人類全部的福利安寧；而不是爲己爲私的奢慾，此時陸空的殺人工具，這樣的日新月異的技術爲甚麼不都盡變爲利人的工具，依說人與人間應該沒有戰爭，只有人與有害的生物和天災地變等的爭鬥，然而這一切都得先有了合理的人我關係的仁人標準，引導人類的個體都達到了一定的境界，後方能實現，便是說先要有了眞正的人才能實現這偉大的理想。然而這種人並非是天生成的，乃是應該人人都做得到的，只須在自我覺醒的持續狀態之下，以淸明的意識由學思修養潛移默化所淘鑄成的，養成了他的智識上的判別力，能認淸現代文化中的好和壞的部分；覺察得到過去文化中的應發揮與應吐棄的部分。再進一步能了解甚麼叫人，甚麼是人的本性，和他在空時衍化中的動態，其中從體素器管功能乃至於心靈作用的本質上何者是其不和諧的矛盾部分，應當如何將其調整；何者是和諧均衡的部分應當將其保持發揮，於是他的理性情愫都能各得其平的相當發展。在這種人的身上即能建設起眞正的人我關係起來，才够得上說有益於人類生活文化的集團生活出現，到那種境界回顧現在的國家都市及私人生活都只是最可悲憫的狀態。

一個人沒有未來的理想與信念是沒有法子可以安樂的生活下去的，推到了一個國家社會乃至人類的全體也都完全是一樣，現在所有的動亂，矛盾，煩悶，悲觀都全是因此，我們眞當如何立己達人啊！

在這表面上風平浪靜而下層海水中競爭激烈互相吞噬的嚴酷的自然律支配下的印度洋的航行中，引導我隨時發生上述的種種心潮，葬埋人性靈，蕩漾人心志，消磨人志氣，麻醉人意識的現代社會生活是不容易與其抗門，和順適的，每每的一個人在舉棋不定的狀態之下，一天一月乃至一年的時光，已經是奔流過去，這眞是我內心很嚴重的懺悔。現在在這海上形式上是與其隔絕而內心與之反更契合反更親密，現在呈現於我腦中的乃是逼近的整個的中國，我同他鎮日相對，知解愈深，情感愈厚，我的勇氣我的犧牲的決心便因此愈來愈强。

十一　口腹之欲

在這七天當中，不幸的發生了一件事，便是我的飲食忽然發生煩厭，每日的二餐和茶都使我由淡薄無味的感覺而漸到了厭煩難耐的光景。法國船上的菜肴並不算壞，每頓拿養料來說，更不成問題，我在以前預想這次旅行，本覺對於飲食，還有欣動之念，爲甚麼到了每日美酒佳肴，反而漸漸於厭煩，我細加檢查，才知道我的中國口胃，日常三餐仍需要的是中國式的食料，非中國的只能偶一調和，換換口味，不能當作家常便飯，果然我細一回想，我在法國十來年中，何常不是自做飲食，當時只覺得是因經濟窘枯的原故，現在知道口腹本能的指揮，在暗中也是個很重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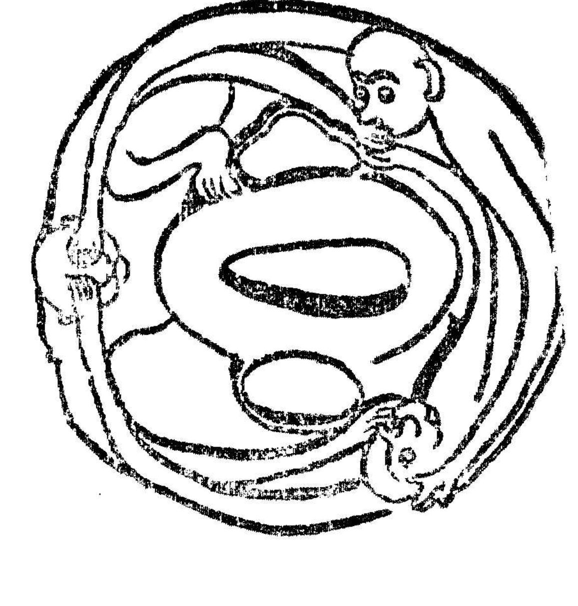
到紅海天氣涼爽可喜，且有兩晚上看見了皎潔的明月，然由他引起了我沸騰的情緒，凄苦的回憶，在無可如何之中，只有以小死——睡眠暫了之。

在波賽停了一天，我們也上去游玩，其況味與哥倫布相差不遠，在西方的建度風格之下，隱隱透露一點其本土的情韻，然而已是如彼的微弱，從新加坡以後，東方碼頭的繁鬧蓬勃的氣象是看不見了。

過了波賽以後，這次有個意外的機緣，船在卑胡 Beirout 去停了一天，這是敘利亞的一個口岸，因往來遠東的各國船隻不經那裏，自然商業是不繁盛，城市外貌已經有德國小城的風格，我到近處去看當地的田園狀況，穿城各處游覽一週，覺得土人相貌淸秀壯健，很感覺他們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在城市中有一條很熱的街，兩旁商店生理很忙，我們仔細將物品看了一看，十之七八盡是日貨，日人的努力可敬，然而這便是日本人西化以後，報答西方的地方。

地中海，天海晦冥，波濤洶湧，幾天之內不得安寧，我雖不暈船，然而究竟起居不便，然而在終日昏昏沈沈的簸蕩中，內心到也安靜得多。

到十三日晚間，將行李一切整理就緒，因爲一日黎明，即到馬賽了。



論戲劇舞臺的專門技術

張駿祥

照老話講起來，舞台本是「出將入相」，倒是與那個政治舞台的一般，然而諸位想都知道，我們所要爭的就在這個將如何出法，這個相如何入法。我們承認藝術絕對不能如科學那樣準確，任何人做出結果都一樣。三個導演所排出的同一本戲是三個樣子。但是，假如這三個導演都是有相當的成就的話，他們所不同的只是各人對于劇本的解釋以及各人演出手段的高低，而在「將之出與相之入」上必有其戲劇的特殊技巧上言之，則是一致的。無論如何，三個人不論誰所做出的，都絕不是隨便一個對于戲劇理論毫無所知，對于戲劇的歷史演進完全不曉，對于演技基本知識並無嚴格訓練的門外漢所能排出的。諸君無疑地已經明白了扮演是怎樣一回事，是怎樣一件一分一釐不能訛錯，一字一句不能臨時更動，幾乎是機械的事。然而請看我們的戲劇界中，有幾個是拿這樣嚴重的眼光來看戲劇的呢？有幾個知道一齣戲的上演不是隨便聚幾個——我希望能稱他們或她們是藝術愛好者——胡亂叫木匠做上個布景，胡亂來上點燈光，所能成功的呢？我似乎仍然沉醉在十九世紀初葉狂飈運動（storm and stress）那種天才的迷信裏。多少人以爲藝術只要有天才的奔放一樣就滿夠（可笑的是他們連這個天才也並沒有）。于是我們的劇壇上出現了無數朝生夕死的劇團，舞台上時常有不倫不類的上演，隨便上過兩次台就像煞有介事地領導什麼組織的情形，同時報紙上常有戲劇家的頭銜出現……天保佑他們吧。

我想諸君對于這些痛心的記錄知道得比我還多，毋庸多述，而且我也不願暴露他們那些劣跡，因爲無論如何，在這個戲劇運動的潮汐這樣低落的時候，鼓勵總是比苛責更爲需要。我眞希望這般人所以這樣做的動機，完全是對于藝術的熱狂。不過即使如此，這般人對于藝術之缺欠嚴肅的態度，終是無可恕的。

我這篇文字裏所要講的主題，似乎並不在冒牌品之充斥一點，而是在于我們自己當中專門人才的缺乏。我們試回想一下看，國內能有幾人可以說是對于舞台藝術的某一方面已經有了正確的認識，深切的研究，準確的把握同領導的能力呢？憑良心的說話，冒牌品之所以敢于如此猖狂，未始不是由于我們自己能力的薄弱，由于我們的出品根本並不十分高于他們的贋品的原故。我有兩個朋友，都是在近二年來很寫了幾本引人注意的劇本的。其中之一是研究小說的，雖然他對于戲劇有十分濃厚的興趣而且劇本寫得十分可取。有一次他對我訴苦道：「這眞是太苦了，我自己寫了戲，還得自己去把牠演出。不管我對于演出是不是一個門外漢，我得硬了頭皮幹，而遇到困難的時候，連個可以請教的人也沒有的。」另一個朋友是對于排演頗有經驗，而且在演技方面說，是我認爲國內唯一的演員。但是他的痛苦也不在小，他告訴過我：「我完全明白了戲劇是怎樣一個驕縱的玩皮，你有一樣事不能滿他的意，你就不用打算他完全服服貼貼擺着笑臉去

討你的朋友歡喜。儘管你劇本寫得怎樣縝密動人，儘管你演作得十分到了家，可是你的布景不知道那一點地方顏色不大順這個驕縱的孩子的眼，再不是那一排脚燈或是簷燈不中他的意，得！你滿以爲你的朋友——觀衆——會喜笑顏開稱他一聲乖寶寶的，才怪！——」

從這兩位的經驗談中，諸位可以想到我上面所說的專門人材的缺乏，不是限于排演一方面。我們現在仍然有一種普遍的誤會，以爲一齣戲的上演只是寫與排兩件事，而對于布景的設計，燈光之運用，服裝之和諧等等都視爲次要甚或不要。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在劇院中，沒有那一部門能說是比另一部門重要，因爲戲劇是一個綜合的藝術，那一部都缺欠不得的。我們不但對于劇本創作和導演方面需要專門人才，對于燈光布景道具聲音以及管理方面無一不需要有肯下五年功夫認定牛角硬鑽的勇氣的志士。我們始終犯了這個幾千年老祖宗遺傳下的老毛病：好大不務實。我們總喜歡什麽都知道一點兒——只是那麽一點兒——便以爲自己很淵博，毫不慚愧地掛起戲劇家的招牌。一個淺淺的水塘也稱得起淵博的嗎？我看到很多學理工的朋友常常把自己的研究範圍縮得很小很小，以爲頗有見地。記得四五年前，國內的留學生，問他讀什麽，他回答你：「物理」，再不是「地質」。今年看見兩個學生，問起他們來，一個告訴我是讀「彈道學」，另一個則難以答復的樣子囁嚅了一陣才說出一個很長的拉丁名字，並且告訴我那是一種古代蟲子，從牠可以斷定某種地層的。我不知道我們什麽時候能做到這種地步。我們的從事戲劇的人常常是三頭六臂文武全材，一身兼作家，導演，設計，燈光，甚至演員，尤復餘勇可賈，不免自己動手，寫上一兩段自捧自擂的文字投諸報端，或者放出手腕交際一番。結果在明眼人看來，是無一方面不失敗。我們爲什麽到如今仍然沒有一個戲劇理論的權威，能夠參証古今中外的例子，從各方面推論出一個決斷，明確地擺在我們面前，說「這就是你們從事戲劇者必須走的路」呢？爲什麽我們的導演所排出的戲同「弄得玩玩」的戲仍然分不出什麽高低？爲什麽我們演戲仍然要仰仗脚燈或是簷燈或是一些我們寧可不要的有莫明其妙的方向莫明其妙的顏色的Spotlights？爲什麽我們的布景常常出乎意料的昂貴而事實上于演出並無幫助？爲什麽我們的前台管理老是一團糟，賣座的錢永遠抵不上開消？爲什麽？我們不應該想一想嗎？

爲什麽呢？理由只是一個：沒有專門人才。沒有一個人曾經坐到圖書館裏讀過五年以上的書，跑到各種大小新舊各種劇場戲棚去看了各種演出的成績同觀衆的反應，又跑到屋裏抱頭苦思過的理論研究者。我們到現在連一本像樣的戲劇史（中國的和西洋的）都沒有。沒有一個導演曾經把人體各種姿態的情感價值，把在舞台上每一寸距離每一度差別所影響于劇本本身的情感的分度，把每一種拍子每一種速律對于觀衆心理的暗示，把每一個字每一句話所應有的出聲與唸法，把每一派戲劇每一時代的作品所應有的特殊的動作的尺寸和演出的觀點——加以仔細的分析同研究，所以我們到如今演起戲來，戲辭仍然是那麽一種半死不活的調門，所以我們的演員始終不能覺悟到他的胳膊多抬高半尺就怎樣毀壞了一個畫面所表現的情感的質量，所以高爾基的「夜店」到了我們台上是那麽一套演法，囂俄的「歐那尼」到我們台上也是那麽一套演法，就是莎士比亞，阿里士多芬不知走了什麽霉運，到了我們的台上，也是給它那麽一套演法。我們是祖傳賣百效膏萬應散的，提起燈光，我們的同志搖搖頭認爲沒辦法，買一隻三十五尺外用的範照燈（Spotlight）要五十美金以上，辦不到！于是仍然用簷燈（Striplights）足燈，管你悲劇喜劇，一起來他個前後台燈光明亮，管你什麽表情，通通給你個黑下巴。沒有一個人想到發明一種燈雖難，但是明白了每種燈的原理之後，再去做造，並非不可能的事，沒有一個人曾經知道一排簷燈的燈綠的大小反光鏡的折度于射出的光綫的性質有多少關係，或是一排脚燈所用的顏色是什麽組合，沒有一個人會拿他當一門學問去下過工夫，所以儘管想

到一個美的畫面，却沒法把他作出。沒有人認定布景設計作一種專門研究的對象去探討過那一種線條那一種型體那一種顏色那一種的組合可以表現那一種情緒，適合劇情的需要的。沒有一個人知道怎樣是最經濟而又最堅牢的構造布景的方法，我們做布景多一半還靠木匠。我們只知道喊不景氣，演戲賠錢，但是從來沒有過一個前台主任讀過廣告心理學，會計學，或是揣摸過怎樣可以把一羣漠不關心的人拉到戲院裏來。我們說業餘人幹得不行，但是我們自己做不出一個榜樣給他們看。沒有！我們沒有專門的人才。我們仍然迷信天才，無所不通的天才。然而要希望就憑這羣天才在那兒奔放的話，我們就永遠只好拾人家一點兒唇子像煞有介事地舞上一場了。我們永遠不要想有所建樹有點兒足以與人家分庭抗禮的東西了。梅博士還可以跨過太平洋去給人家看看，但是我們的新劇運動始終只好關起門來耍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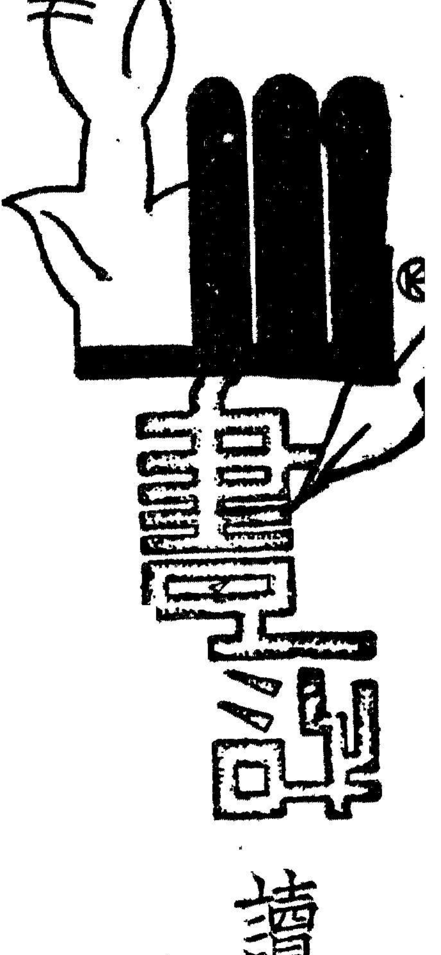
諸位對于我所說的話，一定會生兩種疑問。這是必得解釋一下的。第一是，諸位或者是會想我在忽略，甚或是以爲我在反對，業餘的劇人。我一點這樣的意思也沒有。業餘劇運的重要是無可疑慮的。一方面我們無權剝奪非職業劇人對于戲劇的興趣以及基于這種興趣的活動，一方面我們的工作在在需要業餘人的幫助與合作。把西洋戲劇史打開一看，從希臘悲劇，中古宗教劇，到近代美國劇院之盛興止，沒有一國的沒有一種的戲劇不是由業餘人的愛好，努力與提倡而起的。戲劇成爲職業的總在經過業餘人相當心血培養之後。我們的新劇運的萌芽何嘗不在等待這種心血的灌溉？但是諸君必須看清三點：第一我們需要的是眞正的心血的灌溉。我說我們歡迎「基于對戲劇的興趣而起的活動」，我們不歡迎基于其他動機的活動。第二，即使是業餘的活動，我們也絕對不能允許像舊戲中所謂「玩票」那種態度的存在。從事一件藝術必須對這藝術皈依。換言之，一個忠實的藝術信徒必須有那麼一種嚴肅性。你是職業人也好業餘人也好，你必得拿戲劇當作一件神聖的事業，用你的全副精神去幹，下可能的大量的工夫去研究。總括一句話，你得想法把自己造就成一個專門人才。第三點：我們希望業餘劇人在未確信自己有了心得有了專門的長處之前，始終以業餘人自居，不必揹起戲劇家的招牌。要知道，在一個業餘人的地位能知道三分已經比在職業人地位上知道五分可驕傲得多了。在攝影場上擬了三個月布景一躍而爲導演的事，也許可以在電影界中傳爲美談，但是希望總不要踏出電影場的大門。還有一點最重要的，必須諸君相信的就是：雖然一個劇運的發展必須業餘人的提倡與補助，但到後來如果這個劇運能夠開花結果，那還是非職業化不可。如今流誦的希臘悲劇都是在Thespis以後有了靠演戲吃飯的以後的作品。中世戲劇是脫離了僧侶們的手掌以後有了以演劇爲業的旅行團才有了眞正的戲劇。美國劇院盛興是在各業餘團體在百老匯住定從業餘改爲半職業終于成爲完全職業的之後。在我個人想來，我們的劇運前途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由國家主辦，當他教育那樣施以統制與實施，一條是完全職業化，當他生意做。無論那一條路全需要專門的技術和專門的人才。

第二個可能的誤會是：有人或者會問「你爲什麼提倡縮小範圍對于一部門作研究呢？現在歐美各國不都在追隨克雷格（Crig）之後，竭力呼求全能的戲劇人才嗎？而且他們不是已經看到萊因哈特（Reinhardt）泰依羅夫（Tai ov）和梅耶荷德（Meyerhold）那般近乎所謂R gi-seur的人物嗎？我的解釋是：高調——假如只是一張空頭支票的話——最好是少唱一點。如果唱了好久，結局只是一團糟，那眞不如放棄這種高調。如果你不敢說你自己是可以成爲一個全知全能的人物，那我還是勸你不如選一樣幹幹。再說，即使你眞可以有那種造就，你也得一步步地學來，你也得先從一樣入手。羅馬城不是一天造成功的。何況，老實說，在我們這種燈光，布景，服裝，道具，聲音，導演……還沒有一支已經有了可以說是成就的榜樣的今日，要憑空產生一個 Regis eur ，那恐怕是有點太近乎奇蹟。更進一步說，克雷格的意思似乎也只是

說需要一個人能夠了解劇院藝術中的各部門的特點與可能，能夠指示出他對各部分的要求而能把各部門的產品作個和諧的綜合，在目下只能希望到如此。所以各部門的特殊專門人才仍是必需的，因爲那種理想的超人暫時還不會出現。就以萊因哈特來說，他同Emil Orlik, Ernst Stern, Fuchs Gessner Jones一班名設計家都合作過多少年，最近他在紐約演出的『永恒之路』（The Eternal Road），仍舊需要 Frank Werfel 的文筆，Kurt weill 的樂譜，以及無數特殊人才的合作。也許像蓋代斯 Norman Bel Geddes 那樣個人可以在設計和演出之餘，還有精力替「中國飛剪」China Clipper 號橫洋飛機設計裝置（很多人替他惋惜），可是你覺得你可以有同蓋代斯一比的精力嗎？而蓋代斯也曾化了整整十年專幹布景設計呢。

你對于劇院中各部門必得有一個普遍的認識，這是無可疑問的。因爲在劇院中各部之間常有無窮的關係，你不知道某一種燈光能叫你的紅衣服變個什麽顏色你算不上一個服裝設計者，你不知道設計者某一個線條是什麽意義你不必動手去做布景。那怕你是一個寫劇本的，你如果不明各部門間的關係同各部門的可能限度，你會寫出無法上演的戲，去年耶魯大學戲劇研究院有個新學生寫了一本戲，頭一行道：「地點與時間：在西部深山之中，一間木屋內。是個連星子也沒有的黑夜。屋裏沒有點燈。」戲是寫得不錯，但是燈光師向他拱拱手說：「對不住，我沒法子叫觀衆看見台上的東西。」普遍的認識是必須的，但是普遍的認識絕不能使你滿足，使你成爲一個專門的人才。你必得走更深一步，你得在普遍認識之後，擇定一門作一個五年十年乃至畢生的研究。你研究之所得將永遠爲我們所寶貴，因爲踏在你的成績上，我們才可以更有進步。我們現在急需這種階石。目前的毛病是「皆無所長」，對症下藥，我認爲急需提倡「各有一長」。

唯一的希望是諸君在普遍的認識之外，各人擇定一部門，或導演或燈光或設計或製造或管理……作一個決心的研究，以期將自己造成一個專門的人才。或者若干年之後，我們也可更進一步，要求「無所不長」的 Regisseur 了。



讀一位左派文人的自白

徐芸書

去年秋冬間，有一位炯之先生在大公報發表一篇批評文藝界的差不多主義論文(註)，同時，又有蔣弗華先生在學生與國家雜誌發表一篇「青年思想獨立宣言」，這兩篇文字不約而同都揭發了所謂時代潮流裏的古舊的傳統。這兩篇文字都經幾種別的刋物轉載，我想不是偶然的事。

近來讀了一篇左派文化運動的「自我批評」，我想這也是上述兩篇文字引起來的。這就是一本題爲「國難與文化」的小册子，這本書的作者柳湜先生，在近年左派青年當中是一位理論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流行的大衆刋物上經常有文字發表，並且有幾種別的著作出版。我讀了這本書很爲感動。他這篇文字雖然依我看來還有重要的弱點，可是他的肯於自責，肯於批評，肯於要求新的生命，已經十分值得欽佩了。因此我深覺得介紹他的書是我的職責。

這本書共分五節。第一節述作者近來對於過去的文化工作如何發生了無限的感懷與自責，又如何發現了許多同感，聽到了許多別人的批評，因此要求重新來認識當前的文化運動。作者所謂當前的文化運動雖然沒有界說，但依我看來，實在說的是左派的或「前進的」文化運動。作者認爲檢討當前的文化運動當從根本着手，所以第二節述思想運動和文化運動的基本概念，第三節述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社會和文化所經歷的道路。第四，五節分別述作者對當前的文化運動的意見和希望。他有探討根本的精神，我想便遠勝那些說了半天只說了些枝節的人。

國難與文化 柳湜著 生活書店經售 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 每冊一角五分

作者認爲九一八以來的長期國難，已經使民族團結奮鬥的精神增高了，但是文化運動在全民族奮鬥的戰線上卻極其落後。作者認爲這種運動落後的主觀上的原因，不外三點。第一，他說，「我們大家過去對於文化運動本身的認識上還有問題」，結果使文化運動「變爲只有一種簡單的救國的呼號，看不出文化實踐的工作在那裏」，甚至「變爲文化直接由政策決定，使文化失去了它的發展的獨立性」，終于造成了「超文化，無文化的運動」。第二，「我們還中了一九二五年代的毒，以爲五四時代眞的過去了，……殊不知……中國社會意識的複雜完全不如我們想像的簡單，雖然前進意識已否定了五四時代，但同時五四時代並沒有死，它仍爲多數人所要求」，因此今日的文化運動遂不能「變爲眞正廣大的運動」。第三，「我們受過去不良的傳統影響太深，……這很阻礙了新的運動的發展」。所謂不良的傳統，作者指出來的有「運動內的偏狹性」：「不是誤將自己周圍的小衆看作大衆，就是無端白晝見鬼，疑東疑西」；有「公式主義」：「除公式外幾乎看不見具體的生活和表現生活的文化」；有「中國式的機械觀點」：「不管時移世變，總唱着那一套老調子，演着那一套老把戲」；此外，還有「一種封建的殘餘物」：「文化人中存在的幫口」；「一種庸俗商業化」：「通俗化通過商業競爭……向庸俗化墮落」。

作者對於以後的文化運動的希望，可以說有三個要點：(一)文化運動不要作「政治的尾巴」，(二)要完成五四

運動未竟的使命，「澈底解放我們全民族同胞的頭腦」，（三）卻「不應提出什麼思想的標準」，要「培養獨立思想的精神」。作者並且在全文的結尾作了如下的呼籲：

「現在大家都應爲民族而謙虛一點，大家看清今日的中國，看看我們過去的工作，自己檢查自己的團體，陣營，和自己一番吧。我們過去到底做了一些什麼？我們不能欺騙自己啊！我們更不能欺騙歷史，歷史對於一個不忠實的集團或個人是最無情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飽經刺激的左派文化人的自白。這篇自白所批評的，實際上就是作者自己所從事的左派文化運動；它所列舉的許多病症，也正是公認的左派的病症。因此它可以當作一篇左派文化運動的「自我批評」。我希望這位作者的呼聲能夠引起左派文化界的反省，我也希望這個呼聲能夠作爲旁人的借鏡。我記得早在去年秋天，上海左派文藝界正有關于國防文學的爭執的時候，魯迅先生已對左派文藝陣營的內層公開下了痛切的攻擊，然而當時魯迅的戰友似乎只有茅盾先生一人，不久他自己去世，四面八方的哀悼聲竟把一切蓋過了。今天看見柳先生這篇自白，我希望它不被曲解，也不被抹殺。

左派的文化運動是現代中國文化運動的一面，所以這篇左派的自我批評，值得公共的注意。我在上文說，這本書依我看來還有重要的弱點，我現在把我對這本書的批評付諸公共的判斷。我相信柳湜先生以及他的友人，一定也樂於討論。我的意見可分三方面來說明。

（一）柳湜先生雖然批評了左派的文化運動，可是他並沒有打破宗派的藩籬，這在我看來是基本的缺憾。試看他的全篇文字，可見他心目中的讀者，只是左派而不是一般人，所謂「我們」和「我們大家」只是左派的文化人，所謂當前的文化運動，實際上只是左派的文化運動，所用的方法也還沒有脫左派的老套。例如他論什麼文化運動道：「我們聽了這個問題後，如果我們原是有了初步社會科學知識的人，一定腦中會記起，社會的構造是由下層基礎和上部建築合成的……。」這兒所謂「我們」當然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社會科學就是唯物史觀。用一句話說，柳先生這本書有一種傳統的「作風」，這個作風可以叫作思想上的宗派主義，也就是獨斷主義。這種作風的特點就是：喜歡以自己概括世界，又把自己拘限在固定的天地，喜歡以一種學理代替科學，又把抽象的理論當作教條。我想這種作風是接近眞理的大障礙。譬如以左派的文化運動當作整個的文化運動，便是抹殺了別人的一切努力，便不能了解整個當前中國文化的來程去路，也不能了解左派文化運動的眞實地位。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他的習慣就正和這種作風相反。因爲他能夠憑信眞理，所以他常把問題訴諸純樸的理智和具體的知識，常有潔白無私的心胸和高瞻遠矚的眼光，他才常能洞悉隱微，明瞭大勢，並爲全人類所有，這就是獨立思想或自由思想的模範。如果馬克思偉大，豈不就因爲他是這樣的一位模範麼？柳先生也說，要培養「獨立思想」的精神，可是他自己還保持着左派的宗派觀點和方法；依我看來，不僅是左派應該承認別人的思想「自由」，而且左派文化人，尤其是左派讀書人，也應該培養獨立思想的習慣和能力。爲着這個目的，首先得打破那——宗派的藩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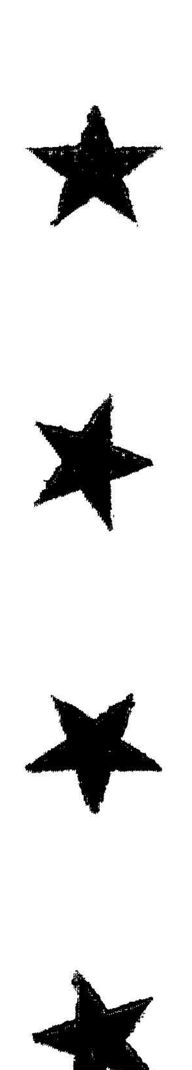
（二）柳湜先生只指出了左派文化運動的不足，卻完全沒有指出它的不良影響，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缺憾。依他的批評看來，左派文化運動的病症不外三點：一是作了政治的尾巴，沒有文化的實踐，二是不了解時代，脫離一般羣衆，三是受了不良傳統的影響，不能進步與發展。試問左派文化運動的病症果然如此簡單麼？我想柳先生的批評至少應該有幾方面的補充。第一，左派文化運動既然直接由「政策」來決定，那麼，檢討左派文化運動的時候，就不能不檢討那個決定它的政策，然而柳先生卻完全忽略了。近兩年來，左派羣衆運動曾經蓬勃一時，但終歸萎縮不振（左派文化運動的不能發展，也正是左派羣衆運動不能發展的一個反映）

，這表明他們的政策已經變成了時代的尾巴。左派文化運動如果替時代的尾巴作了理論工作，對時代那是有害而無益的。第二，左派的文化人既然誤解了時代，那一定要影響到一部分青年的思想。雖然是稱爲「前進的」意識，但若不了解眞實的時代，我想也會成爲時代的尾巴或阻梗。第三，左派文化運動中間的那些狹隘性，公式主義和機械觀點，更顯然都深深感染了許多青年。總之，我覺得柳湜先生的批評，只着眼在左派文化運動的勝利或失敗，卻不顧到它的利害和是非，恐怕這也是宗派主義的表現。

（三）柳湜先生關於整個中國現代文化運動的認識，雖然沒有發揮盡致，也值得加以討論。在這方面，我願意簡略的提出兩點意見來：第一，我覺得柳先生把時代的進展看得太輕了。依他看來，辛亥革命既沒有眞正的成功，二十五年來的政治演變也沒有什麽「本質的差異」，只是因爲國難的威脅，中國才開始統一，露出一線「新生」的「微光」（參看原書第三第五節）。但依我看，辛亥革命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它開闢了二十五年來豐富和複雜的改革運動的歷史，正因爲有這一部奮鬥和犧牲的歷史，中國才能夠渡過最嚴重的困難而奠立統一建國的新局面，所以這個新局面不是一線的微光，而是歷史的必然歸趨和不可懷疑的收穫。第二，我覺得柳先生把中國現代文化運動的歷史也看得太輕了，並且簡直看得沒有了。依他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未老卽萎縮下去」，從五四以後到國民革命是「文化運動的退潮期」，一九二八年以後，繼續五四精神的只有一個「新社會科學運動」，這個運動又「在全民族解放的意義上」終歸失敗，當前的文化便只剩了「空虛」和「苦悶」（參看原書第三節）。這樣的觀察，我覺得實在包含重要的偏見。五四運動當然是十分偉大，但五四以後到國民革命，正是新文化向各方面滲透和新思想自由發展的時期，現在中國許多有爲的壯年人和青年人（包括中國社會主義者），是在這個時期培養起來的；一九二八年後，左派文化運動當然代表一支生力的潮流，但許多別人的潛心學術，埋頭教育，提倡理工，等等，也都是建設新中國所不可少的努力這些努力，恐怕在未來更可見出效用。總而言之，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各種流派，若片斷的看，分開來看，都不免薄弱，偏頗或矛盾，然而這些流派都是新生的力量，這些力量匯合起來，便是一部不斷前進和發展的新文化運動的歷史。這正是現代中國的進步史上一個不可缺少的光輝的部分。柳湜先生所以感到苦悶和空虛，就因爲他看輕了時代和文化的進步。他所以看輕這個偉大的進步，就因爲他缺少了一個歷史的眼光，也就因爲他仍然誤解了時代，只看自己的「前進」，卻把別人都看成「落後」——這又是宗派主義的特點。

新文化當然還在幼稚的時期，它的發達，當然還要待人去努力。可是如何努力呢？依我看來，有兩個原則不可忽略：一方面，以後的文化運動絕不是抽象的「理論鬥爭」；它首先要着重基本的建設，如推廣教育，普及科學，鼓勵研究，都是還待發展的切要工作。另一方面，以後的文化運動絕不要任何思想的綱領；它只有一個信條：發揚創造精神，無論學習，研究，介紹，批評，都要一本自由的態度和獨立的觀點。正是創造的精神開闢了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我相信，也只有創造的精神，自由，獨立的精神，才能眞正綜合古，今，中，外文化的精神，並且產生新中國自己的文化。但是我們現在的思想界文化界還有許多反創造的精神，如本文舉來的宗派主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註】炯之：「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最初發表於去年十月廿五日上海大公報，有修正稿載書人月刊二十六年一月創刊號。



純創作月刊 文叢

預定全年十二册國幣二元半年六册國幣一元一角零售每册二角國內免收寄費國外寄費照郵章加收

六月號 本期二角

同鄉們（小說）	張天翼
藥（小說）	葛琴
旁聽（小說）	紺弩
還鄉（小說）	蘆焚
小人物（小說）	齊同
原野（第一幕）	曹禺
若有其事四章（詩）	薛大惜
瓶花採	單部
夢	巴金
苦吟	陸蠡
寄——	康嗣羣
江南春	靳以
夢之谷	蕭乾

五月號（再版） 本期二角

原野（序幕）	曹禺
死	巴金
虎跳岩	寒穀
分出後	田濤
異靈	蘆焚
同根草	靳以
深冬小輯	方敬
謝落	李廣田
病	李霽野
母親的時鐘	魯彥
燭	方序
散文詩五首	麗尼
夢之谷（第二部）	蕭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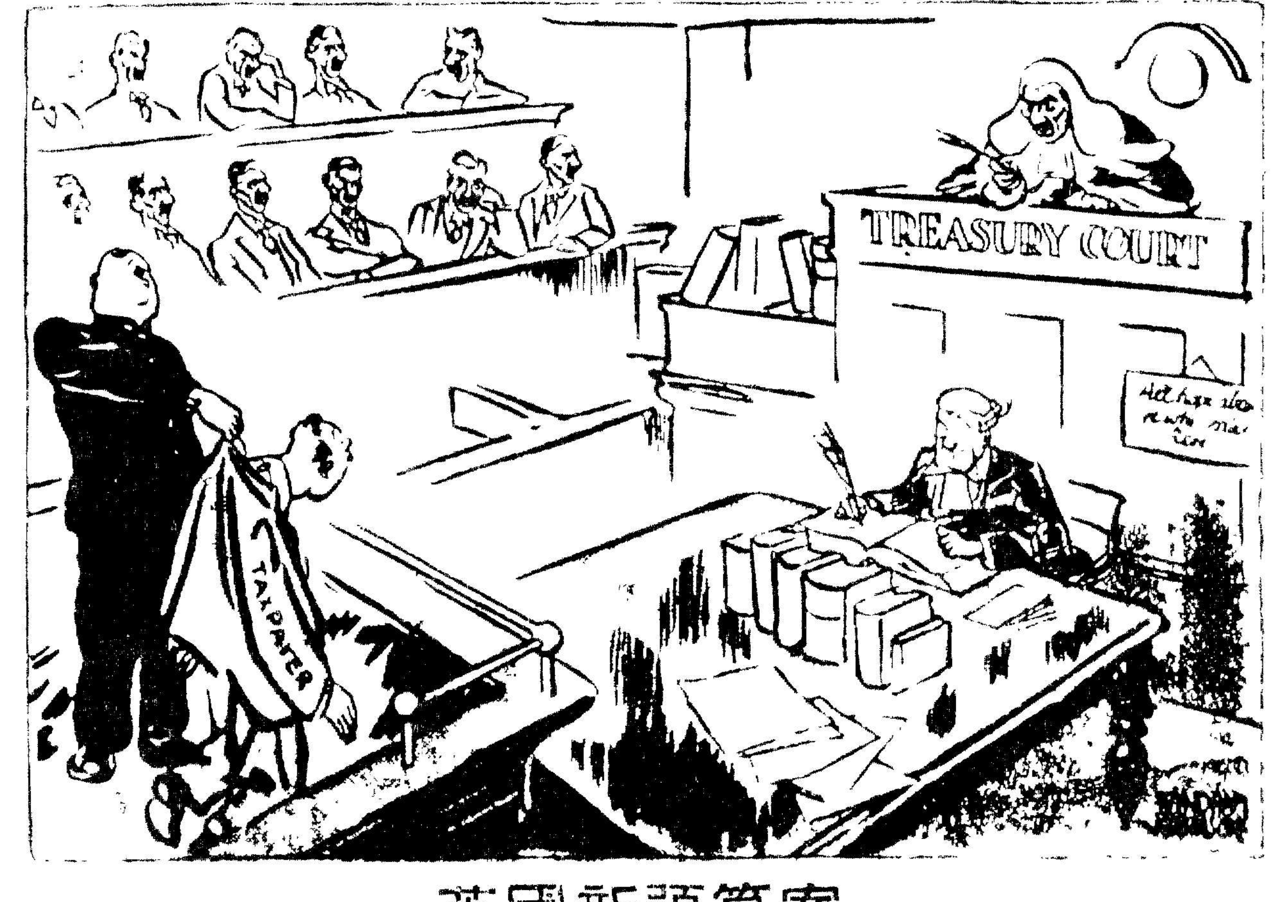
創刊號（三版） 本期三角

夢之谷（長篇）	蕭乾
「家」	巴金
某鎮紀事	沙汀
新年	魯彥
萊亞先生的淚	蘆焚
憎恨	端木蕻良
紅雪	劉白羽
海潮	艾蕪
斷梗	靳以
詩抄	何其芳等
山之子	李廣田
木瓜	李霽野
黑	陸敏
給	麗尼
水巷	荒煤
餓	陸蠡

上海福州路 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經售 第四三六號

國際諷畫

英美預算案之觀察



英國新預算案

納稅人正在靜聆審判官張伯倫的宣判，這判決是定然不會輕的。

The London Post

倒懸

原見美國「支加哥新聞」，指納稅人所受之苦痛也。



加年冕

美國 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

杯水車薪

羅斯福最近的撙節計劃不能揭止巨額的支出。

紐約時報



日本的大海軍政策

原見英國 The Birmingham Gazette，指日本反對限制砲徑的建議。



經濟的小吃

千金一擲的羅斯福先生在散戲後卻想帶了太太（指議會）去吃攤上的小吃了。此漫畫為「T. Oill」繪，刺羅氏最近的撙節王張。

歐洲政治之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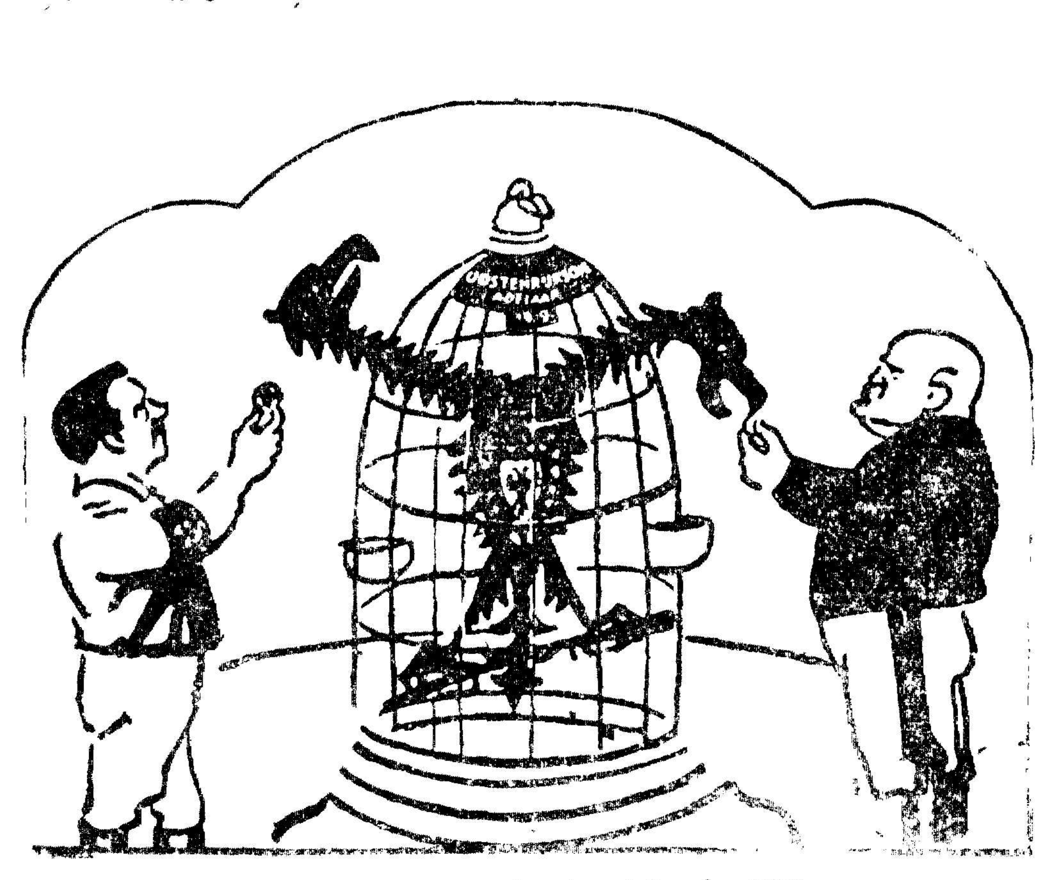
奧國的厄運

強鄰對奧，不容施行帝制。原見荷蘭 De Groene Amsterdammer 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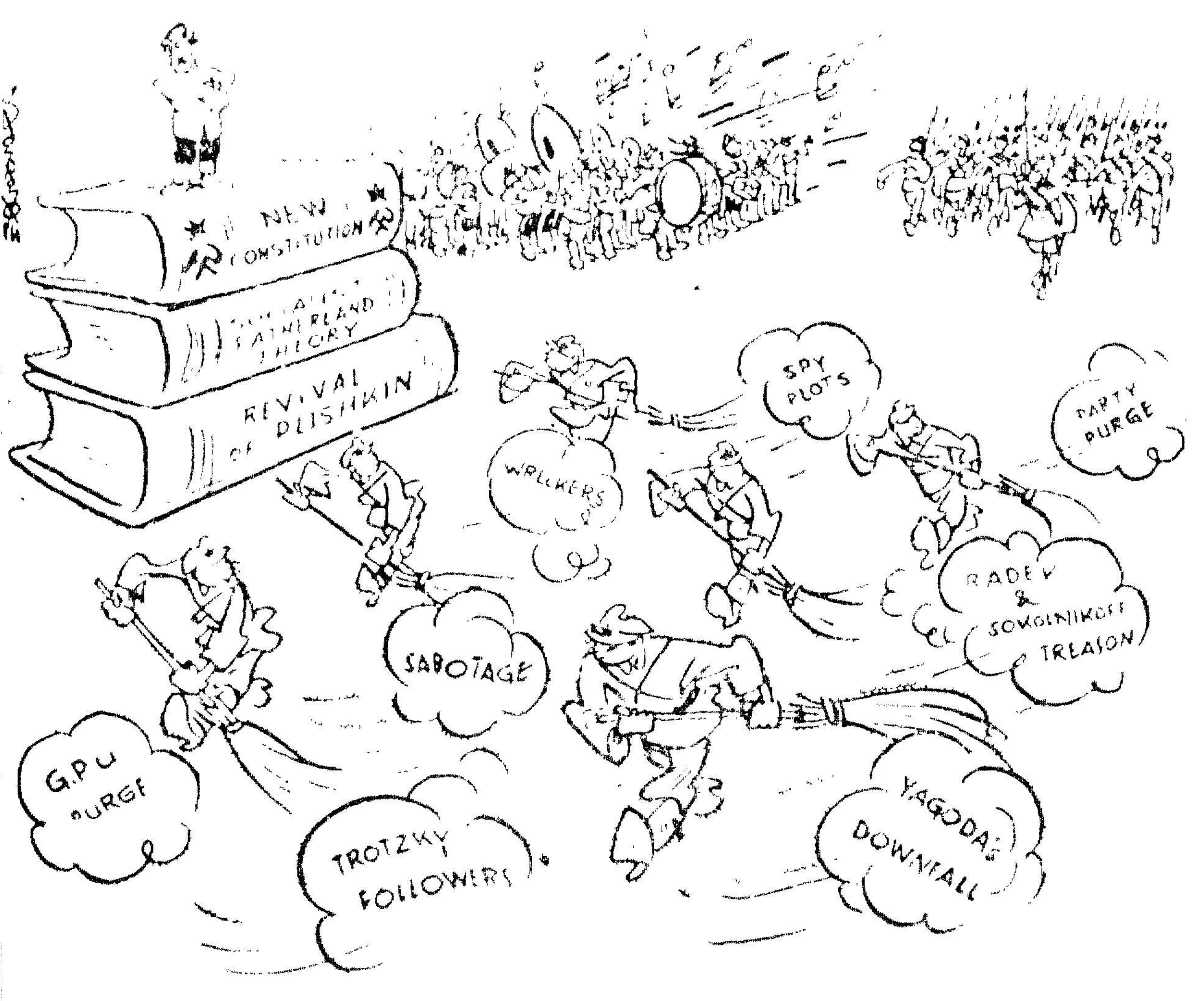
法國漫畫家眼中的希忒拉

Le Rire, Paris



德義交峙中的奧國

見巴黎 L. République 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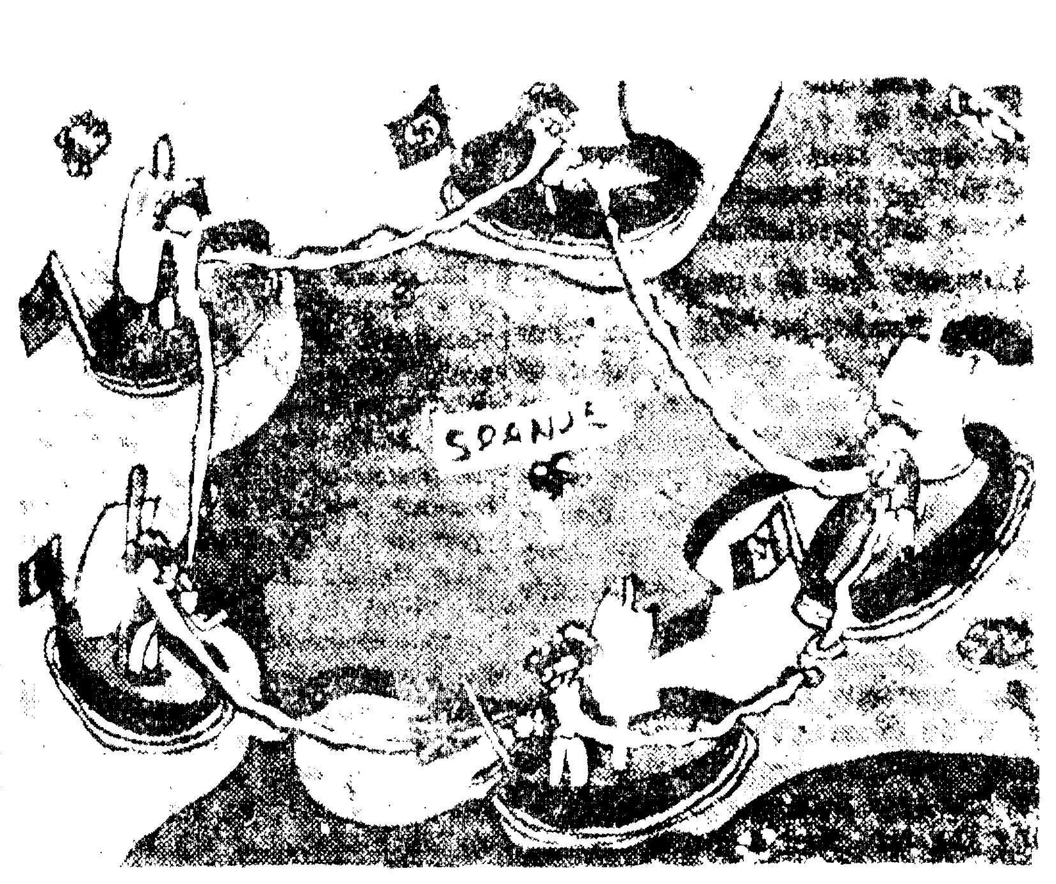
蘇俄清黨運動

字林西報



法國的吉訶德先生

巴黎 Le Rire 報對法總理里昂伯倫之諷刺。



無效的封鎖

各國對西監察的計畫，其效用等於零。

Marianna, Paris



太平洋新公約問題

A Pacific Pac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May 20, 1937

最近英帝國會議開幕時，澳洲聯邦代表萊恩斯氏（G. Lyons）曾提出一個由太平洋有關各國締結和平新公約的建議。這個建議雖僅係對英帝國會議而發，且短期內似乎也未必即有實現之望，可是萊恩斯氏身爲澳洲總理，他的建議，自值重視。目前要召集國際會議，困難尙多。如英法荷蘭諸國，方爲歐洲大陸的事件所糾纏，而日本國內的糾紛亦深。但是萊恩斯氏的建議，仍能引起各方注意。過去有一個時期，澳洲人士曾抱閉關思想，對於國際事務極爲忽視，即使報紙輿論，也深帶地域觀念的色彩。可是這種態度，和現在已經大不相同了。最近澳洲政府，對於太平洋問題極爲關切，她同中國及日本，皆保持友好邦交。澳洲的無線電廣播機關，也常向國民廣播國際智識，如中國的進步，日本的經濟危機，太平洋的衝突等問題。而澳洲國際問題研究會（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工作成績，亦頗可觀。澳洲雖然和太平洋有密切關係，可是她却常能保持超然的態度，客觀的來研究太平洋問題，這一點是和其他各國稍有不同的。

因此萊恩斯氏的新建議，可以說是獲得澳洲多數輿論贊助的。最近澳洲與日本間種種困難的懸案，多已解决，兩國邦交，益形親近。而澳洲在太平洋上的地位，也更顯重要，由她來建議設法安定太平洋，可以說是很適當的。過去十年間，因國際關係之急劇變化，維持太平洋均勢的舊制度舊協約多已失其效用。關於造成這種混亂局勢的原因，我們也不必多說了。可是有幾點却應該加以注意：第一，中國的脫離舊有黑暗時代，完成統一，努力建國，是太平洋問題中的一新因素，而且有利於和平，因

國際新語

托洛斯基假審記

伯　華

近頃蘇聯迭次發生黨獄，常常牽涉到被逐在外無處可歸的托洛斯基氏 。托氏因爲要辯明蘇聯當局所標揭的他的罪名起見，聲明他願意受公正人士的假審。這項建議是被接受了，假審在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博士的主持下，已於四月上旬在墨西哥京城舉行。經過是很有趣的，現在把當時假審的情形，向讀者們報告一下。

「假審」法庭就設在托氏的居停墨西哥畫家李維拉（Diego Rivera）的家裏。一間長屋子的一端放着一張舖了綠毡毯的桌子，裁判官的坐次是

為中國的強盛，可以阻止野心國的覬覦。第二，日本政情，異常複雜，可是最近日本外相佐藤氏宣布新外交政策，願與英美兩國友好合作，這種善意的表示，對於建立太平洋新秩序殊有裨益。

國聯機構下的集體安全制度，近年來因受世界政局擾攘不安的影響，幾乎將失去信仰。要想加以補救，必須先賴外交家努力疏解之功。如萊恩斯氏所建議締結的區域協定，實在是鞏固集體安全制度的基礎，倘使太平洋列強果能衷心合作，商訂公約，必可以減輕遠東的危機。

由過去歷史的經驗看來，國際會議的成功，實有賴於事先求取諒解的預備工作，因此最近所傳日本代表在倫敦與英國政府當局的談話，以及孔祥熙氏與英國諸政治家的接觸，殊有價值。關於英日談話的性質，頗曾引起誤會；可是最近英國當局已聲明決不忽視中國利益，並表示願與美國合作援助中國的經濟復興，英國的這種態度，當能掃除以前一切誤解。假使各國果能誠意合作並且拋棄舊式的「強權外交」，則前途實充滿光明，而萊恩斯氏的提議，也深有實現可能。只要國際間現存的疑忌和恐怖心理能先事驅除乾淨，則建立太平洋新秩序的國際會議即可完成其任務。這樣，不但澳洲一國可蒙其利，即所有太平洋國家，亦均能常享和平之福，獲得繁榮和進步。要達到這目的，其步驟應該是第一，先對于整個太平洋問題，共同加以誠意的檢討；第二，設法消滅國際間的誤解和偏見；第三，然後召集國際大會，簽訂合理而有力的和平新公約。（丹楓）

英帝國會議的動向

大阪每日新聞五月十五日社論

英帝國會議，於加冕禮成後之第三日開會了。如果以豪華絢爛的加冕盛典為英帝國團結的高揚，那末，英帝國會議，便是把它拉下到現實的境地，基於英國民獨特的常識與安協性，檢討強化英帝國團結的根本政策，而為之決定的重大會議。尤其是，這回的會議，係英本國與自治領地位平等化的一九二六年帝國會議和一九三一年威斯敏士特法制定後最初的會議。英帝國將本乎此新機構而採怎樣的政策，不僅為英國民的關心事，也是全世界的關心事。因為會議的重點，在外交和國防兩問題，英帝國的外交政策及與之關聯的國防政策之如何？於歐洲固不待論，即在世界各方面，亦將廣汎的受其影響，這是很明白的。

英國已着手軍備的大擴張，是一般所周知的。依歐洲的現狀，非強化國防，英國對國際政局，將無從作有效的發

這樣的：前德國國會議員，馬克斯傳記的作者路爾（Otto Rue'le）；南美問題權威皮爾斯（Carleton Beals）任西班牙語的翻譯；杜威博士中坐主席；黑髮，白臉，情緒緊張的前新自由人報（The New Freeman）編輯，藝術著作家拉福勒黛女士（Miss Suzanne La Follette）；和研究勞工問題的記者司道爾伯（Benjamin S o rg）

在杜威開會宣言中，他宣稱審訊的唯一職責是求在最大可能的範圍內，確定事實。」托氏的坐位在左邊，他的兩旁坐着書記，周圍并堆放了許多文件，和他從十八歲起參加革命活動的紀錄。兩位律師坐在右面，范諾代（John Finert）任法庭代表，托氏的律師是高爾德曼（Albert Goldman），他時常反對他的當事人自己辯護過於急切，不等候審判員的訊問。而欄杆後面是兩張長桁子，圍坐着歐美和墨西哥的新聞記者。在這些看客當



假審前托氏夫婦留影

言。而英國之所期，在堅決防止戰爭的勃發，至少亦須使英國現狀得以維持。其與因再軍備而取積極的膨脹政策的歐洲一部國家，目的自有不同。不過是，以英國的大擴軍，果能獨力維持歐洲的和平嗎？事實上，英國已把國聯看透了，僅引法比兩國爲同調，是否能夠完全維持歐洲的和平，已成疑問。至於僅依全本國的軍備，難期英帝國全版圖的安英，這椿事更無疑問之餘地。此種意見，在自治領中最有力的加拿大政界裏，很有人加以主張，英本國對之，是不能忽視的吧。爲維持歐洲和平，同時保障英國本國的安全計，英國應先努力謀國聯的更生及集體安全保障制的確立，這大概是各自治領對英帝國的國防和外交所同具的態度。一方面也是對艾頓外相從來的外交方針，予以擁護的結果。這種思想，原則的當能支配這次會議的動向。

自治領所以於英本國的大軍擴未能予以完全的倚賴，而希望國聯的更生，乃至集體安全保障制的確立；一半是因爲不願僅依英本國的意思，負隨時參加戰爭的義務。這種意向，是很露骨的表明着的。照從來的順序，英國下院的多數黨，一經決意戰爭，全自治領，便應無異議的贊同；但實際上，以遠離本國數千英里的彼方，事實上過着獨立國家生活的自治領的運命，並無一任本國下院多數黨爲之決定的理由。於是爲清算此種絕對的從屬關係，自治領政府，於本國開戰的時候，應具有維持中立的權利，這也是加拿大政界所主張的。據本報倫敦專電稱，自治領方面，主張在憲法上本國國防費的負擔，自治領無何等義務，完全係本乎自己的自由意思而行。但關於此事，爲恐與本國方面意見衝突，遂決定先組織委員會，從事研究，云云，個中消息，是可由此証明的。自治領方面的主張，在這次會議中能夠獲得如何程度的採納，固難預測，但此種幾乎與完全獨立相近的要求，與自治領國家的實力之擴充，成一比例，今後將更加強硬的主張起來，恐怕也是難免的事情。這不能不算是英帝國的一個麻煩。

次於國防外交的重要問題，還有通商問題，尤其是以改訂沃大瓦協定爲中心的關稅問題吧。英國政府最初打算，將該協定所生的各種問題，一任各協定當事國政府間分別交涉，而與帝國會議的議題分開，然包爾溫首相自己已經說過，該協定實爲使各國築起像現在這樣關稅障壁的有力原因之一，關於其改訂，不僅英帝國各地所要求，簡直可說是世界的要求。故英國於最近頻繁發動之經濟的軍縮運動，如由確立國際和平之大局的見地，不吝加以協助，則於英帝國極端的經濟集團的存續，此際實有加以周到的再考量的必要。英帝國會議，於英國「與而後取」的舊傳的外交方針

中出現了托氏的居停李維拉氏，靠近他的是他的夫人，穿着本國的服裝，胸口佩着翠絨花，她的黑髮是彎曲的。

這時，在庭院裏，陽光照耀在橙

主席杜威博士



子花上；墨哥神道的石象，低着頭向下邊瞅着。審訊的情形倒很像博士考試，祇是空氣有些不同罷了。

托氏願意自動地被送回本國，受

女記者拉福勒黛女士



GPU的處分，如果法庭能証明他是

・在此場合，亦適用乎否乎？與世界和平，所繫匪輕。其與英帝國的和平，亦有不可分的關係，不啻當然的結論哩。（楚天）

最近的東北僞組織

The Dramati: Changes in Manchoukuo

英文天津泰晤士報五月十五日社論

最近僞組織內閣之整個免職及改組尙未聽說有適當解釋。根據新計劃，立法院，參議府及外交，軍政，民政，財政，實業蒙政六部皆予廢止。在將來總理將爲惟一的閣員。外交及蒙政部皆改成局，審計局則代替以前之監察院。日人權力最大的總務廳則實行擴大。其廳長責任爲輔助總理處理政務。現在的參議皆行取消。據近所知，監察院審計局局長日人寺崎改任監察院長，長春特別市總務處長植田代理長春市長。此種任命顯然是日本顧問兼長行政，已成普遍現象。爲顧全總理的面子，仍以他爲計劃廳廳長。該廳計分爲處理經濟，教育，增進人民福利三個委員會。現在許多委員會或則取消或則合併。經濟委員會與日滿經濟委員會維持密切接觸。總務廳的計劃股則管理一切關係動員的事宜。新設的有公安，民利，工業及經濟四部。公安部將現在的軍政部及警廳合併。軍事及參謀職務完全改由軍人担任，并禁止民政人員參加軍事統帥事宜。現在軍部顧問，皆繼續充任滿軍的顧問。總理算是惟一的閣員，對於內政外交負直接責任。關於富源的開發及保存由經濟部辦理。

這些改革都是日本軍人要想在本國政府實行的根本改革。其主要目的在鞏固日本在滿統治。關於經濟問題曾發表了許多命令，最近曾有統治重要工業的命令，自五月十日起實行。該項法令對統治的及自由的企業劃分區別。所有重工業皆加統治。此項法令之目的爲：（一）安定經濟生活，（二）鞏固日滿經濟集團，（三）完成國防。此項政治經濟改革，乃遠東的一種革命，各方對於此種試驗，自然密切注意，因其對於日本政府及各方頗有影響。（季康）

總選舉後的日本政局

大阪朝日新聞五月八日載

山川均

『國民的審判』已經下了。可是照林的特有的看法，這並不是國民審判林內閣，却是林內閣審判國民。但無論如何，這次審判的結果，新議會的構成，

有罪，他的誠懇的態度很像一個哲學家或歷史家。——他激烈地肆意批評史太林，關於這點，杜威用嚴肅的態度，命令不要把它寫入紀錄。皮爾斯提出了嚴厲的控詞，高爾德曼即立時予以答辯，托氏本人不容律師發言，很性急地替自己辯護，有時他作尖刻的諷刺，有時搖動他頷下的灰髯，當他說了一句得意的話，他就微笑一下，有時眼睛裏放射出恨怒的火。他用那斷續的英語，辯護他經歷的各階段：「我被捕了（沉靜的），被放逐了，於是我便寫作了（作自嘲態）。」

說到這裏，路爾和托洛斯基開始了劇辯。路爾用德國話問托氏，他當時和列寧曾否想到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會演成一黨獨裁的危險。

「是的，」托氏回答道：「我們總是談論這個，試着實行保護蘇維埃和勞工的德謨克拉西。」

因爲路爾是希望德國發生革命的主腦之一，所以托氏很有力地向他聲述，假如德國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俄國決不會開倒車，成爲國家主義和小官僚的統治。

律師們指出蘇聯要求引渡托氏的行爲是辦不到的，托氏立刻避開法律問題，他講，他並不畏懼，他願意自動地到任何一個和蘇聯有關係的國家

林內閣並沒有得着甚麼氣勢，則已經分明了。

在選舉前，多數所豫料的，是無產政黨勢力躍進的增大；右翼團體也能有若干的進展；極少數的賣約已定的議員，也能依着中立的擬態，混過國民的耳目而當選。但選舉的結果，決不能夠使議會的構成改變，新議會不但不能讓林內閣的氣味橫溢在內，而且一定是反映對解散暴舉的國民之回答，反政府的氣味，卻要橫溢起來。

還有一個豫料，便是棄權率的增加。關於此點，政府好像也豫想到了。開票的結果，果然不出以上所豫料。無產黨以社會大衆黨爲中心，當選三十六名，一躍而增加一倍。棄權率也增高了。於是政府便想就以上兩個吃虧的總選舉結果來審判國民。鹽野法相在肅選聯合大會的演說裏曾說道：「我國民對政治無理解，無關心，於政治與生活的關聯，缺乏正確的認識，」這可謂一種會留餘地的說詞。

然而要把政治與生活極力分開的，不是林內閣祭政一致的政治嗎？國民所投的一票，——不用說這是依着日本獨特的憲政精神——決沒有何等決定政權歸趨的力量哩！這不是解散以來政府所不斷廣播的宣傳的嗎？若說棄權率的增加是國民對政治無關心的結果的表現，那麽，選舉的結果既反乎政府的意圖，則林內閣所要把議會與國民參政權本來的機能除去，其作用豈非適以反叛了林內閣自身嗎？

剛解散議會後的政府，在無意積極的作成新黨的口吻裏，表露對旣成政黨攪亂的意圖，放出再解散的空氣。到了選舉戰後半期，政府失敗趨勢顯明的時候，則盛行廣播政府強硬的氣勢，表露爲一舉顚覆政黨的地盤，將訴之以緊急勅令改正選舉法的非常手段。最後又有所謂本來超越勝敗的「道義解散」的說法，以爲政民兩黨雖佔壓倒的多數，也無關緊要，政府儘可本乎政策，在特別議會與政黨相見。

於是遂有一種觀察，說是內閣裏有三把空椅子，政務官也等着補充，這些東西，恐怕要成爲政府政黨時局認識接近的工具吧。

政府究將如何？雖於三日以林首相談話之形式發出聲明，但葫蘆中賣的甚麽藥，只有神才知道。然而以上的廣播和宣傳，也可說是凡政府可能的態度都可由這裏想像出來。

服從總選舉所表現的國民的審判而急流勇退，這椿事的可能性，是最薄弱的。原來林內閣心目中的「獨特的憲政」，是「許國民與政府共同輔翼」大政的，因爲如此，國民審判政府的權利，是應該絲毫沒有。

於是政府與政黨——政府與國民總意的對立，便要延展到特別議會召集的時候。然而政民兩黨的代表國民總意，

去（按墨西哥和蘇聯尚未復交）。

托氏又述及蘇聯對待叛逆的家屬的現行法律。他說他的第一位太太曾被放逐到西伯利亞；他的兩個女兒都死了，有一個是離開她的丈夫和孩子而自殺的；說到他的兒子瑟吉（Sergei），他已好幾年聽不到他的音信，據說他現在因爲毒化羣衆的罪名而被捕了，這些對待罪人家屬的行爲，他認爲是殘酷不人道的。

當托氏述及他的兒子爲他而被誣有罪的時候，杜威叫他提出証明的文件。托氏的律師高爾德曼代托氏答道，那是托氏個人的意見。托氏怒喊道：「不，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他期期艾艾地老半天想不出適當的英國字來，表發他的意思，他的臉上現出了苦痛的神情。他說，「我爲了知道這些情形所付出的代價，便是三個兒女的生命啊。」托氏的夫人聽到這裏，眼眶中冒出了淚水。當庭的人們聽到這悲劇，也全寂靜了下來。連托氏自己這時候也再抑制不住感情了。聽衆騷動了一會，托氏又繼續着翻檢文件，要証明他和莫斯科的黨獄是沒有關係的。

這位瘦弱的，灰髮的人支配了整個聽衆，而那碩大，安詳，發音低微並且具有急智的杜威博士也讓他支配着聽衆。

聽衆在這學術討論的空氣中，竟忘了這不是在討論歷史課本，而祇是查察一個時事問題。

能繼續到何時，殊爲疑問。政府的擾亂策或者成功，使新政黨出現，在特別議會裏，經過政府與在野黨的衝突後，林將軍率着這個「新黨」，再來一次總選舉，自然也是一條出路。

無論是遲是早，政民兩黨感受有力的分解作用，起一個大分裂，而現出個新黨來，也不失爲日本政局的一進展，寧可加以歡迎。這麼一來，便是法西斯勢力在政黨分野上確立的意味。同時，在法西斯勢力與反法西斯勢力之間，劃出一道明確的界線，而造成兩個勢力正面對峙可能的一條件。

政民兩黨所以盛行高揚反政府的氣勢，可說是對此種分解作用的威脅的一種防禦工事。同時，只要有一種名分，能夠放下反政府的旗幟，那麼政民兩黨修正「時局認識」而完全代行新黨的職務，由兩黨的性質而論，也不是不可能。

政府和政黨的對峙，無論是展開到新黨的樹立，或是依政府政黨的安協而解消，在本質上，固然是相同，但可成爲決定日本法西斯形態的一個分歧點。

即使林內閣在不信任案提出之前而退却，但繼起的，仍不是政黨內閣，這幾乎成了現在日本的政治常識。即使出現一個政黨內閣，但這個內閣，恐怕也是在林內閣以上的法西斯的，或是與林內閣的法西斯性質競賽的內閣。

所以於現在的諸情勢，不加以根本的變化，僅出現一個政黨內閣來，（雖然沒有這種可能）使既成政黨自然變質，却不失爲一條捷徑。即使由林內閣型逆轉爲包羅政黨黨員的廣田舉國內閣型，也不算是法西斯的後退，而是政黨的後退。因爲那不過是法西斯的變質之過程而已。

然而無論如何，政民兩黨中，尚有對於既成政黨的法西斯變質懷着不滿的分子。惟此等分子，想就新的階級利害，找個根據，而樹立另一新政黨；較之既成政黨受了有力的分解作用時的情形，却困難得多。

然則再解散的結果怎樣呢？國民惟有予以比這次總選舉所予的回答更加強硬的回答而已。政黨或者分裂，亦未可知。但因爲這分裂的碎片，可以成爲對金融資本，軍事產業持着別個的利害之中小布爾喬亞層明確的社會的根據，而作爲政黨集成的契機，毋寧說是一個喜的現象。

然而也不能因爲有好的結果，便可使政府的再解散議會得着正當性。做一次強盜而不做了，致未被發覺，後來因爲再做強盜而落網，自社會看來，自然是好的結果，然而再做強盜的行爲，決不能因此而正當化。

關於政局的未來，可以相同的根據或無根據而下種種豫測。但無論向那方面轉，在有力的反對勢力沒有成長之前，總難免政變一次法西斯政治便強化一次的。

由此見地而論，無論是再解散，是總解職，都不能成爲重要問題。實際重要的，是這種政變，於已經把社會的基礎弄得很曖昧的現在的政黨分野，能否打破？以及法西斯政黨與反法西斯政黨，能否從新編成？

無產政黨是與法西斯政治能夠鬥爭到底的唯一力量。它每逢政變，每逢選舉，總能在勤勞大衆之間擴大其組織和影響。但同時，對於無產政黨的誘惑，也是時時增大的。無產政黨於向外伸展的同時，自己檢討，亦有其必要了。譬如無產政黨在「廣義國防乎狹義國防乎」這樣標語之下，而作選舉鬥爭，或以這次總選舉係現狀維持的勢力與革新勢力的決戰這樣的政治認識等，適足暴露了無產政黨觀念形態上的混亂啊。

（紫暾）

Le Journal de Moscou

一個不足保障和平的和平公約

"Peace" Pacts That Help War

轉載 World Review, May 1937

由於最近的義猶協定，不禁令人想起一九三四年的波蘭德國協定。在一般人眼光看起來，德波協定對於當時歐洲的局面，似乎多少總要帶來些和平的空

氣。可是按其實際，這個協定，不但不能帶來和平，反而促成戰爭的機會，換句話說，因爲有了這個協定，德國利用波蘭的助力，反而鼓勵着侵略的野心。現在，所謂義猶協定，恐怕也會發生同樣的結果。

在歐洲政治敵對主義的情形下，不論是土地或者其他方面，最捷徑的和平解決方法，還是在於德波兩國。在凡爾賽和約的全部條文中，德國認爲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德波疆域問題，由於和約的規定，波蘭走廊。卻巧將德國本部和東普魯士分開，德國不但失去但澤，還要將上希萊西亞讓給波蘭。在這種情形下，德國當然感覺不滿。希忒拉爲欲恢復戰前實力起見，終覺這波蘭廊是德國一個隱痛，而不能不設法除去。他的夢想，是在他的領導下將德國人甚至假德國人聯合起來，例如說德語的瑞士人以及比利時荷蘭的弗蘭德（Flander）人都在其內，那末他對於那人口百分之九十五是德國人的但澤，當然不能忘懷。同時，在德國需要原料的口號下，希忒拉對於那富於礦產，交通便利，以及一度曾屬於德國的上希萊西亞，也起了相當的注意。

希忒拉採取這個計劃，並沒有不顧慮到實際，他覺得他不能一下子就將凡爾賽和約撕破，把德國恢復到戰前狀態，必須採取漸進政策，一步一步的做。他認爲舊德波聯合戰線，非經過一次戰爭不易恢復；可是一方面因爲波蘭和法國同盟，一方面又礙着國聯盟約第十六條關係，德國所處的地位，不能和波蘭輕啓戰端。因此希忒拉對於凡爾賽和約，祇得一步一步的毀壞，纔不致有什麼危險。他所以進兵萊因區域，目的就在阻止或者延緩法波的結合，而他成立新羅迦諾公約，也就在毀滅法波同盟。結果，他一手將巴爾幹各國及匈利牙攫爲己有以後，還可進一步佔據奧地利及捷克。到了這個地步，他就可以毫無畏懼的將其餘有關東方的凡爾賽和約，宣布廢棄。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所謂德波公約，不但不能維持和平，反而助長德國侵略的計劃。反過來說，波蘭是一個與國，她是不是就能因此而得到十年（公約有效期間）或者十年以下的暫時的和平？如果這是確實的話，那末在德國方面，就要受到下面三個損失：（一）減縮軍備，（二）強迫尊崇凡爾賽和約，（三）如果攻擊波蘭的話，就有受法國威脅的危險。

講到義猶協定，其影響與德波協定如出一轍。義大利在大戰中，既非被征服國家，自不須有報復舉動；不過戰後的歐洲地圖，重行變更，又加義國本身尙武的法西斯主義的急進，遂造成亞德里亞海問題及巴爾幹間的逐鹿。假令這些問題都不存在，那末現在義猶間的關係，也不至於如此的緊張。

協定在猶京簽字以後，實際上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祇不過將時間延宕下去。墨索里尼曾說義大利自征服亞比西尼亞以後，已經變爲一個滿足的國家，一面他更得希忒拉的幫助，所以進一步想造成地中海上的霸權，與英國競爭一下，最低限度，要求英國承認他的平等，而不阻礙他計劃的實施，同時他更鼓動西班牙內戰，想造成另一個法西斯國家。因爲以上種種原因，纔和猶國成立協定，等到這些目的完全達到，當然就要轉移目光，來解決亞德里亞海及巴爾幹的問題了。

至於猶國方面，由於這個協定，雖然可以得到一種暫時的假和平，可是她一面幫助義大利擴張，一面卻疏遠自己和法國，小協約國，以及巴爾幹協約國間的關係，得失能否相抵，見仁見智，當然各有各的看法了。（蔭思）

英國外交政策在歐洲

British Foreign Policy Now Centers on Berl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1937

Augur

英國對歐洲的政策，眞相如何？其方法又如何？

英國是仗着和平而興盛的，因此他常反對擾亂的分子。今日歐陸和平的關鍵是在德國。英國整軍的原因就爲了德國備戰，危及英國的繁榮。英國的態度是這樣：他整軍的目的，並不在作戰，而在使用合時的武力的表現，藉以避免戰爭。他想拿方在開始的大擴軍程序，使德國得到一個深刻印象。

有人指摘英國健忘了已往的經驗，沒有先事綢繆。他們又指摘英國不能防患未然。這種批評，在某種意義上也許是對的，但是我們應該憶及穩健外交主義的創造者麥嘉維里 Machiavelli 的話。他說，執行一種計劃最佳的方法，便是叫人生出一種印象，以爲幷沒有那計劃存在。

英當局所堅信的原則是，先下手攻擊的一方面是行險，待敵方有了疲敝的現象隨後反攻的一方面，却可占勝利。在上次歐戰時，這原則已經得到極好的證明。

德國着手整軍，已經有年。據專家的觀察，在已往某一時期，他們的擴軍努力業經達到頂點，現在原來的精力已經耗去，在物質上，漸漸感到蕭條的影響。在另一方面，英國的擴軍却方在開始。他的資源還沒有動用，他的人氣正在發皇。我們不用多說，未來的結果如何，已經是瞭然了。

遲緩整軍所干冒的危險，英當局當然明白。在英國國防空虛的時候，德國却沒有作進一步的舉動，這是英國所認爲幸運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是一個最危險的日期，當時德軍開入萊茵，扯碎凡爾賽和約。德軍雖進至法邊，法國也未嘗動員，而英國公衆，尤能力持鎮靜，換句話說，這意義就是英法協約的失效。所以希忒拉宣布，這是德國的勝利，舉世亦均承認。

但是我們倘使向後迴顧一下，我們便知道這並不是德國的勝利。德國並沒有因此得着重大的收穫。當時希忒拉稍當輒止，並沒有更進一步，逼迫英法兩國在殖民地和經濟的領域內，予以眞正的讓步。

機會是過去了。英法當局也鬆了一口氣。他們知道國家力量的單薄，於是英法協約開始復活。現在法國的陸軍人數，比較一年前，已多十倍。而英國的軍備，亦在歐洲的注視下，繼長增高。德國在西歐方面，已失去了奇襲的機會。

歐戰有一個教訓，就是在次要方面所得的勝利是無用的，除非在主要點也能獲得勝利。小勝利是危險的，因爲它足以阻止一切力量向主要點集中。現在從英國的主要利益點着想，歐洲唯一的問題是在德國，所以英當局不願參加任何衝突，以妨碍主要的問題。英國對西班牙所以採取不干涉主義，對義所以締結君子協定，其原因就在此。英國的輿論，尤其是關於對義問題，時常贊成直接衝突，他們對於一九三五年義西戰爭的反感，記憶尙新。但是英政府却堅持着它的一貫政策。

英當局雖然把維持歐洲和平與抵抗德國的黷武主義，看作了一個問題，但是英國整軍的最後目的，却並不在戰爭。無論如何，英政府深信整軍是維持和平的因素，倘使希忒拉需要和平，從即日起，直到最後的一瞬，他是可以得着它的，而和平的條件也很可以迎合德國的需要。

目前英國正在密切注視德國內部的發展。倫敦方面的看法，以爲現在德國受到精神和物質雙重的壓力，地位漸趨落沒。據許多旅德觀察者的報告，今日反對現統治暗潮的高漲，是以前所未有的。在德官場粉飾的底層，頗有暗流的演變。倫敦方面以爲德國人民的忍耐力量，雖然距勃發的程度尙遠，但是多方面已發現財政危機，人民對於當局的同情，亦愈趨冷淡。

英國歐陸政策，既如上述，他們正在密切注意中歐問題，英國正悄悄地採取步驟，使得他的勢力，能達到奧國和小協約。這力量的大小，究竟如何，現在還不易明言。中歐形勢是很動盪不定的。但是英國對於多瑙流域的外交政策，已然不再立在消極方面，這却可以斷言。（歷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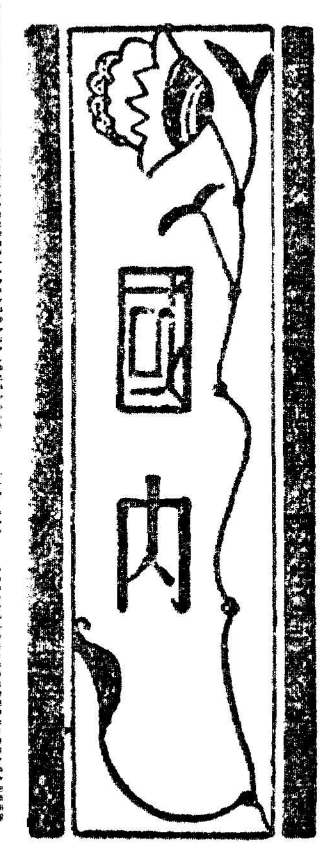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起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止

川議因劉航琛之東來，已完全平息；劉此來並攜有劉湘之親筆函，除對何應欽所提示之六項辦法完全接受外，并進一步表示願於軍政軍令之統一於中央，有懇切願望。劉航琛進京後，謁見最高當局，對川事請示甚詳，頗受溫慰！連日復謁何應欽張群吳鼎昌等，磋商安定解決辦法；當製定方案，電劉湘徵詢意見，劉已有覆電原則贊同，即將進行實行詳細辦法。大約今後除劉湘直屬之二十一，二十三，四十四三軍外，其餘川軍，均由中央直轄。成都軍械廠及機場，亦均移歸中央，今後川局當可安定矣。

倫敦舉行之英帝國會議，對外亦討論頗詳，惟澳洲總理萊恩斯所提之太平洋區不侵犯公約，英方認爲困難滋多，大約爲顧慮日方之反對。英日會談，現在停頓中，孔祥熙曾與艾頓晤面，艾頓對孔曾表示保證不致漠視華方利益與主權云。



川局奠安商討整軍

四川謠言，現已一掃而空，中央與地方當局，正商議澈底安定川局辦法，整理川軍，使其國軍化，業已製成方案，並徵得劉湘同意，大約實施辦法，不久即可商定。劉湘於二十日曾發表重要談話，略謂本人擁護中央，歷史俱在，自前年親到京謁蔣委員長後，中央與地方關係，極爲融洽。近乃發生謠言，考諸事實，似亦覺有未盡協調之處，此不過各方人士對川事判斷及處置之方法與地方不同，遂致意見不一。例如京滬人士，力主川省裁兵，理由何嘗不對，但在實行方法上，吾輩身負實際責任者，則不能作無計劃之編裁。現省府已草定計劃，擬於三年內移兵三十團殖邊，殊不能謂對裁兵無語意也。最近謠言成因，即係遵六項辦法，奉命實行部隊移動，外間不察，妄揚川省有軍事行動，實爲遺憾。安定之道，唯一原則，在軍政方面做到通達二字；解決辦法，已派劉航琛晉京請示矣。劉談畢，由鄧漢祥補充數語，要點在川局不致影響大局，以後自有事實證明云。川災公債，已經行政院通過，目下川災之重，已非僅爲一嚴重之災荒問題，將演成爲不易收拾之政治問題。蓋災民多至二三千萬，食及泥土，其不能久耐，乃爲勢所必至。且強派鴉片與強驗地契，各地仍雷厲風行，各縣各鄉之因此被押被扣者，動以數十百人計；此事將加緊社會之崩潰，故救災之前提爲四川政治之合理的解決，欲能勝救濟川災大任，政府之性質，必須能達到幾點。第一：必須停止用任何名義向農民之徵索。第二

，能毫無隔閡的集中中央與地方之力量，有計劃的救災，至於救災方法，主要者當爲三點：第一，各縣辦收容所安插流離之老弱。第二，大規模之工賑，最少應設法收納一二百萬之壯丁。第三，大規模之農貸，使農民有款活動其已枯竭之農村，前者爲應急辦法，後者爲防止社會大崩潰之要圖，欲舉辦上述三事，非有巨款莫辦，此則望於政府與社會人士之加倍的努力。

國大選舉日期規定

關於國民大會問題，自經中常會，立法院先後將國大組織法，國大代表選舉法，及憲法草案分別修正，並經國府明令公佈後，就表面觀察，似祇有代表之選舉與指定尚待進行，其他準備事項，概屬技術的，事務的範圍，性質簡單，推進亦易；然就實際觀察，則問題內容，殊不如是簡單。蓋（一）大會當然代表二百六十人，被選代表一千二百人，指定代表二百四十人，共計將爲一千七百人，以如許代表集會，而欲求其精心研討，制定適合大勢確實可行之憲法，殆屬不能想像。（二）依中山先生遺敎，及現在各省市準備自治情形言，距實行憲政之時期尚遼遠；就國民一般願望言，殆又不耐坐待自治之完成，而期憲政早日實現。（三）指定代表之人選問題，固費斟酌，而特種選舉中候選人之指定，亦未便草率從事；故中樞各領袖，數週以來，迭有會商，而尤注意於（甲）政權開放之程度分際，（乙）實施憲政之時期；緣憲法施行日期，雖應由國民大會決定，中樞究不能不有相當具體之意見，以供大會參考。聞中樞各領袖，業有大體輪廓之決定，如事實上需要，或將分別邀約社會各方領袖從事切磋，以期全國大多數人民，對於國民大會問題，不感缺憾。至辦理選舉程序，業經選舉總事務所擬定，呈由國府訓令行政院，軍委會轉飭所屬遵照，其程序大要如下：（一）定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爲各種選舉選舉日期。（二）各選舉總監督或監督，應於八月十五日以前將選舉結果公告，及通知當選人，並呈報選舉總事務所。（三）八月底以前總事務所將各種選舉當選代表名冊呈報國府。（四）九月底以前總事務所編造各項代表總冊呈報大會。

國府令政院軍委會

國府二十四日訓令行政院及軍事委員會云：爲令飭事，據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總事務所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國字第四四號呈稱：「案查各省市辦理選舉，曾於上年七月間訂定期限，通飭施行，並報承鈞府備案；嗣因各地紛陳困難，環請展緩，本所以會期促迫，策進爲難，究應如何處理，業將各地實在情形，呈奉鈞府訓令：略以奉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決議，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既未能如期依法辦竣，大會應延期舉行，一俟全國各地代表依法選出，即行定期召集等因在案；嗣於本年二月間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決議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本所又以大會已有定期，各種選舉自應繼續辦理完成，俾便如期集會。而查推選部份，各省市尚有應行造報各項表冊未送齊全，經於三月中電飭趕解造送，以憑審核，時逾一月，未據遵辦。又於四月間復再電催，並限五月十日以前呈送到所，迄今仍未送齊以致無從審核，全部選舉深恐或將因此延誤，自應及早籌計。茲經本所參照選舉法修正案，重行訂定選舉事務辦理程序如下：（一）令各選政機關，如有初選人尚未推出者，督飭迅行推選，所有依法應行呈報之各項表冊，尚未呈報者，最遲限五月底以前報到本所。（一）本所將各項候選人名冊，于六月底以前覆核完竣後，呈國府備案，並飭各選舉事務所知照。（一）定七月二十日，七月二十一日，七月二十二日爲各種選舉日期。（一）各選舉總監督或監督，應于八月十五日以前將選舉結果公告及通知當選人，並呈報本所。（一）八月底以前，本所將各種選舉當選代表名冊，呈報國府，並分飭知照。（一）九月底以前，本所編造各項代表總冊，呈報大會，以上辦法，當再通飭施行。惟按照初選情形，各地均未能依照程

序辦理，若再延緩，更恐有誤國民大會之期。本所職責所在，自當隨即督促，以期如限完成。除另行電飭各省市，如有未將表册送齊者，統限五月底前造報外，理合將重行訂定辦理選舉程序緣由，備文呈報，仰祈鑒賜核准通行遵照，並請電飭依限辦理，以重選政」等情。據此，應准照辦，除已分電各選舉總監督及各選舉監督遵照依限辦理外，合行令仰該院轉飭內政部，蒙藏委員會，僑務委員會，及各省市選舉總監督選舉監督，一體遵照該會遵照，並分別轉飭遵照，此令。

汪演講大會三基礎

廿四日晨汪精衛在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國民大會之三個基礎，原文如下：各位同志：自從五全大會決定召集國民大會以來，代表選舉已開始進行。去年冬間，雖因事延期，而自三中全會決定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以後，代表選舉事務，又從新進行了。在這進行的程序中，有許多問題，都有待於研究和解答。有些人說：現在是以黨治國的時候，國民大會既然由本黨政府召集，不用說，是本黨黨員占絕大多數了。那麽非黨員的意見，是否能在國民大會中自由發揮出來呢？關於此一問題，雖然初選當選的人數，現在還沒有精確的數目，而據最近中央的調查統計，大約區域選舉本黨黨員與非黨員各占半數，職業選舉，則本黨黨員比較多數。自選舉法修正以後，於複選中廢除圈定，便更增加了自由競選的機會了。那麽將來的國民大會全體國民的意見，均有自由發揮出來的機會，是更無可疑義的。於是又有些人說：雖然這樣，但依照法律的規定，凡爲國民大會的代表，必須矢忠矢信於三民主義，不問其是否爲本黨黨員與非黨員。那麽如果有一部分不願意依照此規定的，不就失了參加國民大會的機會麽？不就使一部分人失了自由發揮意見的機會麽？關於此一問題，似乎有研究和解答之必要。將來的國民大會，對於國家的根本大計，要得到一致的決定，這是無疑的。如今所要問的，是如何纔能得到一致呢？從一方面來說，各個人的利害不定一致，各個人心中所抱之是非觀念，不定一致，因之其要求也不定一致。如果一切抹煞，則有束縛個人自由之嫌。然從另一方面來說，若個人之利害是非繁然雜陳，而不能歸於一致，則紛紛擾擾，將無已時。其結果一盤散沙，對內沒有團結力，因之對外沒有抵抗力，必然的走上了亡國滅種途徑。從來講紀律的蔑視自由，以此爲放縱，講自由的，憎惡紀律，以爲殘酷烈。其實自由與紀律，不是相反，正是相成。紀律是必要的，沒有紀律，不能使散沙成爲水泥。但是個人服從紀律，不是由於被動，而是由於自動的精神，自發的情緒。這是人與物之別。紀律是由於個人之自動的精神，自發的情緒而造成的，方纔是人的紀律，而不是物的紀律。向來講紀律的，往往忽視這一點，這不可不予以矯正。個人爲甚麽能以自動的精神自發的情緒來造成紀律呢？這是由於各個人有共同的感覺。大凡一種生物，在共同的環境裏，必然有共同的感覺。感覺到痛苦，必然思所以解除；感覺到危險，必然思所以趨避。愈高等的生物，其感覺愈強，其感覺之範圍亦愈大。所以動物之感覺，優於植物，人類之感覺，又優於其他一切動物。人類中聰明愈進，則感覺愈烈。由共同的感覺而發生共同的認識；由共同的認識，而發生共同的信仰；由共同的信仰，而發生共同的行動。這種共同的行動，看起來是紀律的，和機械一樣，而推其來源，則由於共同的信仰，認識，感覺。所以說，紀律是由於各個人之自動的精神，自發的情緒造成的。中國自被外力侵入以來，爲國民者，時時刻刻感覺到國亡種滅之禍，迫於眉睫；自九一八以後，此種共同的感覺，更日日加劇。這是國民大會之第一基礎。由共同的感覺而發生共同的認識，知道非一致團結，無以救亡圖存。所以精神團結，共赴國難的口號 普及於全國。不特本黨黨員知道責任使命之重大，非一致團結，無以負荷，卽非黨員之各界份子，也知道當此危急存亡之會，只有一致團結，纔有挽救的希望。也就不約而同的本其個人的自由意志，以贊助政府，或竟參加政府的工作，企共同負荷當前的艱鉅。這是國民大會之第二基礎。然則所依的只有第三基礎，卽所謂共同的

信仰了。就本黨同志來說，共同的信仰，是總理所倡導的三民主義。辛亥以前，努力奮鬭，爲的是要創造三民主義的國家。元年以後，中華民國的招牌雖已掛上，而其內容實際，乃適得其反。加以當時一切革命分子，以袁世凱的武力爲中心，形成了一條聯合戰綫，向着本黨進攻，從此滔滔滾滾，直到十二年的賄選，不特本黨同志對於此種現狀十分痛心，便是全國人民對於此種現狀，也十分厭惡。於是總理在十三年一月，召集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際，頒布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要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以建設中華民國。自此以後，本黨同志重新努力奮鬭，十餘年來，所流之血，可成江河，軍政時代，目的所在是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碍；訓政時代，目的所在是開闢三民主義之建設途徑；憲政時代，目的所在是完成三民主義之建設。全國人民因爲對十二年以前之現狀，極端厭惡，因此對於十三年以後本黨之努力奮鬭，極端贊助，盼望其依次成功。至於有一部分人對於三民主義之信仰，容不免有不同的態度。就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來說，似乎不能強之使歸於一致。然而仔細想來，民族主義是要使吾民族在國際取得自由平等，而互相提攜，以進於大同；民權主義是要確定了民爲邦本，而同時防止現行的民主制度之各種流弊；民生主義是要使國家的生存，人民的生活，得到進步與發展，而同時防止現行的經濟制度，相傾軋相陵轢之各種流弊。其所涵之意義，在根本上原沒有什麽參差的地方。即使在枝節上有些參差，但當這危急存亡的時候，以一個主義來統一全國人民之行動，是救國的不二法門。因爲在同一空間時間之內，有兩個主義存在，是不可能的。若要另外實現一個理想着的主義，則不能不先將這一個存在着的主義，予以打倒。所以不但積極的方面要謀理想着的主義之發生長成及其普徧；而且消極方面，還要謀存在着的主義之破壞及消滅。其惹起之糾紛與其因相衝突，而相消失之力量，都是整個民族的損失。這個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損失，在平時尚且可惜，在危急存亡的時候，豈不更可痛呢？其在產業界，例如勞動者與企業者階級間的情感利益，原不相同，倘能爲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情感利益打算，而互相調和，以歸於一致，豈有在知識界反堅執門戶之見，而不肯相容之理？然則就存在着的主義加以扶持，勸其發達，俾能達到救國之目的，知識界之有力份子，定能欣然爲之而無所扞格的。那麽國民大會之第三基礎，也於此建立了。簡括說來，我們對於國民大會的前途，以滿腔熱誠，期望本黨同志相與戮力，來完成三民主義的建設。同時以滿腔熱誠，期望非黨員之各界有力份子，也相與戮力，來完成三民主義的建設。我們相倍本黨同志，對於非黨員的各界有力份子，必能本推賢讓能之精神，以期集中人才挽救國命。我們同時相信非黨員之各界有力份子，必能本同舟共濟之精神，在一個確能救國的三民主義之下，共同奮鬭，以期貫徹國民革命之使命，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

中美間無線電通話

中美無線電話，於十九日晚九時半在國際飯店二樓，由交通部部長俞飛鵬，次長彭學沛親自主持隆重之開典禮後，於十一時開始通話。會場由上海電話局及國際電台廣播電台連日會同佈置，富麗莊嚴，應有盡有；場前懸有中美兩國之國旗，孫中山，華成頓遺像，及林主席，蔣委員長，羅斯福總統畫像，與交通部電政司標記。頂上懸有萬國旗，四壁繞以鮮花綵燈，場中有用糖果特製之中美無線塔等，優美珍品，舉不勝數。至九時許，中外來賓接踵而來者數百人。行政院代理院長兼外交部長王寵惠，美國駐華大使詹森，蔣委員長夫人宋美齡女士，孔副院長夫人宋靄齡女士，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宋子文（由鄭萊代表），滬代理市長俞鴻鈞，美國駐滬領事高斯，以及中西各國外交金融商業工程領袖等，均先後到場。十時許，先由交通部部長俞飛鵬致開會詞，嗣美大使詹森致詞；至十一時，即開始舉行通話儀式。通話室設於十五層樓，另闢一室，室中設一橢圓形桌，桌上排定各接話人座位。十一時正，先由電政司司長溫毓慶致詞介紹，隨由（一）王代院長與美國國務卿赫爾通話，（二）（三）

蔣夫人孔夫人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夫人通話，（四）俞部長與美國交通委員會主席博雷爾通話，（五）美國國務卿赫爾與美國駐華大使詹森通話，（六）（七）王代院長宋委員與中國駐美施大使通話，（八）孔夫人與中國駐美施大使夫人通話，（九）美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項伯克與美國駐滬總領事高斯通話，（十）俞代市長與美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項伯克通話，（十一）彭次長與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副董事長密勒通話。各項演詞及中美雙方通話經過，均由放音器傳佈二樓會場，並由交通部廣播電台加以廣佈。

開幕時俞飛鵬致詞

十時許舉行開幕儀式，首由俞部長致開幕詞，略謂今日爲中美無線電話之開幕典禮，承王代院長美國大使詹森先生，蔣夫人，孔夫人，宋委員子文先生，上海市俞代市長及各來賓惠臨參加，不勝感謝榮幸。科學進步，日新月異而不窮，當民國紀元前五年，（公元一九〇六）中國與美國首由太平洋水線電報公司用海底電纜通訊，彼時已稱迅捷，迨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上海國際無線電台成立，用無線電與小呂宋通報，其明年又與舊金山直達通報，衆咸詫爲驚人進步。但用文字達意，終不如語言之便利，惟無線電話，則彼此對談，可立卽交換意見，無所隔閡，節省許多時間，實現代交通之利器。交通部爲應時代之需要，經三年之籌備，中美間之無線話通話，今日始觀厥成，實深欣忭。中美間無線電話，本定日夜兩次，玆因夜間試驗通話之成績甚佳，故先行開放夜間通話，現仍繼續試驗，以求日間之通話；從今以後，遠隔重洋之中美兩國人民，可直接對談如晤敍於一室，不獨兩國僑民間多一便利與安慰，而傳達兩國政情商情文化事業等等，多一箇便聯絡；深信兩國邦交，將自此益趨親密，是則本人今日所以欣忭之意義也。故借此機會，敬各位一盃酒，並祝各位健康云云。繼由電報局包局長譯成英語，轉達外賓。嗣美國駐華大使詹森氏致詞：略謂今日中美無線電通話，在歷史上實爲新紀元，事前中美兩國，邦交雖睦，但人民遠隔重洋，直接接觸機會太少。此番無線電正式開放，兩國人民，可以直接交談，如在一室，此不獨便利私人商業，於兩國邦交上，亦可增進不少。本人今日能在此參加盛會，中心愉快，莫可名狀，謹以至誠，向俞部長及各位來賓致賀。

兩國當局相互致賀

王代院長兼外交部長致美國國務卿赫爾之辭云：赫爾先生，今天得在無線電話中與先生互道問候，眞是榮幸之至。橫渡太平洋之中美航空，適在三星期前開始，過去須數星期或數月之久的大洋交通，祇須數日，已能蕆事。近世科學昌明，又有今日無線電話之通訊。現在中美通話典禮開幕，中美兩國人士不獨今後能在物質與文化上之交換，而更能在言語上作直接之交談。孔子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們中華民族所有博愛之精神，得此交通之助，必能使世界人民得到更深刻之印象。剛纔說過科學發達，已使地球縮小，國與國間之關係，日益密切，希望以後無論在種族上宗教上政治上之思想，融融然如一家之結合。中美邦交，素極和睦，藉比無線電話，今後定能更形增厚兩邦友誼矣。美國國務卿赫爾致我國行政院王代院長賀辭云：王部長，今日貴我國雙方舉行無線電通話開幕典禮，貴部長與鄙人均得躬逢其盛，不勝愉快。鄙人謹藉此機會，向貴部長申致賀忱。査貴我兩國間之交通，始自一七八四年，當時有一葉扁舟滿載商品，首次駛往貴國，其航程自紐約至廣州共經六閱月之久，蓋彼時貴我兩國之間交通，僅恃帆船爲惟一利器也。最近因科學昌明及器械精進之結果，交通隨之發展，各國之商品文化，甚至語言交換，雖遙隔重洋，不復有阻障之慮，科學之進步，卒使世界上距離減縮，而國與國間，雖各僻居一方，亦能相互接近，如比鄰人，今日貴部長與鄙人各處于兩半球相對之一方，互致賀詞，竟不啻在同一城市，而用電話相互對話，此次貴我兩國間無線電話開放後，使兩國間之交通闢一新紀元，鄙人深信必能因是而增進兩國人民之友誼並使貴我兩國雙方各蒙其休也。

孔祥熙與艾頓晤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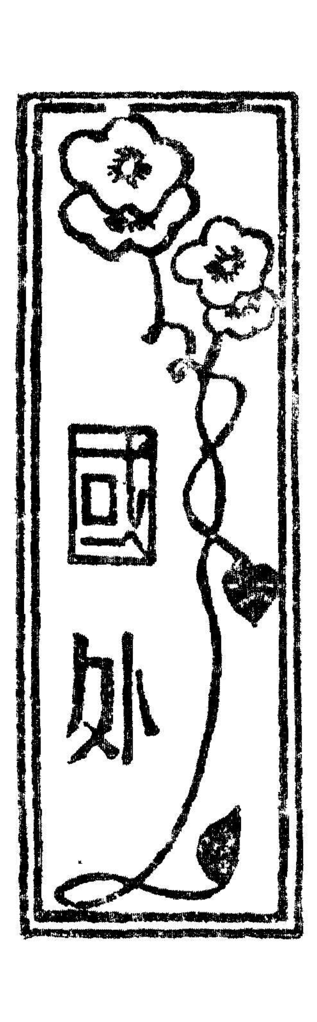
倫敦二十日哈瓦斯電：外相艾頓本日會晤中國政府參加英王加冕典禮特使即財政部長孔祥熙博士，進行談話。艾頓當向孔特使保證，英國倘與太平洋沿岸任何國家談判，則在此項談判中，務當嚴格尊重中國之利益云。外交界人士頃謂艾頓此項保證，係指現所計議中之英日兩國談判而言；蓋中國方面，對於此項談判，不無憂慮之處，故上月間，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爵士，赴南京訪問中國外交當局時，曾提供相同之保證。艾頓外相今乃重行加以申明云。外交界人士又以為澳洲聯邦總理萊恩斯，日前在帝國會議中建議訂結太平洋各國互不侵犯公約之一事，艾頓外相或亦曾向孔特使有所提及云。又倫敦二十日路透電，今日英外相艾頓與中國慶祝英王加冕特使財政部長孔祥熙晤談甚久，據路透記者所知，雙方對於中英兩國間之友好關係，均有滿意之表示，若更以普通情勢而論，雙方皆覺前途極可樂觀。艾頓曾一再聲明，英國所採取之步驟，凡足以改進遠東之局勢，英國必將與有關係諸國通盤籌劃之。再則艾頓近以澳總理萊恩斯主張遠東會議之召集，而帝國會議席上外交問題已漸入緊急討論之中，故亦亟圖與孔氏商談與中國有關之遠東問題；且遠東問題最近在倫敦已在時刻討論之中，日本專家對於英日間關係，已屢次與英政府當局磋商，即德日反共協定或亦論及云。

英報論不侵犯公約

倫敦十九日路透電：泰晤士報今日載一社論，對於澳洲國務總理萊恩斯所提出太平洋諸國締結不侵犯公約之建議，有所批評。謂華盛頓條約既告滿期，太平洋國際關係，不可不亟取新的基礎；如屬可能，更當覓取較堅強的基礎；此種事態，至為顯明。惟沿此路線之任何計劃，其成敗大都必視日本所持以準備合作之精神如何為轉移，就此點而言，目前朕兆，甚為良好。日外相佐藤五月十七日對各地方長官所發之演說，詞旨溫和，重彈對英友誼之論調，此種論調，東京近已一再彈之，而倫敦亦一再歡迎之。中國為最有利害關係之重要份子，苟其為主權國之權利與責任為人完全承認，則中國當不致有不願與聞之理由。不侵犯公約之組織，如欲求其充分周密，則似非包括蘇俄不可，惟欲中俄日三國以親善隣邦之姿勢，舉行圓桌會議，此事似非可語於今日，然亦未可斷為永遠不可能。在遠東問題解決中具有決定力量之因素，誠如日本政治家近已逐漸準備承認者，為東方兩大隣國間關係之性質。簡言之，即日本在華與對華政策之目的是已，英美輿論，彼此相同，此為尖銳試驗，情感縱其有力，然此不僅為情感事件，因在實際上，莫能籌議如萊恩斯所已提議者之制度，除非有以恢復中日間相互信任也云。

日方幻想英日協調

中央社東京二十日電：英王加冕禮已過，傳日駐英大使吉田，奉外相佐藤尚武一週前所發之訓令，即將與英外交部次官幫辦賈德幹，開始正式談判。據日文報紙所載消息稱，在英王加冕禮未舉行前，日英初步談判中日本所提計劃之主要部份，包含相互承認兩國在華之勢力範圍，日日新聞今晨主要消息之標題，為「吾人華北——不列顛華南華中，」該報並披露佐藤之訓令，謂「根據與業已廢棄之日英同盟之同樣精神，實現日英在華妥協，即相互尊重之既得權。英國承認「滿洲國」之存在為既成事實，以及日本之與華北有特殊關係。日本將以充分諒解接受英國在華中華南之既有的進展，因此成立一種所謂「友好協約」，傳此次友好協約之基本前提，為日本宣言對華並無土地之野心，惟中央社記者以上述消息叩諸日外務省發言人時，據答稱，倫敦交涉，並未有若是迅速之進展云。並對所謂正式交涉何時開始一節，避而不答，據此間外國觀察家之意見，則堅持日英間任何政治協定，尤其是規定重行劃分在華勢力範圍之協定，極難成立。蓋此將嚴重損害中國之主權，而為英國現時所不願為者，彼等認為英國與其重行劃分在華勢力範圍，毋寧希望日本斷然不損毀中國之主權及土地完整；再則彼等因鑒於軍部之支配日本對華政策，故對於吉田所能負之任務，表示懷疑；謠傳日英共同財政上扶助中國一節，已成幻想。緣據今日消息，日本現謀向英舉行大量信用借欵，其中主要為原料品及重工業品，日本現亟需此項借欵，因日本現缺乏海外金準備也。關於此點，吉田與賈德幹談判時，雖或將提出，但苟有實現之可能，則將交由門野重九郎之經濟使節承辦云。



三國維持中歐均勢

巴黎十九日國民新聞社電：英法蘇三國今日已口頭議定合力維持中歐之均勢，據悉此項協調，完全爲應付義德兩國準備締結軍事聯盟而成立。三國代表於英王加冕之時，在倫敦舉行會議，即決定應取之政策，最後再由蘇聯外長李維諾夫，法國總理里昂伯倫，及外長台爾博斯在此成立口頭協定。按自德國元首希忒拉與義首相墨索里尼擬在多瑙河流域擴展勢力以來，英法蘇三國即主張凡爾賽和約所造成之中歐關係，在地理上政治上及道德上均不容私壞，法蘇二國已議定法蘇聯盟必須努力維持，英國亦同意認爲德義軸心如不加以制止將發生危險，如另締羅迦諾公約，法國堅持須與法蘇聯盟不相違背，並須保証東歐國家之獨立，與西歐國家無異。上述協里調第一談話之結果，台爾博斯尙須與比國總理齊蘭，奧國外長史密特，及南斯拉夫執政保祿親王談話。法蘇兩國則已議定維持一切現有條約，並贊助改善中歐經濟之努力，據稱兩國之態度，與教庭，英國，及羅斯福總統之主張，皆相符合。法國某發言人今日聲稱，英法兩國已議定對於中歐國家予以「最惠國」待遇之計劃；而英國所以允在經濟上讓步，蓋知羅斯福亦贊成此事，俾可改善世界政局云。觀察者以爲英法兩國之新政策，即爲奧國允助他邦抵抗德國壓迫之答復云。

倫敦十九日哈瓦斯電：日前英王舉行加冕典禮，各國要人，均來慶賀，並乘機與英國當局舉行外交談判。茲據負責方面指出，此項外交談話所討論者，以未來西歐公約問題，中歐問題，及法蘇互助公約問題爲主。討論結果，証明英法兩國對於各項事件，見解完全一致。茲就負責方面人士所稱，就上述三項主要問題之討論經過，概述如次：（一）未來西歐公約問題，英法兩國均主張未來西歐公約，應與國聯盟約發生關聯；但義德兩國，則主張保障西歐安全之新制度，應採取若干大國共同支配之形式，而與任何集體安全制不生聯繫；雙方見解，既屬懸殊，能否予以調和，俾未來西歐公約得以成立，此在英國方面，甚爲懷疑；以故德國國防部長白倫堡上將與英國當局舉行談話之後，態度頗爲樂觀云。（二）中歐洲問題，據消息靈通人士宣稱，捷克總理霍德柴，奧國外長史密特，南斯拉夫第一攝政保祿親王，暨中歐各國其他要人，均曾指出英法兩國關于保障奧國獨立發表鄭重宣言之一舉殊屬不合時宜；蓋英法兩國對於奧國領土完整，抱尊重與保障之決心，此爲義德兩國之所熟知；今若再行發表宣言，不但毫無用處，且足以引起羅馬柏林方面之不利反響，而造成中歐洲紛擾之新因素。職是之故，英國現僅準備對多瑙河各國任何種提議，凡以多瑙河流域各國經濟合作爲目的者，均加以贊助，而以捷克總理霍德柴所提議多瑙河各國經濟合作計劃爲尤然。一俟關係各國採取此項提議之後，英政府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或將奉命前往中歐洲各國，俾英國對多瑙河流域各國經濟建設計劃，將在技術上予以贊助云。（三）法蘇互助公約問題，關于此項問題，日昨法國國務總理里昂伯倫及外交部長台爾博斯與蘇聯外交委員李維諾夫在巴黎舉行談話後所發表之公報，其措詞乃以台爾博斯與英外長艾頓日前在倫敦所商定之原則爲根據，此原則即在目前形勢之下，法蘇互助公約雖未便加以加強，但亦不可加以削弱。蓋英法兩國對於歐洲各項政治問題，採取合作態度，如法蘇互助公約一旦增強，則英國各自治領或將以英國對於蘇聯担負確切性質之約束爲慮，而發生恐慌。反之，法蘇互助公約倘加削弱，則又恐被認爲係向德國之要求有所讓步，此亦斷無理由可言，故二者均當力求避免。

英帝國會議商外交

倫敦廿一日路透電：今日英帝國會議舉行各代表團首席代表會議，由首相包爾溫主席。會議大部份時間聆取外相艾頓之外交演說，據一般意見，此後會議所餘之些少時間，將用之於國防問題之計議，而經濟事項之談判，僅可成立相當基礎，以作日後繼續討論之張本云。再則英內閣不久即有改組之勢，而澳洲亦復將舉行選舉，均表示此次帝國會議，恐未必有十分確定之決定；據今晚發布之報告稱，今日下午繼續舉行會議，由財相張伯倫主席，加拿大總理金氏對於加拿大之普通外交關係，曾作一概括的陳述。繼由奧代表卡賽，紐西蘭總理薩凡治，南非總理赫索格，及印度事務大臣塞特倫等，相繼演說，並已定於明日上午十一時繼續開會云。

林進行組織法西斯黨

東京二十二日電：昭和會宣布自動解散後，首相林銑十郎則作第一步行動，公開組織法西斯黨，以擁護政府。林銑十郎今日邀建川美次與小林省三郎兩氏至官邸，密談半小時。按兩氏一般目爲右翼國家主義運動之領袖，據聞在談話中，林表示將堅決遵照既定路線前進，而繼續保持政權，俾實

施各項改革政策；并要求兩氏倡導組織新政黨，以擁護政府。建川，小林兩氏於回答中注重下列四點：（一）無論既成政黨倒閣運動之壓力如何強大，現閣不應暴露自身弱點而辭職。（二）新政黨必須爲全國家之政黨，而彼之組織，須與實行改變選舉法平行推進。（三）俟新政黨獲得優勢時，政府應毫不遲疑依照需要解散議會，雖至十數次亦所不惜。（四）兩氏願供獻本身進行組織如此之新政黨，但政府應在財政與政治便利上供給最大之協助。聞兩氏並提議具體改變選舉法，着重以下二點，徹底進行官營選舉，以及改變現行普選制爲貴族選舉制云。

同盟社鎌倉二十二日電：首相林銑十郎二十三日在鎌倉別莊與記者談時局問題。（記者問）補任閣員之事何時實現，（林答）政治情勢尙未安定，擬暫觀望形勢，然後着手補任。（問）昭和會之解散，豈由現內閣促進者乎？（答）余事前未知昭和會之解散，政府未曾考慮政黨等事。（問）新黨問題，似復再燃，閣下有意積極進行組黨運動乎？（答）新黨運動，非由政府進行者，本人亦無積極組黨之意。（問）政黨方面聯合戰線，實行倒閣運動，以致政界空氣非常不安定；在此情形之下，政府尙欲維持現狀乎？（答）除以對於今日時局必要政策對付之外，別無他途。（問）政黨如在特別議會劈頭提出政府不信任案，則應如何處理？（答）應以愼重態度考慮之後，爲最後決心。（問）所謂決心者，是總辭職乎？或係解散議會乎？（答）非視不信任案之理由，不能决定。（問）據政黨之說，打倒現內閣，爲國民之總意，此說如何？（答）或係多數人之意見，亦未可知。然總選舉時，大都會之棄權者，達五成之多，且違反選舉事件亦頗多，此等諸點，須要詳細檢討，其結果如知被選人爲有能之士，並爲正當認識時局之人物，則政府不得不爲考慮。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起
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止

五月十九日　星期三

〈中美無線電通話
〈劉峙返汴
〈義王抵匈

五月二十日　星期四

〈劉航琛抵滬川謠漸息
〈全國手工藝展開幕
〈孔祥熙訪艾頓
〈法外長抵比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劉航琛抵京謁當局
〈孔祥熙訪麥唐納張伯倫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宋韓會於商河
〈馮玉祥赴泰安
〈揚虎城代表李志剛抵京
〈蔣作賓抵津
〈林銑十郎公開組織法西斯黨
〈法外長返國
〈蘇聯完成北極飛行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蔣委員長辭京西上
〈馮抵泰安
〈森島飛津
〈朱慶瀾返抵蘭州
〈顧維鈞抵日內瓦
〈義王離匈返國
〈艾頓赴日內瓦
〈煤油大王洛基斐勒逝世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蔣委員長抵潯
〈孔祥熙訪萊恩斯
〈川局解决方案草定
〈國聯行政會開幕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孔祥熙離英赴日內瓦
〈韓復榘抵泰安謁馮
〈汕頭日僑毆傷我警察
〈政院通過川救災公債案
〈德法進行會談
〈國聯行政院會開會

太平洋形勢與中日問題

十九日倫敦泰晤士報批評澳洲總理萊恩斯所提太平洋諸國應訂互不侵犯公約之議，謂見取太平洋國際關係新的基礎之任何計劃，其成敗概視日本所持以準備合作之精神如何爲轉移。又云：「中國爲最有利害關係之重要份子，苟其爲主權國之權利與責任，爲人完全承認，則中國應無不願與聞之理由。」又云：「欲中俄日三國以親善鄰邦之姿勢，舉行圓桌會議，此事似非可語於今日，然亦未可斷爲永遠不能。」「要之在遠東問題解決中具有決定的力量之因素者，爲東方兩大隣國關係之性質，卽日本在華與對華政策之目的如何是已。」又云：「英美輿論，彼此相同，此爲尖銳的試驗，不僅爲情感事件，蓋除非有以恢復中日間相互之信任，則如萊恩斯所提議之制度，實際上將無從進行。」該報此論，深切著明，一語破的，且足以反映英政府對太平洋與遠東問題之見解，而爲實際上有權威影響之文字也。

關於太平洋互不侵犯公約之提議，本報日前已略論及之。茲再分析問題，具體的陳述其意見與觀察，卽以作對於泰晤士報之批評。

（一）澳洲之提議，以意見論，並非新創，惟現時較帶有實際推動之可能性。蓋其一：西歐局勢，較前改善。卽因德義軸心之成立，愈促進英法蘇之團結，而英法蘇之目的，爲弭戰，故對德義亦不持深拒固閉之態度。德義方針，今後實際上遂亦可望趨於緩和。以現勢論，歐局有趨小康之望，果爾則英法蘇將漸有着手太平洋問題之餘裕。其二：英美關係，有更趨緊密之可能。最近台維斯出席糖業會議，由英歸美，相傳新有重要諒解。其表現殆在英帝國會議結束以後。泰晤士報所云「英美輿論彼此相同」一語，甚可重視。其三：蘇聯外交，近又活潑進展。凡足以固法，和英，防德義而安歐洲者，無不竭力以謀之。其標榜爲集體安全，而政策則東西並重。夫問題關鍵本在英蘇，而年來大勢，英蘇在逐漸接近之中。英蘇海約，蘇聯遠東海軍不受限制，尤可注目。誠以蘇聯除完成其潛艇政策之外，近已着手建造巨艦，而因北冰洋開拓之成功，此後一年中有三個月，其在歐艦艇，可經冰洋而來遠東。泰晤士報所云「不侵公約之組織，如欲求其充分周密，則似非包括蘇聯不可」者，專就海軍問題而論，亦有此新形勢矣。其四：如泰晤士報所論，計劃成敗概視日本如何，而最近日英正在倫敦有廣泛性質之談話。就數年來經過觀之，英日親善之姿勢，殆以目前爲最逼眞，故英國果欲運用外交，則此時爲較有可能性也。

（二）雖然，泰晤士報既言之：此事須看日本，其最要因素，爲日本在華及對華政策之目的如何。吾人大體考察，大抵澳洲之建議，殆專望美日澳之諒解，此澳洲所急需者。然英國政策，則有廣泛性質，泰晤士報之結論，蓋足以代表整個的英帝國之見解，且與美國輿論一致者也。日前美國電傳彼邦之態度，卽謂本有不戰公約九國公約在，果遵守之，卽可維持和平矣，何必新訂公約。蓋換言之，現行公約不肯守，新約何用。此無他，亦卽指中日問題而言也。泰晤士報所論，在原則上甚爲正確。卽（一）中國爲最有利害關係之重要分子，（二）非恢復中日間之相互信任，則太平洋互不侵犯，無從談起。吾人並願推論：美國公私各方雖向守沉默，但其對於問題之認識，在消極方面，或較英國更不折不扣

。蓋美國近年態度，爲不願對中日問題，再發空言而受煩累，而消極的則堅守史蒂生政策以來之立場，今後亦絕不自行放棄者也。

（三）然則可以論中國之態度。關於此點，說明極易。即（第一）中國之現行的外交政策，爲遵守一切合法的條約上之義務，縱其事不利而須變更，亦須以合法的手段，交涉而變更之，決不爲片面的廢棄之舉。惟對於以暴力侵犯或脅迫所占取之結果，必不承認。（第二）中國由其立國原則上，對於凡足以促進國際和平而中國得平等參加者，皆願協力。假令列強發起太平洋互不侵犯公約，吾推料中國政府定爲同情之考慮，但須以不礙及中國權利爲限。（第三）關於中日問題：在過去若干年內，中日有一重要歧異，即日本願直接交涉，中國則傾向國際解決，現在異是。中國政府無時不願與日本直接交涉九一八以來之中日懸案。其絕對條件，當然爲必須恢復領土主權，及保持行政完整，然並不期待以國際壓力得之，而希望與日本交涉解決之。是以中國態度，非常合理，且較過去有重大之變遷。泰晤士報所論，問題在日本而不在中國，亦極中肯綮之論也。

（四）最後將論此新提議之能否成功及如何方能成功。曰（第一）就現時論，日本態度，去此尚遙。蓋日本所願贊同者，爲列強承認其在華及對華之一切所謂「既成事實」後之新協商，而不願承認及糾正自己之錯誤。（第二）關於中日問題，日本固反對列強干預，而在直接交涉之方式中，亦無意與中國眞正解決懸案。（第三）因遠東情勢如此，美國對太平洋互不侵犯之議，目前尚不能發動眞正之興趣。蘇聯則興趣甚濃，但更無運動日本贊同之可能性。（第四）目前太平洋之實際趨勢，將仍以軍備及通商之競爭，爲中心問題。澳洲提議，去實現尚遠。然有可注目者，則因英美之接近及兩國擴軍之漸次完成，因英法蘇一般之合作，因英帝國各部分團結之增進，則此次澳洲提議之精神，今後將逐漸化爲國際輿論，更進而形成數國間之政策，是以將來依日本政策之演進如何，太平洋形勢將有種種可能的變化。（第五）吾人勉我國民，俱認識我國之權利與責任，自覺其地位之重要，努力建國，修明庶政。蓋確如泰晤士報所云，中國爲最有利害關係之重要分子，可知問題雖在日本，而解決問題之鍵，畢竟在中國自身。中國誠日新而進步焉，庶可望終能善決中日之懸案，若中國不迅速進步，則在任何新形勢之下，終亦將不免爲被動者。吾人日前論此國際新趨勢之結語，爲「但表歡迎決不倚賴」。今讀泰晤士報論文之後，仍願以此語促國民之注意與自省！

亞美兩大陸交通之新紀元

（錄五月二十一日津滬大公報）

今晚九時半，交通部當局於上海國際飯店，舉行中美無線電話通話儀式，十一時將開始通話，而由蔣夫人與羅斯福總統夫人行之。此誠亞美兩大陸交通之新紀元，不可以不祝。

中國交通行政，近年在整理與發展兩方面，皆有進步。國際交通，亦促進不少。無線電話方面，中英中日皆已開通，茲復見中美通話之正式開放焉。關於中美交通，月前航空聯絡，業已實行，即中國客郵，得搭中航公司飛機由滬至港，改搭美機往美洲，其旅程約爲五日。按輪船交通，需時不下三星期，而飛機以五日了之。科學之力，可稱偉大。然今後中美人士，更可隔太平洋而通話，天涯海角，萬里一堂，姑不問今後實際應用上之效益如何，僅就精神的影響而言，亦將收莫大之效果矣。

中國國民，爲愛國主義者，同時爲國際主義者。故雖在其自力更生之艱難過程中，始終不忘國際合作，並禱祝國際進步。如中美通話之舉，即象徵國際合作與進步之一種新紀元，凡我國民，當俱感濃厚之興趣者也。夫亞美兩大陸，晝夜相反，隔太平洋而對峙者，過去不知幾千萬年，其頻繁交通，僅近世之事。而美國爲美洲之領袖新邦，中國則亞陸之

文化舊國，此兩國者，自近世通商訂交以來，又從未交惡。文化與經濟之關係，皆有順利之發展。在中國近代之憂患史中，此兩國從無重大爭執，而中國自清末以來之革新建國事業，乃常受美國國民之同情。職是之故，中國國民，於美國之事，常抱友情而感興趣。所惜者，距離過遠，交通需時，望洋興歎，亦或有之。此兩大陸過去關係之縮寫也。然觀最近航空之發展，及此次電話之開通，凡過去千百萬年所認為不能解決之地理的困難，今已以科學之威靈而解決之。且預料今後尚將繼續進步不已，最後除晝夜相反之一點無可如何之外，將使兩大陸人民全不感大洋之遠隔，以上海紐約間言，今日既可聚話一堂，焉知若干時期後，不能朝發夕至？此交通界之驚異的進步，為支配今後世界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趨勢之最大因素，其有裨益於有傳統的友誼之中美邦交之增進，亦自不待言矣。吾人於祝賀之餘，更陳數義。其一：望我交通當局，更努力使國內的及國際的各種交通事業進步，就國際電話言，望繼續設法，與尚未通話之各主要友邦如法俄德義，促進通話之設備。柏林方面，去歲來本亦有交涉，不悉近狀如何。其二：對已通話之國家，可誘導中國經濟文化各界，多為實際的利用。其三：希望我國民藉交通之進步，更增加對於國際合作之興趣，並須認識在地理的縮小之今日，國際合作，實將來世界之主要趨向，故我國民更應努力求本身之進步，以適應世界新時代之需求。其四：我國民一面應信仰讚歎科學，同時則須反省中國對現代科學之貢獻太少，故世界科學愈進步，則中國自身之落後愈可危，是宜抱迎頭趕上之決心，迅速求取在科學界之平等地位。其五：吾人最後對於交通進步後之中美關係，在經濟文化上俱抱有不少之希望，而今日兩大陸之通話，無疑的將為今後太平洋岸各國關係繁密之象徵，吾人謹以此語作祝詞，且勉我國民努力建國，以把握太平洋之新時代！

（錄五月十九日津滬大公報）

多數與整個

黃炎培

一個月來，有大學，有公園，有銀行，先後舉行二十周，三十周年紀念，與其紀念遠去，無寧策勵將來，我沈沈地想着。三五年來，每年分一部時間，走各省區，所聞所見，健康的少，痛苦的多。現在既這樣了。今後將怎樣呢？我又沈沈地想着，看到全國，擺在吾人眼前的，樂觀之中有悲觀，悲觀之中有樂觀，與其評隲現在，無寧從未來方面推測一下，我又沈沈地想着。

左思右想的結果，發見今後很顯明地兩大趨勢。將以切合於這兩大趨勢與否，來定前途成和敗的標準。

其一，凡着眼在大多數方面的福利者勝，否則敗。中國人口，通稱四萬萬，一部二十五史，每一時期，真在那裏活動着的，至多不過幾十百人。其餘不是跟人家跑，便獨自躺着睡。世界進化，活動人數，活動範圍，一步一步擴大。恍惚從前演的是獨脚戲，現在雖沒有全班出馬，然登臺的演員，已日漸加多。甚至觀衆加入插科，有類於蜀劇的幫腔。從前少數人宰制全社會，勢力屬少數人。今後活動者多，勢力將屬於大衆。

勢力屬於大衆，這句話未免太早些罷？不。須知非大衆奪取勢力，是少數人很自然的會把勢力讓給大衆。因為從前戰爭，是兵與兵相戰，是少數人驅多數人作戰。今後是民自為戰，是兵和民混合着作戰。若是一方兵和民混合着作戰，一方兵被迫作戰，而民袖手作壁上觀，誰勝？誰負？還待問麽？所以中山先生遺囑主張喚起民衆，共同奮鬥。而在事實上民國與滿清遇，滿清敗，因民國有民，滿清無民故。護國軍與袁世凱遇，袁世凱敗。因護國軍有民，袁世凱無民故。而國民革命軍與北方軍閥遇，北方軍閥敗，因國民革命軍有民，北方軍閥無民故。乃至綏遠剿匪，我勝而匪敗。因匪無民而我有民故。

不幸而發生國難問題。在挽救國難這個口號之下，取民之財或不以其有餘，用民之力或不以其閒隙，有為之解釋者，說：體恤了百姓，便無法保存國家。救了民便救不了國。就救國不救民罷！此意錯了。如果「日討國人而申儆之」，到不得已時，積長期中儆的功夫，休說犧牲民財，民力，乃至犧牲民命，猶將無怨。但在平時體恤一分人情，即保存一分元氣。今日我所體恤的，即是將來彼所犧牲的。今日多加一分體恤，即他日多獲一分犧牲，而國家的生命，亦即因此多得一分保障。反是，既無體恤的誠意，又無申儆的良法，惟有驅他們做漢奸罷了。即使人人愛國，不肯做漢奸，在國家的立場下，每一個百姓，都是國家關於生產的一個工具，到民財與民力兩竭時，工具毀壞，更誰為國家生產者？

在各種取民制度下，最宜注意者，是對於一般人民生活必需品的課稅。例如鹽稅，凡我所到處，人民莫不感覺食貴

鹽之苦。最近報載又有改用市斤提高稅率之說，此事萬萬希望不確。忠於謀國者，不忍見民之詛咒其國，必以舍鹽而另籌欵爲是。

本報四川特訊，（本月二十一日）「災民多至二三千萬，食及泥土。其不能久耐，爲勢所必至。且強派鴉片與強驗地契，各地仍雷厲風行，各縣各鄉被押被扣者，動以數十百人計。」記者去歲遊川，川民之慘，詳見拙著蜀道。不必問民衆，就專員縣長口述，築路徵工徵糧的苦，已足使人悲歎。我希望，我料想，今後各省區賢明的當局，在這「飢者易爲食」的時候，誰最愛惜百姓？誰最能培養國本？民命國命皆將寄託於彼。若長此不變，豈惟殃民，直將禍國。惟有同歸於盡罷了。

任何事業，皆將以其對於大多數的貢獻，誰多誰少，定其成績之殿最。例如銀行，今皆知以服務公衆爲目的了。今後定將看服務誰最廣，享利益者誰最普，認爲成功誰最大。農村復興問題之一致引爲重要，因其關係大多數福利故。合作社制度之所以風行全國，因其用意，在制止少數人搾取利益，而公之於大多數故。可惜合作社雖偏全國，眞有當於合作本意者尙少。

其二。凡能構成整個力量者勝，否則敗，造化小兒一天一天在把東一羣西一羣人用他的技巧揉合着。第一隻英國輪船從大西洋航行到紐約，在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到現今不過九十九年，現今呢，輪船之外有火車，有汽車，有飛機。其通消息，有電報，有無線電報，有電話，有無線電話。再經若干時間，也許無線電機挂在耳邊，可以自由收音，挂在嘴邊，可以自由播音。飛機兩翼插在身邊，可以自由航行。世界不曉得縮小到甚麽地步。就在現時，國際合作事業，一天多一天，國際團體，一天多一天，雖因殺人的科學的權威，今後戰爭的規模特別來得大，不敢不避戰，不敢不備戰，一方避戰，一方備戰的結果，怕到底免不了一戰，可是世界總有一天，會把全球十九萬萬人，歸納在一個組織之下，會把世界全部人類社會，完完全全構成整個的力量，這實在是人類進化過程中自然的趨勢，必經的階段，我所敢斷言的。

欲適應全部人類社會構成整個力量的要求，須先構成局部的整個力量。於是民族主義發生了。我所認識人類進化過程中的民族主義，他的意義，就是一民族整個力量的構成越健全，其促進全部人類構成整個力量越迅速。而因每一民族都在構成他們整個力量，有無力者，恰如孤卵夾處衆石中，不會有僥倖生存的希望。

反觀我中華，自甲午以來，無日不在孤卵衆石的形勢之下。而其終於爲卵，不能爲石，則以其無日不在內力相銷的局勢之下。直至民國二十五年兩廣，綏遠，西安三大事件發生，自政府以至民衆，凡所表示，一變離心而爲向心。而外人之覘國者，遽稱爲統一局勢業已完成，吾人在不自信，不自滿之際，當如何珍惜，如何維護此百年以來最有希望的政局呢？

欲構成中華全民族整個力量。必須中華每一個人民，把他所有力量，不許有一些私藏着，不許有一些浪費着，完完全全貢獻給民族生存最需要最迫切的工作上。必須中華每個省區，在中央整個計畫之下，努力於開發生產以增進物力，訓練民衆以團結人力，中央集衆力的大成，在振刷精神，調整工作以外，尤須特別着眼一大事，卽進人治於法治。藉人治之力，造成一條軌道，或推或挽，一齊向這軌道上行走，雖人治制度下的「人」，亦莫能出此軌道之外。軌道上行走，成了習慣，恍惚離開了軌道，便一步不能行。一大部歷史，任何段落，苟其較可稱述，其始必由人治，後來局勢的穩固，生命的綿續，則無不以法治。若構成整個力量而建築在人治之下，直不啻把他所辛苦構成者，與人治制度下的「人」同其生命罷了。如何能認爲業已完足構成整個力量的使命呢？

在構成整個力量的工作過程中，最大的惟一的敵人，就是一個「私」字。所謂人治，卽藉這「人」之力，來撲滅這敵人。所謂法治，卽藉法之力，來撲滅這敵人，我終祝望人們，靠他們的聰明，自動地把這「私」字收藏起來，扯破了他。則無論其始人治，其終法治，在走上構成整個力量的程途中，定將事半而功倍。

豈惟國家，乃至個人，乃至任何方式，任何目標的集團，苟有生命的，將莫不以其整個力量的構成與否，定他生命的長度。

從最大多數的福利上着眼，從構成整個力量上着手。這就是從人以至集團，爲延續他生命最切要的兩大工作，誰完成這工作，誰成功，成功而且永久。　廿六，五，廿二。

（錄五月二十三日津滬大公報星期論文）



國風社選

湖上贈程穆庵

疑盦

十髮有賢從，文行承其家。不愧忠壯孫，師友誼孔嘉。湫齒吐清言，熙然粲天葩。酌我聖湖側，玉色輝流霞。為語散原叟，於我宏被加。期許安敢負，北望同咨嗟。

閱郁元英處士所繪鎮南關安南邊疆圖感而有賦二十韻

子言

往者越南役，主兵吾里人。撫桂建棨戟，潘公名鼎新。（字琴軒）少時父死賊，孝廉遂請纓。每戰居前行，是曰鼎字軍。尼者曰姑後，馬革示夙心。既平吳與越，又有山東行。踏冰救畿輔，名字動楓宸。詔撫滇與湘，為朕理斯民。無何越甲動，移節赴桂林。倉促備未周，強敵陷要津。（乙酉正月初十日法人陷鎮南關）召集蘇（元春）馮（子材）部，出師先謀成。苦戰一月餘，竟下諒山城。（二月十三日攻克諒山城安南境也十七日又攻克谷松鎮城法兵敗退方欲進取北寧而是夜奉到革職罷旨）詔書督前過，罷職促歸耕。（十八日公遂回諒山交卸）歸耕且從容，佇看和議云。償幣幸未及，諒山歸越營。持較中東役，賫壞何可論。昭雪旋徂謝，往績孰得湮。私謚曰襄勤，藉以鳴不平。繪此邊疆圖，處士郁元英。覽之再三嘆，涕下沾衣襟。

與戊阿丈貞柯華生通叔次叟探梅靈峯賦詩紀游並示越園

寥士

超山梅放遲，靈峯梅開早。舍遐且就邇，驅車共幽討。同調五六輩，瀟灑見襟抱。品梅補梅軒，暗香衣袖遶。我憶余公（越園）言，月旦應絕倒。真梅必五瓣，贋梅接桃夭。絳色何繽紛，素質已難葆。種梅非種桑，參差乃為寶。不植山坡中，夷曠失窈窅。古人貴一枝，竹外斜更好。且上來鶴亭，一覽湖山小。

和衆異丙子除夕韻

秋岳

短後衣單不著緜，誰教雪意入江天。相思鏡檻寒前夜，

預卜梅枝勝去年詩卷豈真勞有報酒杯初信濁能賢
知君禪榻花難住莫為談空更不眠

讀程侍郎詩集奉懷纕蘅使君貴陽謹次尊著九日甲秀樓詩韵　曉浦

絕似雲芬桀戟臨山鑱十韵耐沉吟枝幬葉箔留春住
牆角畦棱望雨深（黔中橡繭之利如何可推行全省否）秋水碧涵魚在藻
高樓花近鳥驚心天機漸轉亡胡歲側聽輿歌黍谷陰

奉和纕公社長丁丑元晨得雨　仲恂

梅魂柳緒促詩成快閣攜春路眼平故事放銜人吏少
新蒭傳飲禮文輕別來臺觀桃千樹酥處溪山鳥百聲
貌得使君荒歲雪流亡初復飫倉京

龍門峽　堯生

入山從此始高峽俯明漪陰處冷何似古來深可知借
君雙不借持我一軍持倘汲魚天淥還鐫龍窟詩（石遺嚣水故戲之）

秋夜不寐　靜仁

寂寞三更酒艱虞兩鬢詩狂歌驚虎豹醉墨起蛟螭林
密風來細山高月出遲寒蛩聽不寐惆悵此天涯

立春日感賦　巽謀

餞臘賓春歲又更東皇容易返臺城華清碧血長安樹
贈與江南爆竹聲
雜碎心肝祝太平（誠齋句離得心肝百雜碎）無災無難伏公卿大農
鎡貨關中磬上將絲冠海外傾（宇垣事）

丁丑新春口占　什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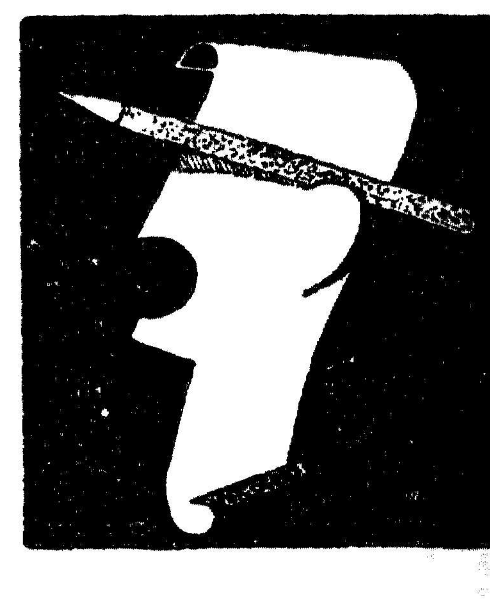
春氣能融半雪頗逢場作戲總欣然壯懷未滅童心在
行樂何妨更卅年

衆異屬題阮亭詩稿　釋堪

正宗薄力漫輕論遺墨猶看士氣尊袁趙矜才能觳否
千金一字却東垣

水調歌頭（汪懷吾丈以近製東坡生日詞見示并致慰勉前游棖觸依韵報之）　榆生

忠鯁分遷謫墮地記清朝北來南去何事沈魄倩誰招
風雪淒然歲暮料只揮杯狂顧花外一燈飄斯意忍終
古塊壘不須澆　蒲澗寺鶴峯樹冷蕭蕭卜居未遂棲
隱遺跡話前朝喜得從游沓土且復般家小住廿作海
南樵依德成虛願倦羽逐歸橈



淩霄一士隨筆

（續第二十期）

廖氏起諸生，爲湘中宿儒，學行爲一時勝流所引重，工詩文，事功則見諸常寧水口山礦務，績效大彰，世所豔稱。卒於癸亥（民國十二年），壽八十有四。其次子基域撰行狀所叙有云：

歲乙未，義甯陳公寶箴撫湘，明年大興卝政。先是陳公備兵辰沅，延府君課其次子三畏，其長子三立與府君尤善，故陳公父子知府君深，遂委辦常甯水口山卝務。卝場在萬山中，地狹隘，商人開採久，千瘡百孔，積潦甚深，交夏至即當停採。府君傍皇籌度，得開明礦一法，將朽壤揭去，開一大口，上哆下斂，使積潦歸於一泓，用田家龍骨車戽之，水易盡，然後隧地深入。規畫既定，削牘上陳，已報允，詎興工兩月，主省局者悉反前議，謂古今中外無此辦法，函牘交馳，百端誚讓，府君不爲動。……至十月乃獲大卝，明礦成效卓著，泰東西人來視卝者，咸……極言土法之善，水口山之名，已喧騰中外矣。戊戌，府君部選宜章訓導，巡撫俞公廉三以水口山不能易入，遂調署清泉，兼顧卝場。……會朝廷召試經濟特科，俞公及柯督學劭忞各疏舉府君名以應，府君以年老辭未赴。歲癸卯，俞公移晉撫，繼之者趙公爾巽，初履任，即調府君主省局，水口山委先兄基植接辦。先兄悉遵府君成畫，前後十六年，都費銀一百一十九萬兩，而加設西法廠實占十之四五焉，獲利在六百萬兩外。府君既入省局，將積弊澈底廓清，常謂治卝如經商，當保官本，圖漸進，毋務恢張。在事八年，官商大和，利無旁溢。巡撫岑公春蓂以府君有功湘卝，特奏保舉，……再疏請，以分部主事得賞三品銜二等商勳。府君辦卝雖久，然未經手一錢。當開工時，作文誓山神，有「洗手奉公，勉存朝氣。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等語；而言者不察，謂有私財數十萬，府君亦勿與辨也。……改革後，幅巾還山，不一與聞世事。……所著書，已刊行者曰珠泉草廬文錄二卷，詩鈔四卷。後集二卷，茭源銀場錄二卷，武軍紀略二卷，祠志續編三卷；未刊行者讀史錄二卷，文後集一卷，雜著一卷，書牘十卷，

筆記廿二卷，駢文一卷，自訂年譜二卷。可與王氏壽序合看。「芟源銀場錄」，吾所見惟署卷一之一册，爲水口山辦礦之公牘，而別有「芟源銀場詩錄」一册，爲詠礦事者，並刋列友好之贈詩，未知是否即以「詩錄」作卷二也。廖氏友朋所致書札多通，藏於家，承梅君鈔示，頗爲眼福。王氏尺牘，每雜詼諧，自成逸調，遂錄坊本「湘綺樓箋啓」之外者，俾與讀者同賞焉：

山中消夏，近伏乃涼，未識杖巾優游何處。珠泉銀局，心遠自清，熱客夏畦，城鄉同病，亦不以歸去爲高也。承命撰劉碑，並示大意，遵即序次，幷本店自造之文，非漢非唐，似傳似論，後世有闓運其人，毀譽正未可料，願公毋遽灌米湯耳。即求轉發劉世兄爲幸。專頌道佳，不具。

舍親得芘，正擬申謝，適承寄函，欣快覽之。大作及弟子諸詩詞，幷經細讀，老斲輪不待言矣，兩世兄揮灑莫比，尤爲勝事，惟詞中未留老翁地步，用意偶疏，茲爲批出呈鑒。次公送趙詩不及翁作，則地位使然，趙賞不足憑也。應酬詩姑置不論。委和樓詩，潦草塞責，實非極思，因未身到無可說耳。今年櫻桃實少，新筍不生，惟山菌尙佳，嫌同肉價。送春多雨，未得閒行，遙想清吟，無任離索之感。專復叩安。附呈五紙，惟望察覽幸甚。

十二日上船，十六日始發，十七日還山。躑躅盛開，燕子已來，櫻花猶繁于瞿園，惜不得詩人共賞之也。久在城中，心目一朗，俟分秧後，或再入城耳。家譜呈上。來弁求一依止處，想左大人新廿須人，可順便一噓植否？敝處冗食者無數，若得大才爲之疏通，不減唐子明清查飯數，然八字所招，愛莫能助。昔顏淵簞瓢，而孔子欲爲之宰，知貧家乃有餘糧，財神無患此矣。到家萬事粗足，唯未向高樓一宴，以爲缺典。專肅頌安，不具。

兩次入城，均不得見，提調之曠官可知，殊不及日日摸雀者善于其職也。聞有煌煌大文，整頓三公司，徒託空言，亦非眞混，今日豈尙可莊語耶？有長沙徒弟黃伯仁，初學錢店，頗通書算，求隨便驅使，與一碗飯可矣。弟近建議開吃飯學堂，專收桐油罐，此人尙非全無用者，可添修鳳樓也。秋清且游華山，冬至還湘，想又回珠泉矣。必須豫備佳釀，不再負約爲幸。

前留信，想得見。天雨不止，遂不能出，吳竹莊一肚皮話無從說起也。妻弟蔡叔止，貴縣門壻，想聞其名。茲有至戚名條，求量宜即用，統壓羣班，破除他人情

面，作弟情面，其所關情面不少。書此以博一笑，餘俟面言。

前聞賞羊，心欲得之，以例卻不便索耳。果荷重賜，感悅無似。冬筍六筐，來自嘉平，與公賜時遼遠，豈使者之讒言耶？令人又悔失此六筐也。兪擧早有成言，作閱名單，天下闊人不少，但少老人耳。得公魁之，使此科生色，不可辭也。石門閣生，似又刪去，尊處見摺底否？與小兒同科，居然年伯，雖辭免，已辱矣，呵呵。明當相見。適有客在，不具。專謝，並頌台安。

前聞七日不食，舁疾還鄉，甚訝，甚念。即欲專力走候，旋得來教，細字謹書，較常倍加工整，乃知神明之旺也。所患證候，似是傷寒轉瘧，乃大幸也。天不欲困財神，勿藥自愈矣，亦暗合仲景法也。山中消夏，自是清福，前約相訪，正可暢談，但避暑宜在河房，故將東下，俟初秋送爽，相見珠泉。聞新起一樓，定勝湘綺，恐有金銀氣耳。鑪瓶拜賜，然竊有一說，以公本非匠家，託人置祭器，未宜把式，工價犒賞，乞即示價，仍當送上，再請飭匠作一副小者，爲弟專祠之用，則可曰廖先生之所賜耳。本欲遣人來調節，因傭工已升碓房老板，無人知府第所在處，今特令園丁問路前來，若不迷方，一日可至，否則須多一日耳。三兒昨俱在鄉過節，行期已定十一，歸期約在初伏。陳伯平前輩聞病重，想可不到蘇州也。

昨遣足遞箋，由省轉達，伻來知尙未入覽，而鴟鴞盈籠，冬鶩山旁，復得佳產。即共溫泉之浴，必有補髓之功，來示乃欲取肥如某中丞之論鴿，恐家鳧將隨鶩去俱矣。去歲所餽，在舍復生二子，不知何人盜去，並母失之。諺曰母鷄公鴨，佐食須得雄者，然不必溫泉種也。今此八鳧，不知幾雄幾雌，賜生必畜，雖公來不敢烹耳。賸以多珍，盤餐增色矣。學堂岌岌不保，惟存古尙可支持。久當往衡，緣女病未痊，竊比袁紹。承示少俟，謹遲高軒。唐碑知已重豎，楊本尙未細審，然心願滿矣。亦他日故事，可入縣志者。尊使爲家傭所留，必欲報蝘席之賞，恐累其暗行十里耳。呵呵。

會試入京城呼爲煤炭客，以其不諳事也。新法煤亦成，廿政又成大宗，猶瞿張之發達矣。先生送煤幷運，而闓運較賢於亭大利，則廿人之利溥矣。明年辭事，尙須爲我再濟，期之春水生也。送上十七餅銀，不足無補，多即犒押船者。幷前詩一紙，直幅一張，聯則未逢暇時，俟後呈上。敬頌道安。

今日始將聯紙塗鴉，尙未署欵，即復承潤筆魚鮮來貢之惠，益自愧也。君豫撰著叢殘，須就簏搜之。既不識其子弟，其兄又與文人隔絕，恐不可得矣。如不問詩，不待應昆之諉訛也。省城有爲鬼國闢天街之說，蓋玉池所早料者，弟已爲佻巧之劉琨耶？此謝，即頌晚安。

知公先我而來，又後我而到，行蹤輕簡，宜其勝湘潭人也。但送炭是其專責，況正當雪中，今遣船來，未知可自往松柏耶？抑又出尊廚餘積耶？乞示爲幸。明午當見，先此恭頌道安。

× × × ×

（附答王寒庸君）承詢之書，本非賣品，不知最近有無出售之處也。

合理化的衛生

用海王牙膏

吃久大精鹽



久大精鹽

普通粗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普通**粗鹽**化在水裏，變成**黑湯**。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自然是吃**久大精鹽**，**衛生**而且**經濟**。

請將下角贈券剪下貼在信封上內附郵票五分當即奉贈樣品牙膏一支

科學製造　選料最精
不攙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粘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來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用同樣的護齒品
自然，是買**海王牙膏**
經濟而且**衛生**。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公司一天津法租界
工廠一河北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海王牙膏華南總代銷處〈上海法大馬路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電話八五〇三七　電報掛號四五八〇〉

贈品券

上海愛多亞路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代銷處
由　省　縣　寄

馬棚裏的一夜

田濤

—記一件事—

泥匠師父老人和我一走進這所矮小的茅屋，便有一股馬糞臭氣撲進我的鼻管，一抬頭看見一架木槽裏蠕動着兩個長大的牲畜黑臉，給淡弱的小煤油燈照見牠們一個是驢頭，一個是馬頭，紅馬的鬃毛披散在頸脊兩旁油油閃光。牠們嘴裏嚼嚼的嚼着碎草，頷項下的小銅鈴受了震動釘釘作響。瘦驢頭見我進來，就揚起醜長的臉來，露出大牙齒嗚叫，雷聲似的宏大，把小茅屋裏那些給蛛網罩得長長的塵土震下來飛揚着，我的耳朶被騷擾得嗚嗚的亂響。在寂寞的鄉村這是我初次聽到這樣的怪叫。木槽頂頭是一座土炕，上面一堆污爛的衣被，裏面坐着一個身穿淺藍色棉衣服的小夥子，這是李家的長工，他見我站立在田下，就不自然了，從黑暗的一角摸到一個灰色毡帽頭扣在腦袋上，伸下兩條腿來在炕下尋探鞋子，站立在木槽一旁，立刻有張馬臉擧伸過來在空中探着鼻子向他的頭顱上嗅着。

「坐下」。

泥匠師父老人的鬍子在突鈍的鼻頭下翹了起來。

他把土炕上那一堆污爛的衣被一撩，彷彿草糞似的堆在炕角裏，炕席上丟下了兩隻破襪子，老人匆碌着一隻發抖的手把牠們掩藏在被褥下面了。

四週的土牆上掛着許多物件，甚麼火槍筒，藥葫蘆，鐵鋸，牲畜套，鞍子，韁繩，小油瓶。屋梁上懸掛着一張秫稭筏子，上面排列着許多靜靜臥睡的灰色鴿子，一個個都把頭嘴朝着外，張着牠們閃閃發亮的小圓眼睛凝視着人。臨炕一頭是個裝碎草的池子，扣着一個蘆葦編製的『篩』子。這所茅屋只有一個小窗戶，安置在一面墻壁的頂上，是用破報紙和舊倣紙糊的，蒙遮着很厚的塵埃，恐怕不知經過多少年歲了，給外面的月光映照出牠們給烟薰染得焦黃，一孔破開的窗櫺流射進一片月光，照在黑影裏臥着兩隻白母鷄，牠們那小白腦袋翹擧得挺高的，睜着黃褐色滴溜圓的小眼睛，比較起那鴿子的眼睛彷彿活潑些。

泥匠師父老人收拾乾淨炕，又喚叫我一聲去坐下。

李家這個長工的年歲和我相彷，有着一幅圓圓的臉兒，黑蒼蒼的頭髮從那個遮蓋不沿實的小毡帽頭下叢生下來，亂蓬蓬的披散着，就如一棵盤子草。他柱立在木槽一旁，眼睛給燈光照耀得灼爍，就如兩顆珍珠。

散文

病中雜記

宋悌芬

〈風箏

爲了一些可笑的痴想，我終於成了幸福的人。

獨自躺在靜靜的病院裏，像一個從長長的海程裏歸來了的舟子，那汪洋的大海和汹湧的波浪再也不是我親密的朋友了呢！於是我便有着平靜的心境。

病室裏有一扇小小的窗戶，我不會疑心這是監獄，因爲一切病人都以爲這是他們的家的。從那小小的窗戶裡，可以望到一角藍天。早上有着太陽的探視，晚上又有月亮的微笑和閃閃的星星朝我點頭。

有雲的時候我會看見那藍天底下的風箏。往常的我總不免有海闊天空之感，可是現在連象徵自由的感覺都已經開始厭惡了呢！

風箏的跳躍給我以不安，可是我却祝福這放風箏的孩子。幸福的孩子，你正在仰頭望着青天望着白雲底下的風箏，可是你曾想到一個病院裏的病人給你所擾亂了麼？

風箏的線吹斷了，風箏飛上天了呢！可是孩子，不用悲哀！風箏去了之後，藍天底下，不是一切又平靜了麼？我祝福這孩子，這小小寧謐的心

老人拾來了幾根乾樹枝，用毛草燃起火來，光明把淡弱的燈焰遮埋了，滿屋子通亮，照現了黑暗的牆角和那兩隻臥着的白母鷄。我把身上揹來的一捲鋪蓋卸放在炕頭上，回過頭來看見老人已經脫下一隻破鞋，揣起他一條腿上的破襪子在火光上烤着，一面招喚長工和我也去烤火。這時候，我的脚被凍得正麻木失去了感覺，我便也脫下一隻套鞋，翹着脚烤火。火苗並不怎麼高，彷彿大舌頭似的向空中舐着我們那骯髒的襪子。夜已很深了，馬棚是建築在一所荒凉的大破院落裏，院墻外是寒冷的曠野和恐怖的森林，刮來一陣風特別的寒冷，刷得外面那赤條條的樹枝吵吵作響。這時候，使我想起白天老人同我講的那個故事了：老人和我砌築磚壁時候響着他那清亮的嗓聲吐出××富翁家公子給强盜殺死，彷彿從火光裏映現了那白胖胖的孩子，喉嚨插進一把利刃，刃尖透穿過背脊來。孩子赤裸着小身子，被割去了舌頭扣耳殼，鼻管和耳孔灌了蠟燭溶液，眼睛上貼着黑圓膏藥，他彷彿還祈禱着：「母親，親愛的母親，……」

我正對着煙火發痴的時候，老人驟然咆哮起來：

「襪子焦啦！」

這時候，我才感覺到我的脚被燒得挺疼，彷彿針刺一般，原來我的破襪子已經燒着了，一陣布臭氣味撲進我的鼻管來，我匆忙抽回腿來，不知什麼時候立在木槽一旁的長工也圍來伸出兩隻手掌烤火了。

我撲滅襪子上的火，小屋裏給這木柴的火焰烤得彷彿活潑起來，黑紅長大的牲畜臉現在也不住的向這裏探伸鼻子嗅着，就如想把牠們肺裏呼吸的冷空氣溫暖過來，外面風聲裏送來一陣木柝顫抖聲，老人把他那滑稽的臉一抬，映着一大半的火光，張着他那好開玩笑的一對灰色的小眼睛瞅着我。

「伊公公，……」

他對我呼了這麼一聲，就默默的笑了。他是這一帶村莊上唯一的泥匠師父，肚子裏裝着許多有趣味的故事。在煩悶的時候，他便給我們講起故事來。他富有着一種天生來說故事的口材，無論怎樣乾燥無味的故事材料，經過了他這嘴唇裏運用着藝術的編講方法，使每個聽講的人都能受到感誘。他的鼻頭下那兩撇鬍子翹得更高了。這時候，他忽然不笑了，裝飾出他平日說故事那種沉默的情態，緊抽着臉兩旁那枯瘦的肌肉，有時候就痙攣起來，彷彿兩條蠕動的蟲子一樣。他那兩隻眼睛尖銳的注視着火焰，彷彿是就如他內心裏編著着他所要講的故事。這種情態在我們泥匠工作的時候，也常常發現，既彷彿深思，也像回憶着往事。他臉上的肌肉接連着蠕動了幾下，眼睛緊盯着火焰，頭頂上禿亮的一片鏡子似的閃光。他毫不微動的出神，這是他在說故事以前照例的情態。

我正預備着聽他講故事的時候，窗外刮來一陣呼呼的暴風，遠處的森林響得顫怖人的心魂，木柴火餘僅殘餘着爐炭的紅點了，月夜沉靜得很神秘，木柝又敲過一遍，彷彿飛沙穿射過破鉛桶一樣的嗄啞聲，震動得窗紙嗦嗦顫抖。月光移過去了，草池裏那兩隻白母鷄隱滅在黑影裏。鴿子們也都睡着了。暴風過去，又是靜靜的深夜，木

靈。

回過頭來，滿眼淸凉的感覺，我在祝福着我自己了。

〈冬雨之街

是第幾天，我記不淸了。

靜靜的數着心跳，是在毀滅時間，還是我自己呢？

David 給我送來了一束花朵和一本『三六年攝影傑作集。』

讓花朵在瓶裏站住，慢慢的傳播着淸香，我便隨手翻開那一本書，這對我是很深的安慰，我便暫時的忘了自己。

我最喜歡的是一張，「雨景。」昏暗的光影裏，兩三個行人正在走路，是有着閒暇的還是急遽的心情呢？我不知道，別把背朝着我呀！告訴我，你的家不是在街道的那一頭麼？淡暗的路燈不會使在樓上看雨景的人感到淡淡的哀愁嗎？看風景的人的眼珠潮潤了。

在黃昏的微雨裏，（是黃昏，不更好麼！）石子路上，行人便濺着水泥往前進了。

可是我的幻想又走到另一世界裏去。

我念着史密士小品文的『感觸：』

「當冬天的黃昏帶了雨降到了我的街上，一種可怕的人生的悲感襲來了我的心上了。我想起爛醉的老女人

析漸漸更近，越清晰的傳送過來，穿射過寒夜的空氣，冷枝彷彿在發慄。

「喂，想好了嗎？講一個好聽的故事」。

我破開寂寞的空氣喚叫老人。老人彷彿受到恫嚇一樣驀然抬起頭來，鼻頭下兩撇鬍子又翹撅得高高的，映着一臉紅光看我，一面伸出手來梳理着他頭顱上的灰色辮髮。他那焦枯密皺的老臉在黑昏的燈光下搖擺了兩下，耳朵彷彿兎子似的豎直起來，側着腦袋探聽外面的木柝聲。

但是木柝的聲音在最近處忽然停息了，可以聽見更夫的脚步踏着寒雪和枯柴瑟索的走來，一點點增强，漸漸彷彿流水一樣哄哄響起來，就如慌年過兵馬似的貫亂。老人的耳朵伸挺得更高了，我和長工也痴愕起來，只有那兩匹無理性的牲畜却老是嚼着碎草發出囉囉的響聲。

老人緊張起一幅嚴重的臉來看着我們，右手向前一揮，彷彿受了戰場上巨大砲聲的震驚一樣，他的手發了顫抖，張大了眼睛小聲說：

「你們聽見哭聲嗎」？

「在那裏？」我却大了一點嗓聲問。

老人趕快撫住我的嘴唇，指揮着長工把小煤油燈吹熄，馬棚裏立刻黑洞洞了，外面的脚步聲響得更雜亂，這時候，我立刻想起了老人的耳朵超人的銳利，在我們泥匠裏砌築屋壁和房瓦時候，遇見一個鼠洞他能聽見裏面的小鼠們唧唧的叫，這不能不說是他的耳朵特有的技長。我看見他的耳朵在木柴餘燼的映照下伸挺得更高了，他全身發抖的站立起來，探向黑暗裏把頭顱伸到窗欞前，一隻眼睛對了一孔被破開的窗紙向外探望。驟然他彷彿兩足蹬空了似的跌倒下來，短促的喘着氣息。

「喂，您怎麼了？」長工問老人。

老人彷彿一隻中了彈子的鴿子在黑影裏柴草上抖騰。

這時候，外面的脚步聲停息了，暴風也住了，深夜靜靜的，寒冷的樹枝被淡白月光映在窗紙上，彷彿入了蟄的昆蟲似的睡着。

「……哦，你們不叫我吃飯嗎？……你們要餓死我了。……」

忽然從外面發出這樣的哽咽聲，我一跳便抓住了土窗台，親着破窗欞向外探望，看見在霜雪似的月光下站立着三個人影，一個被捆縛住胳膊跪在地下乞求的老頭子。這窗外是一片幽僻的小院，長着許多荒涼的小榆樹，堆積着一堆乾枯的白蘘蔓子，滿地劃了許多樹影，墻影。那跪乞的老頭子，穿着夏季的單衣服，赤裸着脚，露出了多半截胳膊，禿得亮光的頭頂。月光照耀得他的鬍鬚蒼白，凍得他渾身戰慄。他乞求得喊聲大了一些，一個站立的黑影驟然抽出一把利刃來恫嚇老頭子住嘴。老頭子的下嘴巴幾乎合閉不住似的哈吃哈吃的喘氣。

「過來，把他弄進洞裏去！」另一個說。

三個人托着那被捆綁的老頭子進了一口黑洞，那哀求的聲調漸漸消亡在黑洞里面了。

我回過頭來，我的眼睛在黑沉沉的馬棚裏飛散出許多花點，飄游在空中，忽而我彷彿在美麗的玉宮中，四面閃爍的玉壁和天花板照耀得我痴呆了。我感覺自己的身軀徐緩的向下沉落，一隻發顫慄的大手掌握住了我的臂膊根部，使我不得動彈。我正想要掙脫的時候，忽然間聽見耳旁發

投水自盡，因爲沒有人愛他們；我想起拿破崙在聖赫勒那島上，拜倫在義大利困人的氣候裏，脾氣變壞了，人也發胖了。』

於是我便提起筆來，在書上寫着歪曲的字：

「我想起睡在病院裏的青年病人。因爲他們也在學着老年人頹廢的人生觀了。」

〈泡沫

另外一張使我神往的都是那飄在空中，閃閃發着光的肥皂泡和在肥皂泡底下呆望着的孩子。

孩子會幻想，呆呆的望着肥皂泡作什麼呢？你看見裏頭的小天使在向你招手麼？

呀！肥皂泡破了！不要緊，孩子，那一個給天使接上天堂去了。你不會再吹一個麼？

這不是輕汽球，破裂的泡沫不會給一聲鉅大的爆響。

像一片小石頭。輕輕的落在湖心裏，輕輕的在牠的週圍，慢慢的引起了波瀾。一層層的波紋正如飄在竹管上的泡沫，到大得不能再大時，波紋糢糊了，泡沫消隱了；不是和山谷裏的回音一樣的遠，一樣的輕麼？

小孩是不會懂得憂愁的，他會繼續的吹，繼續的使水紋開展，成長。

可是我却不敢往波紋的盡頭想，我更不敢把泡沫和波紋比做人生；一

出沉悶的吟泣聲，把我每一根發緊的神經纖維都震得麻木不仁了。我的頭顱彷彿載負着幾十斤的重量，使我苦悶的一搖擺，面前那幅美麗的玉宮圖象破滅了，才看見一個蠢動的黑影，是那泥匠師父老人，他彷彿瘋癲的發抖的手掌握住我，我不曉得他却有這般大的氣力，我傾用出全身的力量也掙脫不開，這時候我才發現我自已的身子團臥在墻角裏，原來我依舊在馬棚裏，耳旁的吟泣聲正是泥匠師父老人發出來的，彷彿破啞的銅鑼響聲。他的身子不斷的向我身下鑽動，彷彿極欲找到一個避匿身軀的安全地帶。我用了絕大的氣力掙脫開他握住我臂膊根部的大手掌，小聲兒親近他耳旁問道：

「喂，你害怕嗎?」

我摸到他頸項裏枯皺的老肉皮在哆嗦，彷彿一隻害怕的老鼠，他一隻手又捏住了我的胳膊。我抬起頭來看見小窗前爬着長工的身影，彷彿蛇似的佝僂着。我又想起窗外月光下被綁縛的老頭子穿着單衣，和那三個兇惡的人影。但是我十分納罕泥匠師父老人爲甚麼哭咽。我摸索到他頭上盤繞的小辮子，又聽見窗外深洞裏發出苦悶的哀求聲來，不禁使我抬起頭來望着斜披月光的破窗櫺了。

長工蠕動着身子溜下來，　震着嘶啞的聲音說：

「嗚呀！那老頭兒被牢了。」

長工剛剛說出這句話，就聽見外面發出鬼叫似的尖銳了一聲，穿射過來，泥匠師父老人那隻手捏得我更緊牢了，抖戰着不敢再哭泣。他不讓我稍稍動彈，彷彿我就是他的保護者。柴炭的餘燼還閃滅着一點點暗淡的紅餤，借着這點火光，我看見泥匠師父老人的眼睛瞪得挺圓大炯炯閃光，他的鬍子緊抽着發抖，我發痴的望着老人的面孔，漸漸的清楚了，他臉上每一條枯皺的紋溜都可以悉數的辨認出來，馬棚裏的土炕，木槽，土壁上的藥葫蘆，鐵鋸，一切都顯露出眞面象。忽然傳來一聲雞鳴，抬頭一看原來天已亮了，小窗戶紙映得通白，長工慌張的從窗台上滾溜下來，一張受了驚恫的臉嘴，幾乎說不成句的叫：

「……唔，外頭兵士們圍住了。……」

泥匠師父老人聽見這句話，彷彿一個小孩子似的蹦起來，鈍突的鼻頭下兩撇小鬍子又翹撅得高高的，臉與鬍得發抖。這時候有人敲我們的門，進來了一夥灰色衣服兵士，馬棚裏的鴿子被驚嚇得拍拍亂飛，那兩隻白母鷄也咯咯的跳出來。老驢子又雷鳴似的喚叫一聲，老馬嚼着一嘴碎草揚起頭來仰望兵士們。

穿着灰色衣服的兵士們把我們都搜了一遍，天已大亮了，太陽升出來，照得窗紙通紅。泥匠師父老人跑了出去，外面的屋頂和樹木都披了白色霜雪，人馬非常囂亂，當我走出馬棚時候，正看見兵士們捆綁住幾個强盜，從亂嘈嘈的村街走來。最後一羣人圍擁着一具血淋淋的死屍，死屍蒙遮黑布，我忽然發現泥匠師父老人抱着死屍痛哭，泥匠師父依然穿着小棉褲棉襖，蒼白色辮髮纏繞着頭顱迴遭。他彷彿一個喪失了母親的孩子一樣悲哀的痛哭。

「喂，那不是泥匠師父嗎?」

我用手指指着，對李家長工說。長工的臉彷彿石灰顏色，沉默了片刻說：

「昨夜被强盜殺害的老頭兒是他的親哥。」

我聽了這句話，感覺茫茫然，前面一片流滾的人羣，頭顱模糊的蠕動着。……

個病人不是應該學得不頹唐些麽?

我彷彿瞧見我的週圍浮着發光的皂泡，可是我不會學會呆望。

因爲我的心境正如給一塊小石片所激起的波紋一樣。慢慢的開展，慢慢的成長，可是也有着慢慢的消亡。

於是我的心便成了照得清自己影子的小溪了。

鴿子

是誰帶來了鴿子的信息?是那曾在夜晚裏吹醒過紫色的小花的輕風麽?是那雲堆裏的微響。還是一陣黃昏的微雨!

可是我終於聽到了一陣陣鴿子身上的響鈴聲。

鴿子使我想起了孩子時的天地那沒有邊的原野和深綠的氣息。

我喜歡鴿子。在白天，我會守視鴿子沐浴着陽光，彷彿我自己的心中也有了暖意。黃昏，我會偷偷的去撫摸那長長的綠柱——上頭就是鴿子的家呀!

鴿子回家了。是他們安息的時候，我便向他們道別。

可是現在，是十年了吧!鴿子身上的響鈴會帶給我些什麽呢?如若不是一些童年的回憶。

鴿子遠了，讓他遠吧!

響鈴的聲圈到不了病人的耳膜。

於是病人便得着了寧靜。

是深夜了，代替了響鈴的都是裝飾滿病人的夢的星星。

混人

陳荻

張老黑，一個老碼頭工人，是個混傢伙，鎭上人都認識他。

大高個兒，又黑又瘦，像一座古舊的塔。一雙沉毅大眼，一轉動隱有聲息。滿臉大鬍子，手上和胸脯上，滿長着黑糊糊的長毛。走起路來，一搖一擺，像匹乾瘦老馬。說話嗡聲嗡氣，陪襯出他那粗野憨壯的性格來。

說起性格，他眞有點那個，常是爲了別人事情，拚出命來。有一次，夥伴兒王十力，因爲吃鴉片烟，和老婆吵架，老婆挨了打，正在哭嚎，給他遇見了，他竟將四十來歲的王十力，拉過來暴打一頓，要不是老婆止住了哭，帶着驚惶神氣的，來從中解勸的話，眞不知道要打到什麼樣子呢。還有一次，張福偷女人，給他知道了，他氣得不但在碼頭上，像爸爸打兒子，教訓了他，並且還到他家裏，罵他老婆，不會侍候男人，讓他到外面鬼混去。他常常幹些幾面都不討好的事，然而你能嫉恨他嗎？很顯然，他的熱情溶化了你，使你懷有一種懼怕的，不敢直視的感戴。

如果把他的身世，放在任何一個別人身上時候，那一定要感到極端悲辛的了；也許活不到他這樣年紀，就早已給悲愁所埋沒呢。然而張老黑還活潑潑的健在着，和壯年相似。他扛起大件兒來，總是硬鋼鋼的。這無論如何，要歸功於他固有的呆傻天性。他三十歲上，老婆死了，留下一個兒子，現在總該有二十好幾了，因爲在十七歲那年，就喜歡賭錢，他管教他，兒子禁不起他的打罵，就遠走高飛了，一直沒有信息，他也不在乎。現在他是一個人生活着，冬天就睡在王十力或張福，或是別的夥伴家裏，夏天就胡亂睡在碼頭上，也許在河邊大樹下。碼頭上有賣吃小販，所以吃飯也很方便。僅有的消遣，便是和夥伴們，到小館裏，吃吃酒談談心，不然就一個人走到街上，看看這裏，望望那裏，覺得什麼地方也不如這個把自已養活大起來的市鎭，更親密更暱愛些。生活上的自由，使他不很想到過去的悲苦。可也有時幻想到：如果大河一朝乾了，那末船隻沒有了，夥伴們離散了，市鎭也將成爲一所蕭條的古廟，那末他將悲苦了，他將眞的不能再生活下去了。然而他知道，這當然是不會有的事。一看河水仍在極遼闊的，無聲息的伏動着，並且借着陽光，閃爍着萬千眼睛的時候，他會笨笨的一笑，感到這市鎭，是他的家，夥伴們是他的家族。

× × × × ×

眞的，這是在左近，還算比較富庶些的一個小市鎭呢；幾年來兵災匪患，水旱天年，攤在這兒的並不多，就是前年，鬧毛子那年，地方上遭了些不幸，那些眞是凡和張老黑一般年紀的人們，連聽都沒聽到過的一些不幸，然而昇平安靜的三年間隔，早使傻傻的張老黑，把那些慘劇，忘懷到九霄雲外。目前是這末一個美麗而平靜的所在呢；百靈籠子挂在家家商店厦子下面，吱吱喳喳，在薰薰太陽裏歌唱；攘攘行人，彼此快活的招呼着；熟習的叫賣聲，在清澄空際裏流蕩；教堂鐘響，清澈林端；算命先生們的橫笛絃子，催人欲睡；河流如帶，駝着蚌蛤似的風船，悄悄來去；車站上有白烟掠起，從地平線，飛到空中，去拜訪片片白雲。一切都象徵着和平與安靜，甚至夜裏，當張老黑睡在河邊樹下時候，也有夢似的梆子和鑼響，從街市裏，在黑暗中爬到耳邊，使他在睡夢中，也甜蜜蜜的覺得到這市鎭的美善與嫻靜的生命，而且似乎它還在一點不慌忙的，波動着極其寧靜，而有着定度的呼吸呢。

至於郊外，雖然他不很常去，也是更爲清麗的。稀落林中，滿鋪着厚密蘆葦，綠滋滋一望無際，祇一清溪，交雜的迴折着，穿插着，把它們稍稍分開些，然而因爲葦梢在上面掩護着，倒影反把溪水也染綠了，於是它輕靈而敏捷的，偷偷的跳躍着，應和着這裏那裏淸脆而怡人的鳥叫；風一來葦葉打戰，砂砂響起，噴出一種蔭人冷意

，使你感覺有些愉快的恐懼。眞的，因爲道路窄狹而迴曲，人們不到對面，是很難望見的。這以外就是桃林了，桃子鮮艷而沈重，把樹枝壓下來，在浸滿桃香裏，張着笑靨，在誘惑着什麼。每天傍晚，鎭上總有些人，到這裏玩賞，雖然這樣知趣的，並不怎樣多。啊！這是被這樣幽僻雅潔景色所包鎖着一個市鎭啊。

將在這樣好的一個境地，作爲一生最後歸宿，張老黑老早老早就已在滿意着了。

× × × × ×

當然扛大件兒，不能算是愉快職業，像在這樣夏天裏，河水漲了，滿船堆着貨包，山一樣高綫，笨重的露着棕色麻袋皮，使人一看，就覺得非常厭倦，從頭裏立刻烘出許多汗來。工人們無意的排列着，從東面橋板上，一面用繫在脖上的灰色手巾，擦着汗，一面喘息着，走上去，再用極大力量，扛着包件，從西面橋板上，走下來。包件兒是大而且重，蹲在人們的肩上，壓得人顯着那末小，那末彎曲而搖顫，汗珠一串串冲下來。眞的，如果在河的對岸看來，那簡直是一羣高糧囤上拚命拖拉糧粒的螞蟻。哼唷哼唷的聲音，在乾燥而炎熱的暑氣裏，沈滯的刻劃着，像生物們，在拚命掙扎中嘶吼。

張老黑却大不以爲然。當他揮動着大手，搖擺着身子，走上橋板時，還不住罵着這個沒出息，那個不用力的。雖然他的嘴巴大手和胸脯上的黑毛裏，也在淌着汗水，和雨後草裏存水相仿，他可輕易不去理睬它們，任它們滴到船上或碼頭上。大件兒壓在他身上，居然也顯得輕了許多，在別人是哼唷，在他却是些不怎麼好聽的小調兒。這個健壯的驕傲，常使看熱鬧人們，不經意的驚訝出牛截舌頭，喝出「嚇！這老頭兒，眞硬。」於是他的力量，就愈來愈湧了，從心眼裏，癢癢騷騷的，似乎是甜味，但甜得摸不着邊際。

一會兒貨物搬完了，人們分散開去休息，也許有一個短時聚會，一面吃着茶，一面夾七雜八的談起話來，個個都嘻嘻哈哈的，毫無拘束的狂放着。當人們倦了些時，張老黑就跑到一株樹下，他會用墊背手巾，沾着河水，把渾身擦個痛快，然後一仰身睡到蔭涼裏。頭上有藍蔚而淸澄的天，從樹葉裏透過來的金黃點子，灑在身上，鳥兒一聲兩聲的叫，白雲大片小片的跑，有時還投下暗影，水似的流逝着，凉風像可愛的孩子，遠遠撲來，摸弄着他那疲乏了的身體。那滋味他說不出，祗覺得是飄飛在雲端裏，有點悠然倦意。可些是這愉快貪戀，並不長久，他怕就誤了什麼。他時時緊鎖重眉，把大眼瞇得細細的，遠望那水天接處。如果水面上隱浮着一面灰色扇面兒似的一點東西的話，他就霍的站起來，翹着脚尖，那末高高的，用大手遮着眼睛，認眞的看，不錯，那確是一隻船來了，就用那沈重而滯悶的腔調喊：

「起來，起——來。」

睡的人們聽見號令，都醒了，喝些茶，吃些烟，準備着。

張老黑愛這市鎭，也愛夥伴，也愛工作。人們對張老黑，怕他，敬重他，也愛護他。

他照常的一面休息，一面向河的盡頭瞭望。可是近來他常常被騙，那隱隱的灰色東西，也許是帶着轟轟聲響的飛機呢。是的，飛機他看過很多，尤其是鬧毛子那年。但仍然勾起了心事，一面模糊而不很吉利的暗影，慢慢投印在他那板直的想像裏。另外人們還傳遞着一些謠言，他雖然不很懂。可是他想一定不是好兆。船隻漸漸少了，飛機漸漸多了，而他也開始漸漸陰鬱起來了。

從那以後，太陽雖然和以前一樣光明有力，而張老黑却總以爲是在過着陰天。

× × × × ×

忽然，市鎭上添了幾個穿洋服的生臉人，有女人，也有孩子。好像是爲了增助繁榮，洋行，當鋪，寶局，連續開設了。橐橐皮鞋聲，白天在大街小巷裏，早晚也間或在蓮塘與桃林小路中響動着。張老黑很難過，有着一種大禍將臨的預感，也有着一個暴風雨形將開始的徵候，眼看洶湧的毒菌洪流，快要衝破高堤，奔放的澎湃着汎濫着了，他朦朧的惶惑起來。

一兩個月過去了，張老黑眼巴巴的觀察着，這市鎭的改變。這個改變，眞使他吃驚不小；街上行人中，漸漸夾雜了許多熟識的叫化子，這些人在不久以前，還多半是他親暱的夥伴，而現在却是衣服襤褸，身上瘦成一掐骨頭，長髮披在和香瓜大小的腦袋上，臉現出青白與浮腫，有些怕人的叫化子了。他們不顧羞耻的，和夾尾巴狗似的，追在人們後面，討要銅子。他們都同張老黑很熟識，並且知道他肯可憐窮人，然而沒哪個敢向他張手，因爲他常不等你走到跟前，他已像房子着了火，生起氣來，不問好歹，先用大脚踢倒你，然後用茶壺大小的拳頭，暴雨似的打個不休，如果跑得稍不伶俐些，說不定連命也許喪在他手裏。張老黑是混人，他有他的混理由，他說：

湊死一個，救了許多，爲了一個人的嗜好，而全家死亡的，不是眞的不在少數嗎？但他也反省着『爲什麼老天爺，單使一般苦人受罪，而有錢人們，倒很少沾染呢？』這疑問，他始終不能解答。

張老黑心裏橫着一把尖刀，時時撥動着。

× × × ×

這災患，成了他們在碼頭上的談論中心：

『李大也進去了，咱們這一行人又少了一個。』

『媽的，祖上沒德。』

『這和祖上也有關係嗎？沒有實的怎麼進去呢？』

『眞的，壞就壞在這羣牲口們身上。』

『媽的，咱們這兒都怕事，土皮軟，聽說東山鎭去了六個，一個也沒逃出，連屍首都找不見，原來他們更怕死，以後連一個敢去的都沒有了，咱們這兒——好——』

『不行，人家個個有傢伙。』

張老黑也有時插進一句半句，可是沈默着注意聽的時候居多，皺着眉，心裏總在打算盤。

人們愈來愈不像了，集期上有由穿洋服人擺設出許多荒貨攤子來，這裏古玩，桌子，板櫈，以及破棉舊絮，都在廉價拍賣着，而這家丟雞，那家丟門，這家女人改嫁，那家女人跳河，這個把小孩賣掉，那個把血賣掉，離奇風傳，到處奔跑，人間慘劇，層出不窮，這些在張老黑看來，確是一陣妖風，一番魔術，它們搶走了和平與活潑生機，昔日市鎭，已被一種不可知的勢力毀滅了。

美滿的夢與生活破碎了，張老黑失望而悲哀了，繼而他憤怒了，切齒着，怒視着，自覺身子更大了許多，像一個打足了氣的皮球，圓鼓着，緊張着，不忍耐的等待着一個發洩機會。

張老黑是個混人，他有他的混幹法。

× × × × ×

近來他一切都反常，雖然照常工作着，可是對于人們的墮落，反而不很關心了，他不常參加夥伴們的談天，也不到酒館，或街市上，把傍晚餘暇，消磨在以前輕易不會涉足的郊外去，尤其是葦塘深處與桃林茂旺的幽僻小路上，孤獨的漫步着，有時很晚很晚，才回到河邊樹下，一個人和平常一樣的悄悄睡下。

事情愈來愈奇特，愈怕人了，一天早晨，據××民會，向公安局報稱，昨晚竟有一雙男女，和兩個孩子失踪，他們一面强迫公安局，早日査明，一面又派人到縣署控告，緊跟着又有人向公安局報告，說：大水塢裏發現洋服男屍一具，而另一報告，却是南道葦塘裏，發現大約七歲小孩和女屍各一具。公安局惶惑着，不知所措的忙碌着，馬上市鎭上燃起紛亂的火燄，到處開水樣的沸騰着，除掉在人們心裏，蔵隱着一些莫名快慰情緒外，簡直和周毛子那年的嚴重情形，沒有分別。眞的，誰知將有怎樣一個大禍要來呢？自然碼頭上消息更爲靈通，大家都爭搶着，驚惶失色報告給張老黑，然而他倒滿不在乎，祇淡淡的哼着說：

『老天有眼睛，死一個少一個。』

× × × × ×

驚人的消息還在不斷的跳躍着。

太陽剛一冒嘴兒，平靜河流，仍有輕霧在浮泛着的時候，碼頭上就聚了許多人，幾乎是面無人色，紛紛議論着。大家果然不見了張老黑，於是都知道這消息十九是確實的了。失掉了什麼似的，同時也好像無端被侮辱了似的，極度的悲哀與激憤，在個個心裏交流着，王十力講得最熱心，也自覺最有見解：

『事情不是這樣幹法，頂少也得有幾個幫手。人家個個有傢伙，一個人，赤手空拳，憑力氣，始終不行。再說，也得把事情勻開些，今天幹，明天還幹，今天在這裏，明天差不多還在這裏，那早晚也一定要吃個大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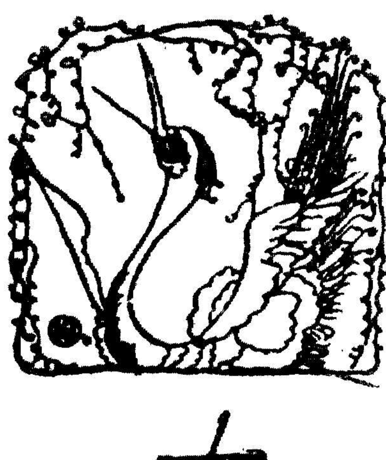
『不是他們捉的，是公安局。』

『媽的，公安局，一國人還不護着一國人？等着老子的。』另一個火冒多高的喊着。

『也不能那末說，聽說人家明白了是怎麼回事，才逼着公安局，事前埋伏在葦塘裏，另外有幾個穿洋服的，做引線，故意在晚上裝作蹓躂，昨天晚上，捉他的時候，是人家親眼看見他，又來動手，這才逼着公安局，給捉起來的。你想在那時候，公安局不下手，行不行？』

× × × × ×

市鎭裏的和平與寧靜，從茲一去不返了，祇有張老黑的高大影子，永遠在人們的心深處，還不時湧現出。



在城市裡（四十四）

張天翼

第二十七章

快要過年了。唐啓昆二少爺一個人到省城裏去。他沒有帶眼鏡。在長途汽車上，在渡輪上——他總是小小心心地把大衣領子翻上來蓋着臉，帽子也嵌得很低，提防着瞟瞟四面，怕有什麼債主跟着他。耳朶邊似乎還響着大太太的嘆聲：

『你要逼我們老小！你要逼死我們老小！……

……皇天呀！……』

祇要他一在自己房裏，五二子就悄悄到板壁外面聽着他。她還用種種的話去套小侯——問二少爺到了些什麼地方。她還叫她哥哥拖小侯出去聽說書的時候，就便盤問盤問那個車夫。哥哥老是沒有辦到，於是她到大太太跟前搗着鬼，嘴巴像雀子啄食似的，眼睛鱉活地轉動着：

『哥哥沒得良心：家裏的事他全都不管！』

頂奇怪的是——大太太帶着五二子常去找十爺，找華幼亭，還去找大嫂子。

這算是什麼嗄，這算是？她去看大嫂子的病麼？她告她兒子忤逆麼？她要跟那些外人打在一夥——來對付兒子麼？她動不動就哭着叫着：

『啊呀我苦啊我苦啊皇天呀！……這麼——筆家私他把我敗光了，要我——我我——死呀！……他容不得我們老小——我們老小——哎呀皇天呀！……』

於是她一樁樁數着：他騙走了她許多東西，搶了她的首飾去當。並且連大嫂生病——都怪到她頭上，好像她竟替『那個寡婦』抱不平似的。接着她跳了起來：

『你做的事你去担當：你欠的債你去還！……

……噢，你過不得關你就往省城一跑，要債主子逼死我們啊？……偏不放你走！祇要你有這個本領走！』

『哼！』做兒子的咬着發了白的嘴。『你把我關起來好了！笑話！』

她老人家可斬鐵截釘地宣布了她的意思。做兒子的怎麼也得料理這些賬：今年田上收不到租，又挪空了兩千多新債。家裏也得想法子過年，把茶店館子什麼的零碎賬目算一算。她的首飾也得還淸。不然的話——

『你不要想動一動！田你也不要想，寄在大舅舅家的東西你也不要想！——我跟大舅舅商量好了的。……我到處去告你——看你還做人！……』

老二發火了。從來祇放在心裏的，不好意思說出來的，都一下子爆了出來：

『分明是你逼我，你逼我！我到了這個地步你還逼我！……你放到外面的有七八千，放到咸隆的五六千，你當我不曉得，你見死不救！……唉，親生娘啊！……』

『好！好！』太太給一拳打中了要害似的——猛地衝了過來。她乾巴巴的臉上竟發着油光，還有點帶紅色。

五二子也哭了起來。

『太太眞寃枉，太太眞寃枉！……這個話哪塊來的嗄……』

可是突然——她爹爹狠心地給了她一個嘴巴子。她身子一倒，那邊又來了一下更重的。接着他的拳頭狠命地㨃到的她頭上，胸脯上，脊背上。兩隻脚往她身上亂踢着。她倒在地下叫着滾着。

大太太這就拿出一把大剪子找出一根麻繩來。她跟唐啓昆拚命：她硬要叫他把她自己弄死——用剪刀戳或者用繩子勒。

『我跟你到親戚家去問，到咸隆錢莊去一問

！看我放了債沒有！不然你就弄死我！……去，去！去問去！我跟你去！」

做兒子的把袖子一撈，他反正已經不打算要這個面子：他不在乎：

「去就去！」

那個一楞：僵住了。於是她躺到地板上打起滾來。

「哼，這個樣子！」唐啓昆壓着嗓子叫。

他不知道怎麽辦好。孫小姐似乎受了傷，睡着不肯起來。孫少爺可不知道這回事似的，一天到晚不在家，到外面去看壁報，去聽說書。就是老陳桂九他們也不大放心：他們那些工錢賞錢一直存在他那里——連本帶利共統五百多。大太太簡直成了個牢頭禁子，仔細提防着怕他逃走。他什麽沒有了，連那付平光眼鏡也給她弄碎了。

可是他到底溜了出來——連皮包都沒有帶。

瞧見了省城的碼頭，他勝利地閃了一下微笑。他想像到那些債戶在他家怎麽個鬧法，感到了很痛快。他咬着牙：

「我不管了！我再也不家去，永不家去！——我什麽都不要，讓她們去過日子！」

他踏上了岸，忽然腦子裏有種很古怪的念頭閃了一下：他覺得他母親有點可憐。彷彿一個鬭贏了的人——瞧着對方那付苦巴巴求饒的樣子，不免有點不忍似的。他很大方地數了一口氣。

「唉，她倒也難怪。過日子過到這個地步，難怪她要着急要拚命。……活該！她要是好好的，人家倒還可帮她點個忙。哪個叫她這樣子跟人家逼死逼活的嘎！……」

「二先生！」

這位二先生嚇了一跳。

唔，還好。不過是何雲蓀。他鼻子給凍得發紫，可是並沒穿大衣：他一出門就總是裝出一付窮相。手裏正拿一支稀皺的紙烟，再配上那件灰布罩袍，就簡直是個剛進城的種田老。

他們倆一個字也不提到葉公蕩的田。唐啓昆覺得對面這傢伙可鄙，十分不願意談到那上面去。那個可滿沒那回事似的，祗殷勤地問到近來的一些情形：

「令堂康健吧？令嫂呢？……你這回上哪里去？怎麽，你好像瘦了，氣色也不大好。……我要過江去，華老先生新得了一塊什麽石頭，硬叫我去看看，我是無所謂的：要看石頭就看石頭，要看花就看花。人生在世也不過這麽回事：我倒看得開。」

說了打起哈哈來。然後又放低了聲音：

「不瞞你二先生說，我簡直不得了：這回我虧空了一萬二千。哈哈哈哈！……呃，你聽見鄉下的消息沒有？……我那些田——嗨，有田眞受罪。手邊有現錢，就不怕了。我心裏有個主義：達觀固然要緊，現錢也要緊。沒得錢的話——達觀實在也無從達起。二先生你看我這個主義對不對，二先生你說，嗳？」

他又放聲大笑了。

唐啓昆直到坐在黃包車上，還似乎聽見那豪放的笑聲，彷彿一個小球那麽在他耳朶裏跳。聽來簡直是一種挖苦：那個姓何的生到世界上——竟是專門爲嘲笑他而來的

「眞該死！」

不過他已經看得見那幢小洋房了。叫他感到一陣暖氣。樓上的窗門全都關得嚴嚴的，給上午的太陽照出了反光——顯得很溫柔。洋台上掛着一條西裝褲，一件背心。鉛絲上掛着一塊塊的布片，大概是小孩子的尿布：風一飄——牠們就呆呆地盪一下，似乎凍了冰的樣子。

「怎麽會有這些個東西呢？」他皺了皺眉。一到後門口就往裏衝。

「找哪個？」

「找少奶奶！找哪個！」

「哪個少奶奶！」一個老媽子攔住了他。「你姓什麽？」

那些下人沒有一張熟臉子，連廚房裏的東西也都是陌生的。前面客廳門開了，走出一位帶眼鏡的太太來。她聲明這一家姓孫。

姓唐的感到兩條腿站在冷水裏似的：

『那麼——那麼——唐家呢?搬到哪塊去了?』

『不曉得。我們搬來才個把月。』

唐啓昆一掉臉就走。他去找李金生。可是他沒找着。

『李先生啊?——到廣東去了,跟他太太一起走的。』

『太太?……』

可是有一個中年人過來招呼他。問明他貴姓之後,於是帶着很巴結的神氣把他拖到旁邊,很秘密地告訴他是怎麼回事,一面不住地乾咳着。

『李先生走的時候託我說給你唐先生聽的:……』

邊說邊咳着,拿手堵住了嘴。唐啓昆好容易才弄明白。不過公司裏的情形他不懂:他祇知道現在已經換了東家。這是李金生跟另外那位股東商量好了才頂出去的。

『另外那位股董!』唐啓昆嗄聲叫。『是他我的同學,他——他——他不過三成股子!…』

那個人把堵着嘴的手揚幾揚,等咳完了才開口:很不着急的樣子:

『不錯的。不過他一査出了唐先生你扯了一大筆虧空,他就要到法院裏去告你。後來李先生勸住了他,這才想法子抬了頂。不然就維持不下。算了算賬——唐先生你還欠另外那位股東一點錢。……這些賬都放在霍律師事務所裏:李先生說的要請你過一過目。』

『你貴姓?』

那個用手堵着嘴,含糊地吐了一個音。於是他又談到李金生的做人。他跟那位李先生不過爲了盤店的交易才認識的,可是他們馬上就很談得來。他認爲李先生很爽直,做事情又精細又認眞。

『這回就是的:他把賬目弄得淸淸楚楚,什麼事都辦好——他才走。』

這個用種很可怕的顫聲問:

『他太太呢!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不曉得。我祇曉得她是南京人。……哦,不錯:李先生還叫我代他謝謝——你替他做了媒。……』

唐啓昆全身發起抖來。他瞪着對方,老實想要一下子撲過去把那個傢伙勒死。他臉子成了灰色:越綳越緊,越綳越緊,就一下子綳破了似的——陡的笑出一聲來。聲音尖得連自己都害怕,可是怎麼也忍牠不住。他肩膀很奇怪地抽動着,彷彿在那裏替肺部打氣。

『我做的媒……我做的媒……什麼好事都是我做的媒……』

他走了開去:重甸甸地跨着步子,好像帶上了脚鐐似的。

路邊行人很匆忙地走着,看來個個都很起勁,個個都很快活。汽車興高彩烈地吼着,揚起一道灰土奔了過去:祇要瞥一眼——就看得見車子裏的人在微笑着瞧着他姓唐的,顯得又高貴,又驕傲。一些車夫拉着空車子釘着人問:

『車子?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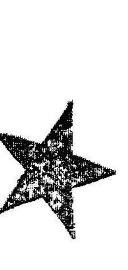
一發見了唐啓昆就歡天喜地直奔過來,放下車子讓他上去。他照習慣抬了抬腿子,可又抬起臉來望前移動步子。眼睛大概因爲離了眼鏡,朦朦的沒一點生氣。他望着這條長長的馬路,暈頭暈腦地問着自己:

『我到哪塊去呢?……我怎麼辦呢?……我到哪塊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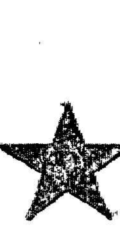
太陽漸漸移到天中央,把大地烤得暖和和的。什麼東西都格外發亮,竟有點耀眼,幸災樂禍地看着他。路邊的樹沒有一片葉子,祇是把枯枝往上蹺開着,彷彿帶着很老棄的神氣——把這片藍得發亮的天空一把托住了似的。

江邊那個大鐘頭剛剛打了十二點。

(全部完)











蔣鋤歐

蔣鋤歐，字訴心，湖南東安縣人，現年四十七歲，廣西陸軍幹部學校畢業。歷任國民革命軍第四十四軍第二師中將師長，國民政府中將參軍兼鐵甲車司令，平漢路軍事專員及軍事委員會中將高級參謀等職。現任鐵道部鐵道隊警總局局長。著有鐵道砲隊戰術草案，及歐美軍事交通考察記等書。

編輯後記

英日間關於遠東問題的談判，正在着着進行，轉瞬英閣改組後，談判必將入一新的階段，這問題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本期所刊的「英日對華談判之檢討」一文可與第十九期芸生先生的一文合觀。

× × × × ×

在英帝國會議開會的期中，印度與愛爾蘭問題俱成功了英帝國前途的荊棘，而印度對英的關係，尤為嚴重。在研究英國外交政策的時候，我們對於印度問題也很有明瞭的必要。

× × × × ×

大公報旅行記者徐盈先生方自贛省以前的赤區視察歸來，他對於贛南七縣的土地整理辦法與實施的狀況，曾作詳細的考察。這篇「地歸原主」的文章，對於土地問題的研究，很有供獻，值得特別注意。

× × × × ×

本期周太玄先生所寫的歐游雜感，汎論我國的文化和詞章，作者思想的深刻緜密和情感的熱烈懇摯，當可引起讀者的同情。本文是第十三期「海天訟語」的續稿。

× × × × ×

張駿祥先生的「論戲劇舞台的專門技術」和徐芸書先生評「國難與文化」的書評，討論到戲劇和文藝問題，俱有獨到之見，可以一讀。

× × × × ×

張天翼先生的「在城市裏」長篇，本期刊完。今後擬接刊一中篇創作，在近期中，即可與讀者相見。又本期因稿擠，「戈登文書」續稿臨時抽出，定下期補登。

編者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廿一期）

民國廿六年五月卅一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南京　馬路街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北平　西交民巷大公報公館
漢口　黃陂路五十一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二號建華公司圖書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	郵費 日本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欵以通用鈔幣爲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九分
快郵每份一角三分
航空每份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爲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件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尙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歷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不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

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欵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研究農村問題之唯一刊物

三週紀念大革新

特別優待定戶！

民間

半月刊

最近三期要目

贈送兩書

定縣教育文錄（瞿菊農著）

民間小說集（老向著）

民間自四卷一期起，內容益加革新，一切形式與編排，亦益臻完善。紙價日漲，而本刊定價從未提高。茲值三週紀念，特定優待定戶辦法，凡在六月底以前預定民間全年者，特贈「民間叢書」一種（讀者可於上列兩書中任選一種。）定閱全年定價八角，（郵費在內，國外另加一元。）所贈叢書，價值五角，定閱民間一年，等於祇收三角，既不加價，又贈名著，可為廉上加廉，望讀者從速預定，以免失此良機！

民間叢書三種

定縣教育文錄

瞿菊農著

定價五角

瞿菊農先生與定縣關係之深，大概人人都知道，由瞿先生來述說定縣教育，那才是最親切最眞實的。這本文錄係搜集其三年來關於定縣農村教育縣政建設，以及討論各種教育問題之論文而成。凡欲研究定縣之教育實驗，縣政建設及最近教育思潮者，均應人手一篇。

民間集

老向著

定價五角

老向先生，現搜集其數年來在農村中所作農村小說，輯為「民間集」。老向先生的農村小說在國內是負有盛名的，現在一般讀者都喜歡讀農村小說，但是我們敢說祇有這一本「民間集」才是眞正的農村小說集。

為宰十月記

馬伯援著

定價三角

馬伯援先生所作「為宰十月記」，係馬先生任湖北棗陽縣縣長時之實際經驗報告，及種種改革縣政之方案，可為描述中國縣政改革中國縣政之唯一名著，另附討論農村問題之論文多篇，所載事實均為一般人聞所未聞。全書十萬言，注意農村問題及縣政建設者，實應人手一篇。

民間叢書均按實價發售茲為優待定戶起見凡民間定戶購買以上三種叢書者均按八折收費郵費奉送欲掛號者另加掛號費八分